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九輯
沈雲龍主編

贛皖湘鄂視察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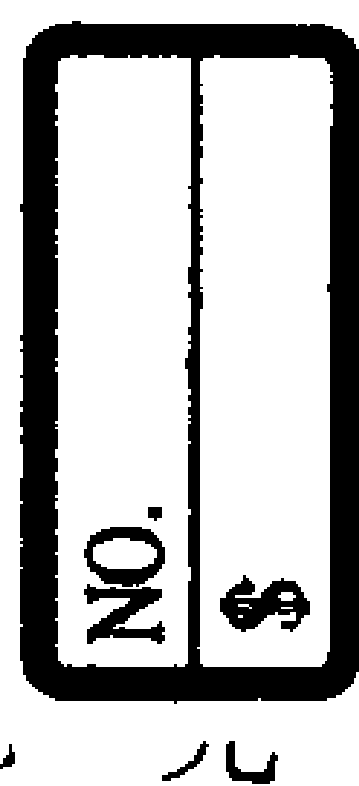
陳賡雅著

文海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初版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九輯

精裝十四冊
定價：新台幣



主編者：沈

雲

龍

發行人：李

振

華

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

出版者：文海出版社

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
電話九二二二六五九號

印刷者：美明美術印刷廠

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

經銷者：全省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

陳賡雅著

贛皖湘鄂視察記

跋

本書著者陳廣雅先生於去年秋間，旅行各地，以所見聞，寫成報紙通信，公諸社會。吾人既喜在本館內有此忠實耐苦之通信記者，而讀其文，又能將社會各方面實況，用其圓潤流暢之筆墨，深刻描寫，如有聲電影之傳聲繪影，使人讀之，樂而忘倦，彌覺欣佩。茲以陳君回滬後，有意將其在申報逐次發表之通信，彙為一編，印成單行本，申報總主筆張蘊和先生亦同意，爰為重排發行。憶新聞界前輩黃遠生先生有言，新聞記者須有四能：（一）腦筋能想；（二）腿脚能奔走；（三）耳能聽；（四）手能寫。陳君之通信，其能盡此四者之能事乎？讀者閱覽全書後，當能自斷之。

陳君於去春曾赴華北視察抗日戰況，亦有通訊若干篇載於申報，茲選出十三篇作為附錄，一以紀念華北抗日戰役為國犧牲之軍民，一以警惕國人，使於注意安內之時不忘禦侮。讀本書者幸勿以其為附錄而忽視焉。

張序

距今二十年前，黃遠生君任本報通信時，嘗紀述外交新大樓事，附函云，僕此文純以客觀述之，今後將力避主觀，蓋其時已有所感也。後爲庸言報週年紀念撰文，亦申述其「改變主觀態度而易爲客觀」之意。其言曰：「綜合事實而後下一判斷之主張，較之憑恃理想所發揮之空論尤爲寶貴。若令吾人所綜合之事實尙未足令吾人下筆判斷之時，則與其妄發主張，貽後之懺悔，不如僅僅提出事實，以供吾曹及社會異日之參考資料，而決不急急於有主張。」此可謂知言也。中國今當危急存亡之交，主張紛興。其根據客觀事實而立言者固大有其人；而如遠生所指之「憑恃理想所發揮之空論」則頗居多數。吾人服務新聞界，使命所在，爲發表種種客觀的事實，以助國人對於現實狀況之認識。顧平日報紙所發表者，或爲一特殊之事件，或爲某一問題之局部資料，欲就此以作綜合之觀察，猶嫌未足。陳君賡雅於二十二年春，既由本報特派赴華北視察抗日戰爭情形。夏間又爲中山文化教育館赴贛皖湘鄂四省調查剿匪收復區域實況，而仍兼任本報

特派通訊員。歷秋而冬，經時五月，足跡深入四省農村。其所撰通訊稿，逐次刊登於本報，頗爲讀者所注意。頃陳君有集其陸續發表諸篇印爲單行本之意，并索序於余。余維陳君年富任勞，不憚跋涉，且具有敏銳之觀察力。此後倘能更得機會，自四省而遍歷全中國，記其民生疾苦，地方榮瘁，綜合的報告於國人，則所貢獻，當更有進於此者。然則此雖小冊，亦大輅之椎輪已。爰記遠生之言而爲之序。

蘊和

自序

目前國難之嚴重者對外莫若遼吉黑熱之夷亡，對內莫若贛皖湘鄂赤區之久未收復。政府乃揭禦攘外必先安內之策，結集大軍，從事圍剿。吾人對此關係國運之大舉，當不能不予以深切之注意。至被難區域之「農村崩潰」究已成何種現象？「興復工作」應從何處着手而新近收復之赤區，土地雖經分配，田畝仍多荒蕪，廬舍圯墟，民苦流離，究應如何整理救濟，俾得安定民生？凡此種種，欲求有一適當之解答，自不能不就各該問題之本身，先求實際之資料，然後始易洞察其癥結之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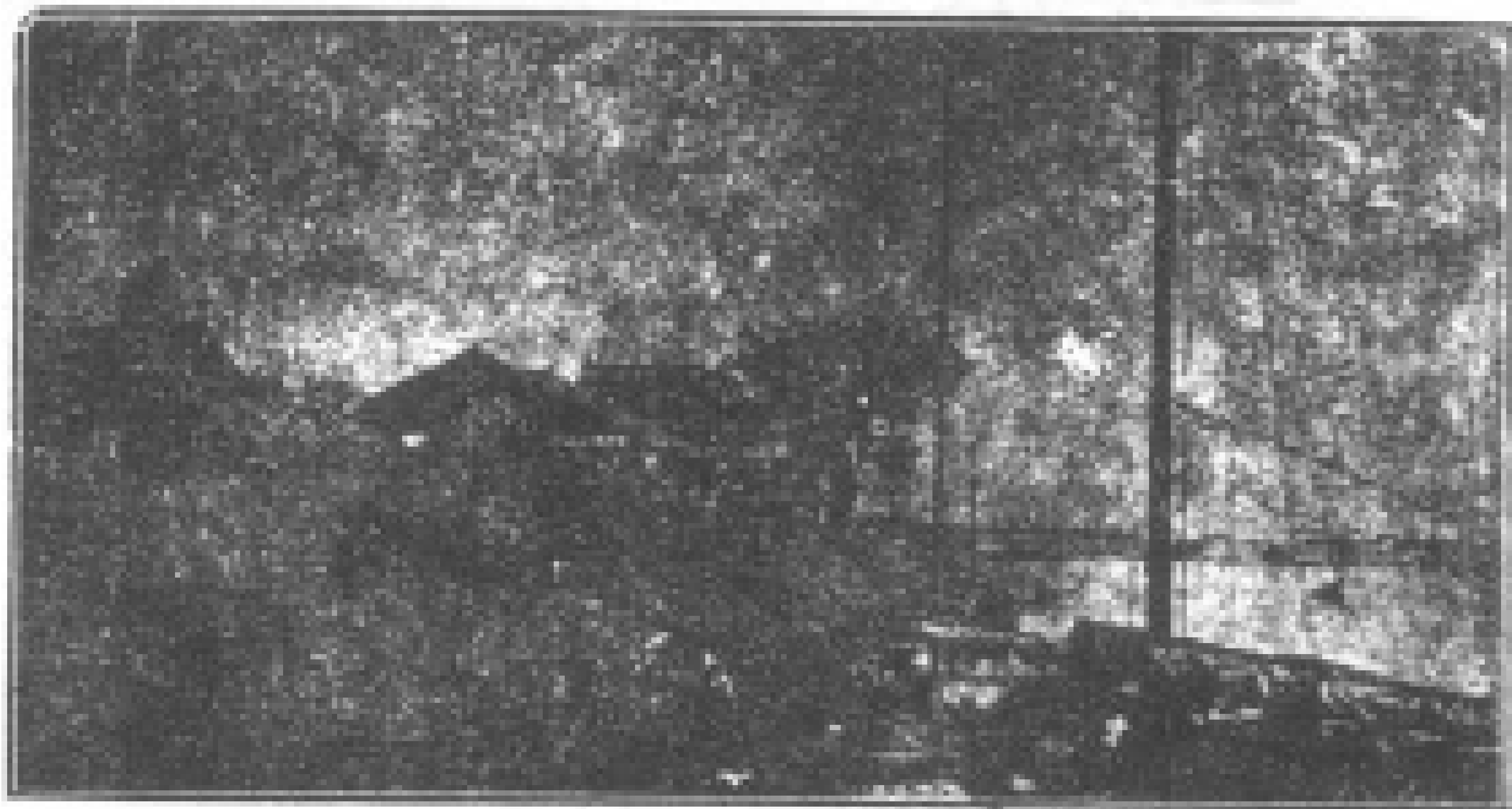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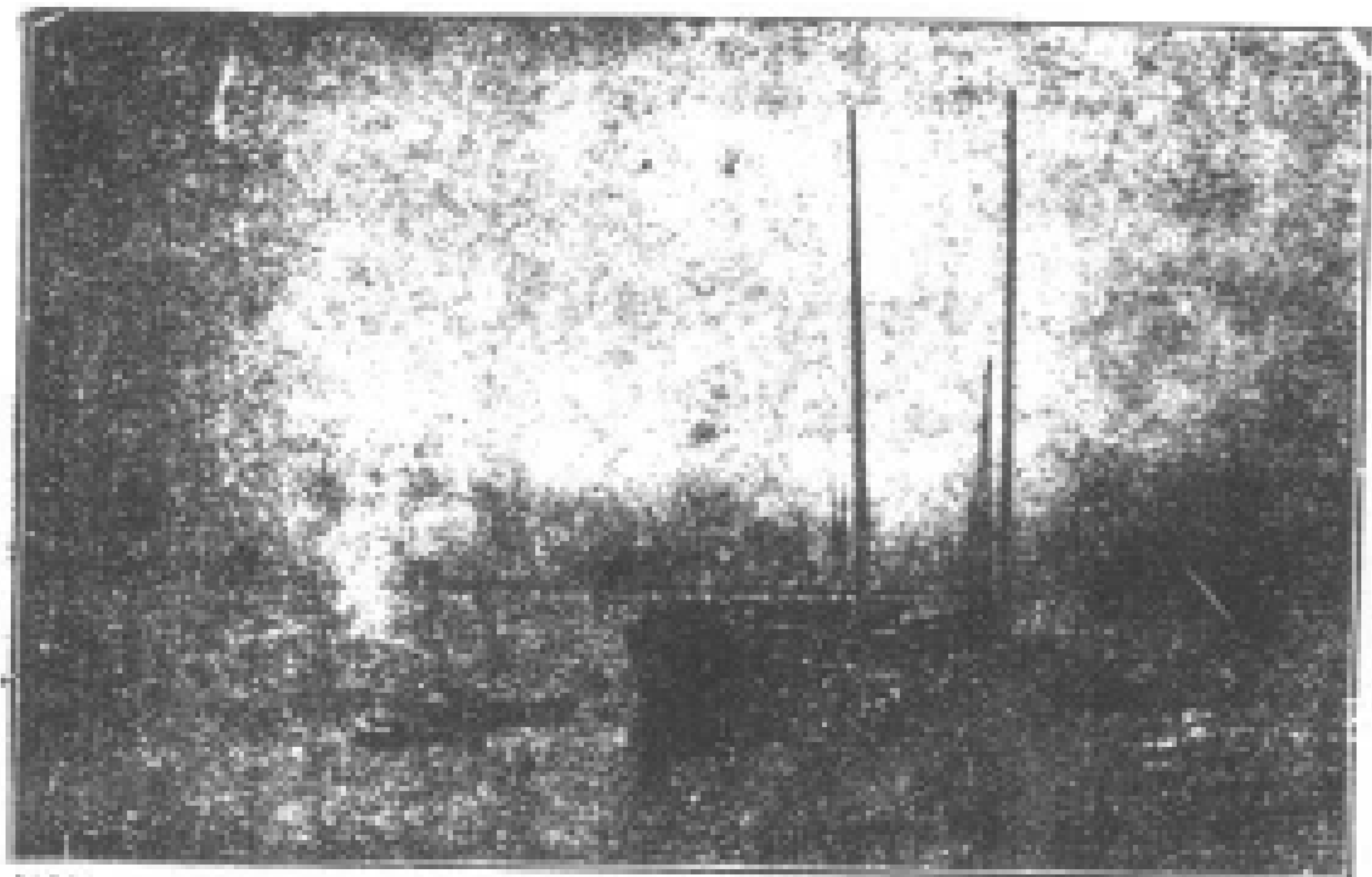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於客年夏間，參加中山文化教育館農村土地經濟調查團工作，特作贛皖湘鄂之行，經時五月，遍走各收復區及交界地，凡五十餘縣。舉凡較有意義之見聞，概以客觀態度，就事記述，不加絲毫渲染，尤未妄抒議論。綜計前後計三十五篇，曾在申報依次發表。茲承總主筆張先生蘊和贊助，刊印單本，並承申報月刊社列入叢書，爲之發行，於此敬致深切之謝意。

今原稿將上梓，特書其緣起於此。再災黎聚，自感慚忤，若藉此得能爲社會人士之一參考，則幸甚幸甚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陳廣雅作於中山文化教育館。

景江風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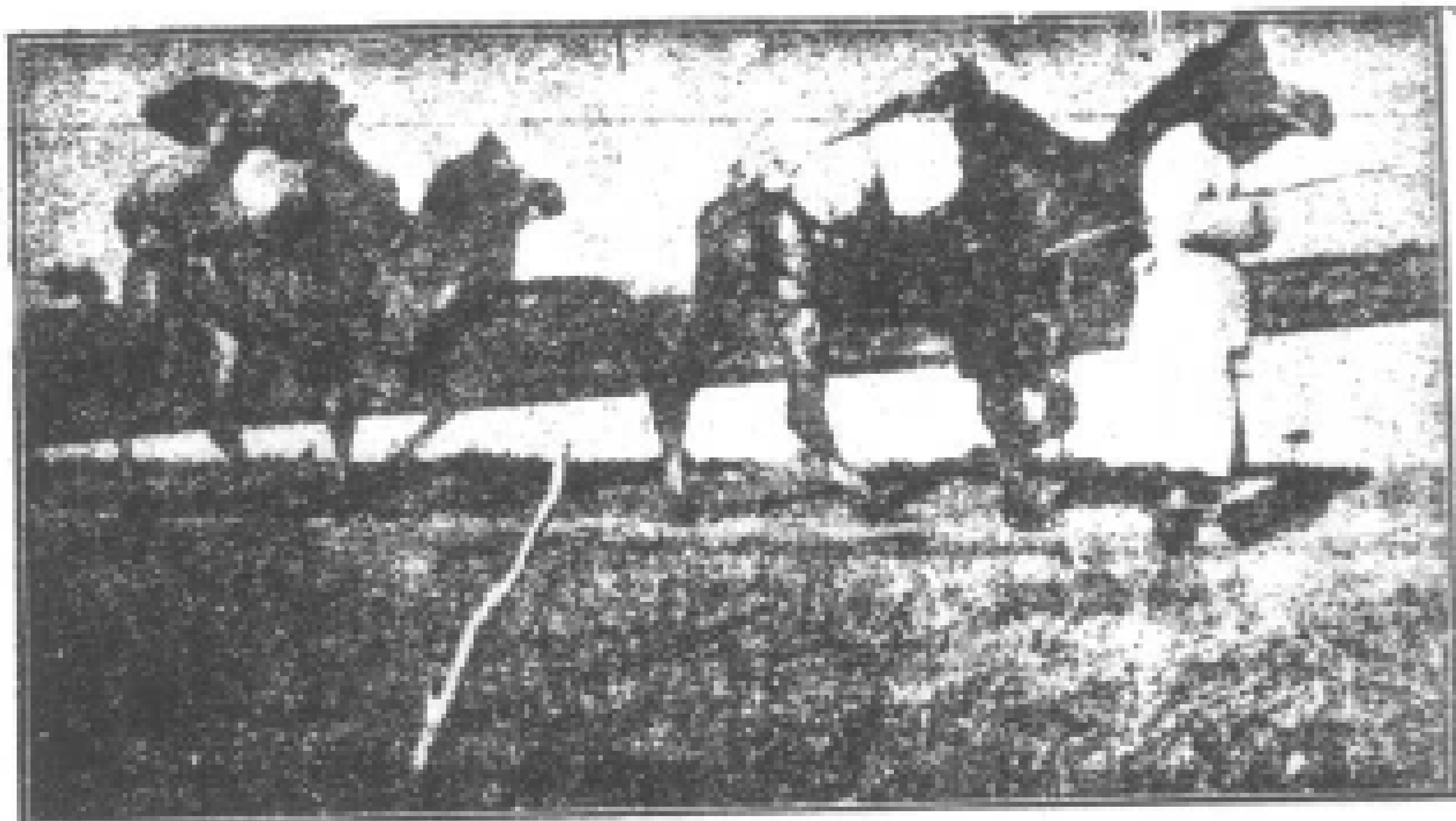
景江
晚島



景江晚島之月夜（在四等）



山道月夜（在四等花叢中）



民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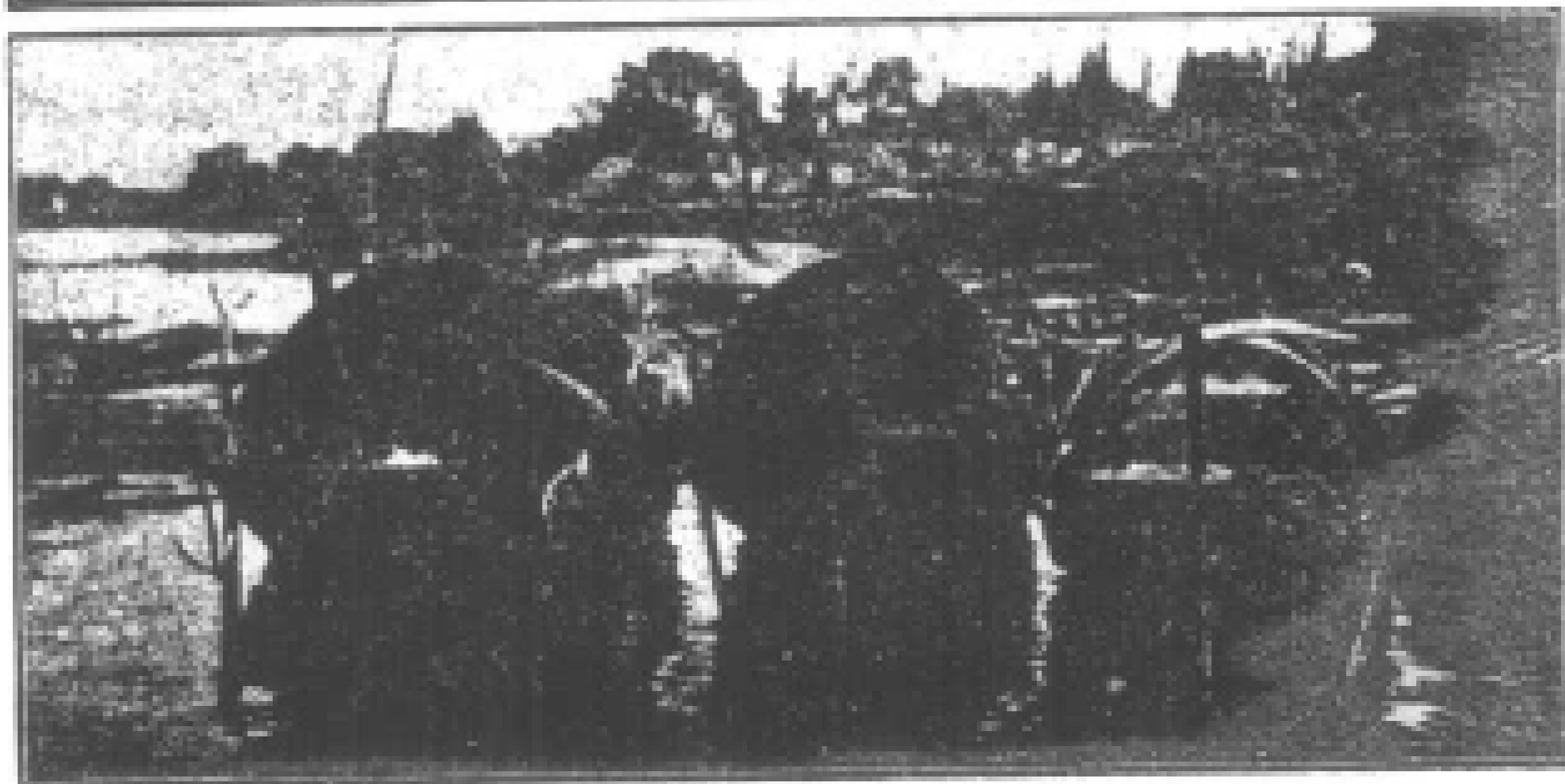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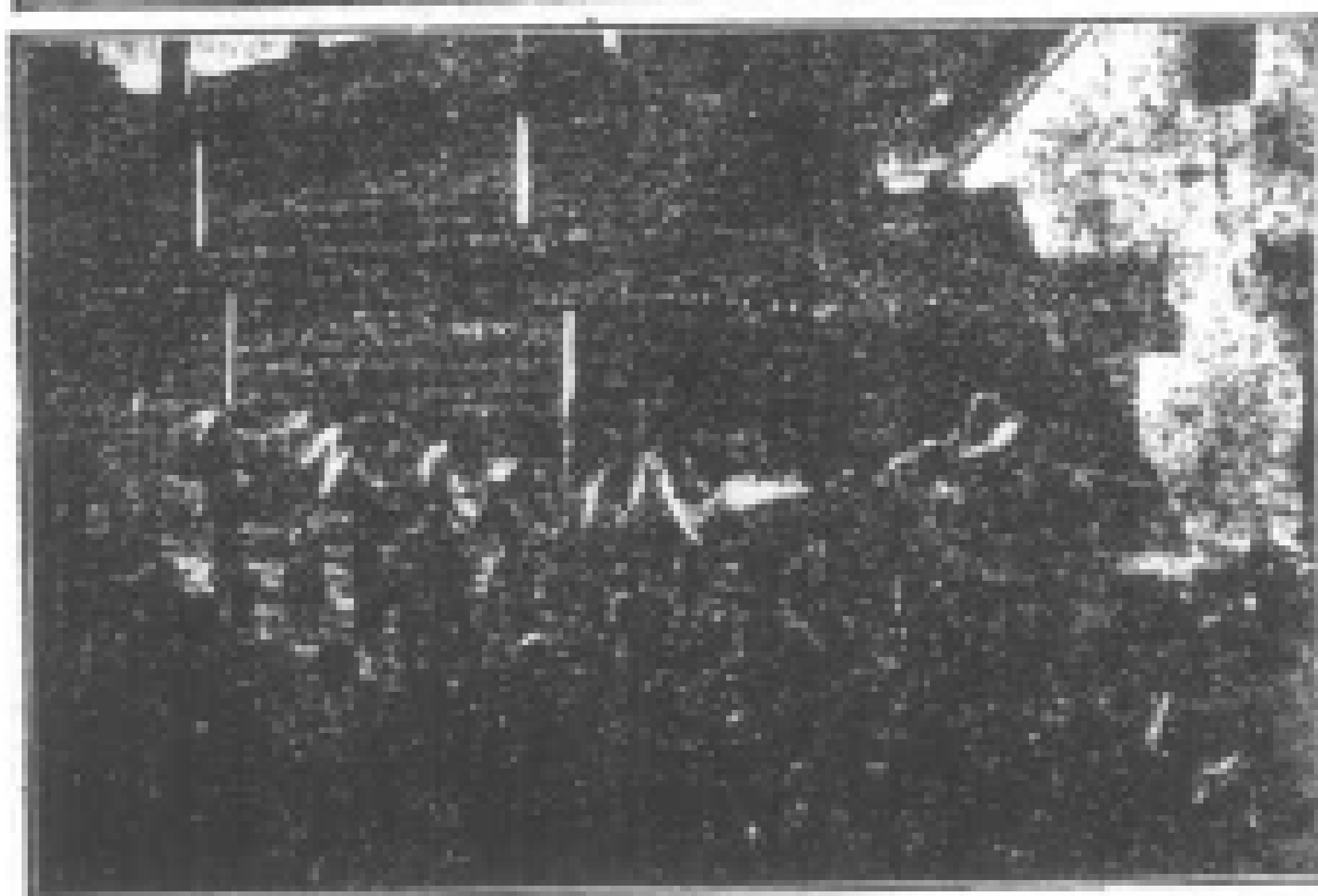
(上) 蒙古之安樂

(安東省開原縣六家)

一斑

(下) 江蘇蘇州

(吳) 觀音橋新街





品產劇家農州漢南河——端國(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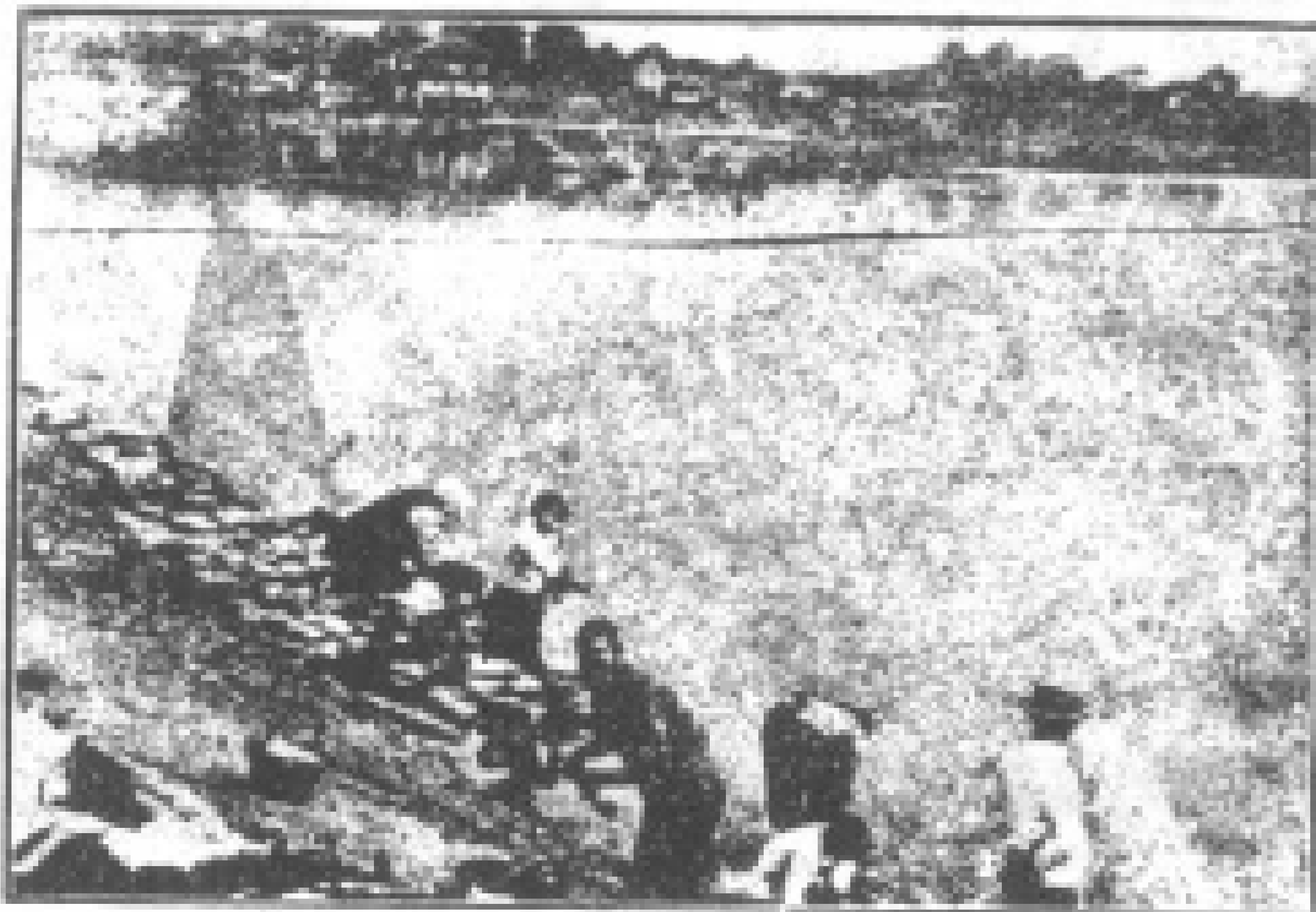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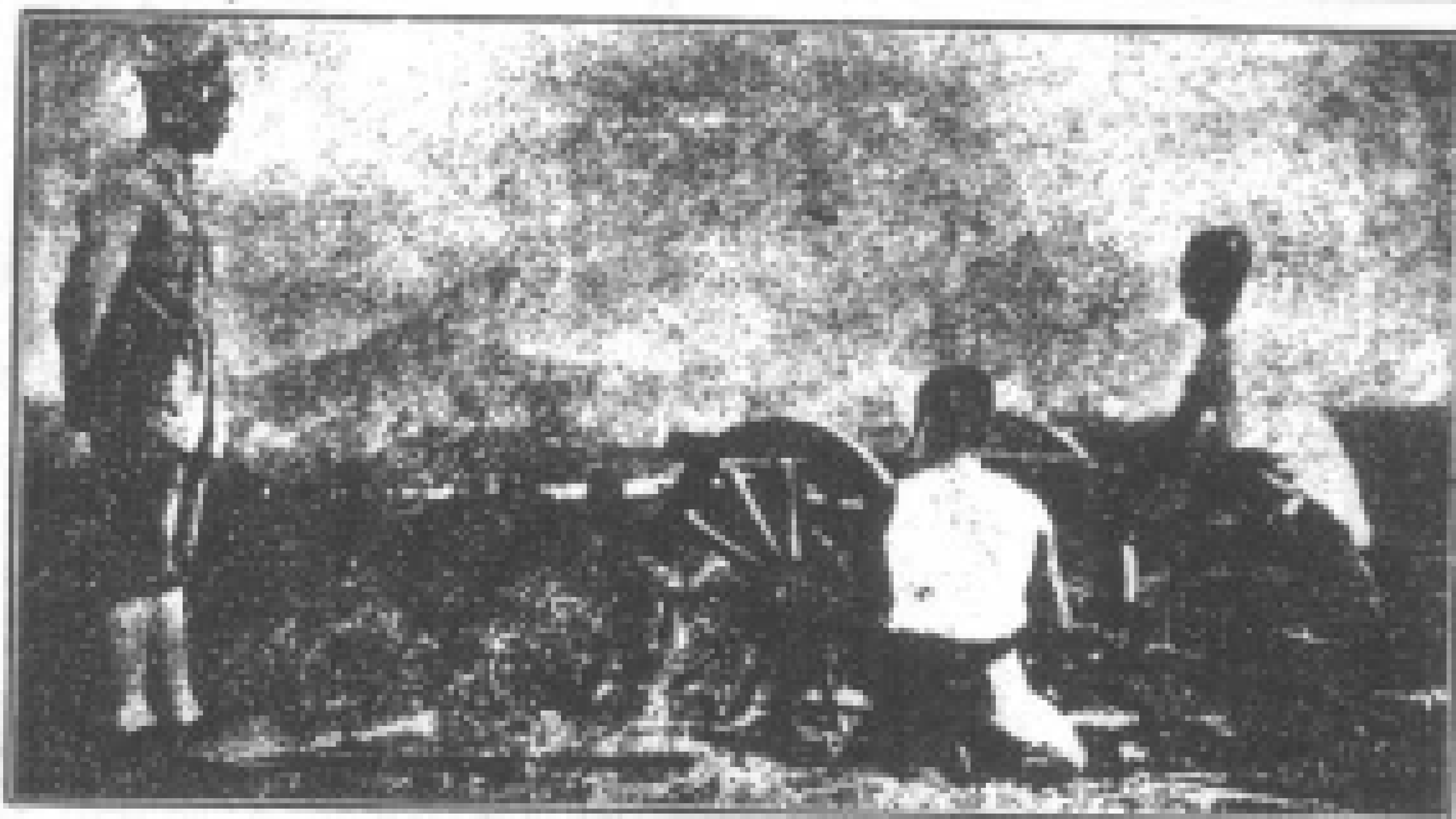
耕農之群遊大(左)

(松宮重夜) 女衣院之邊境(下)



勳軍軍事

軍訓中戰
戰之場



（右）九江南門前之水上海機務
（上）向國軍之進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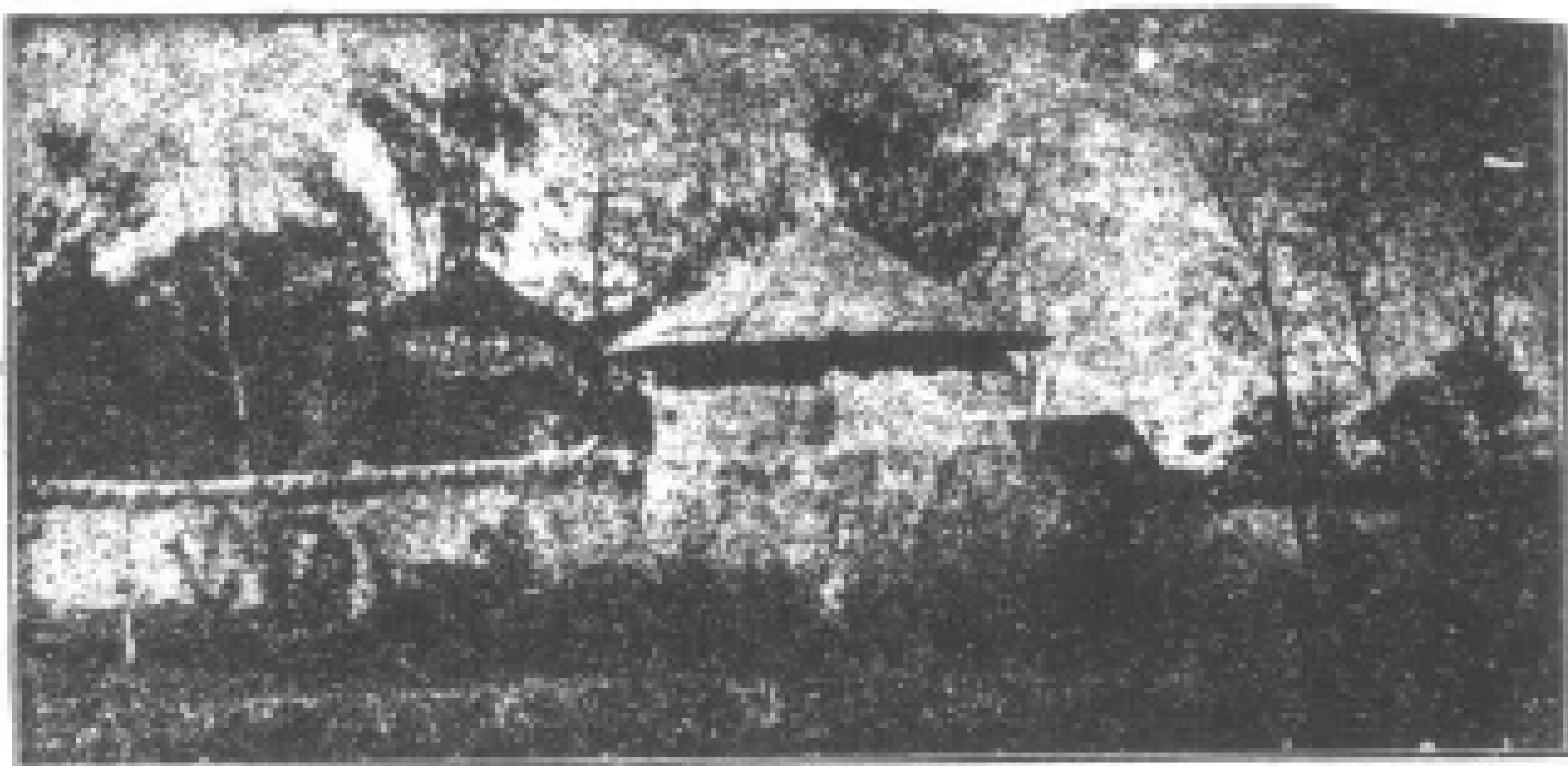
防守工程

(上) 農家之砲臺 (安徽六安)

(中) 防匪之竹障與砲臺 (江西宜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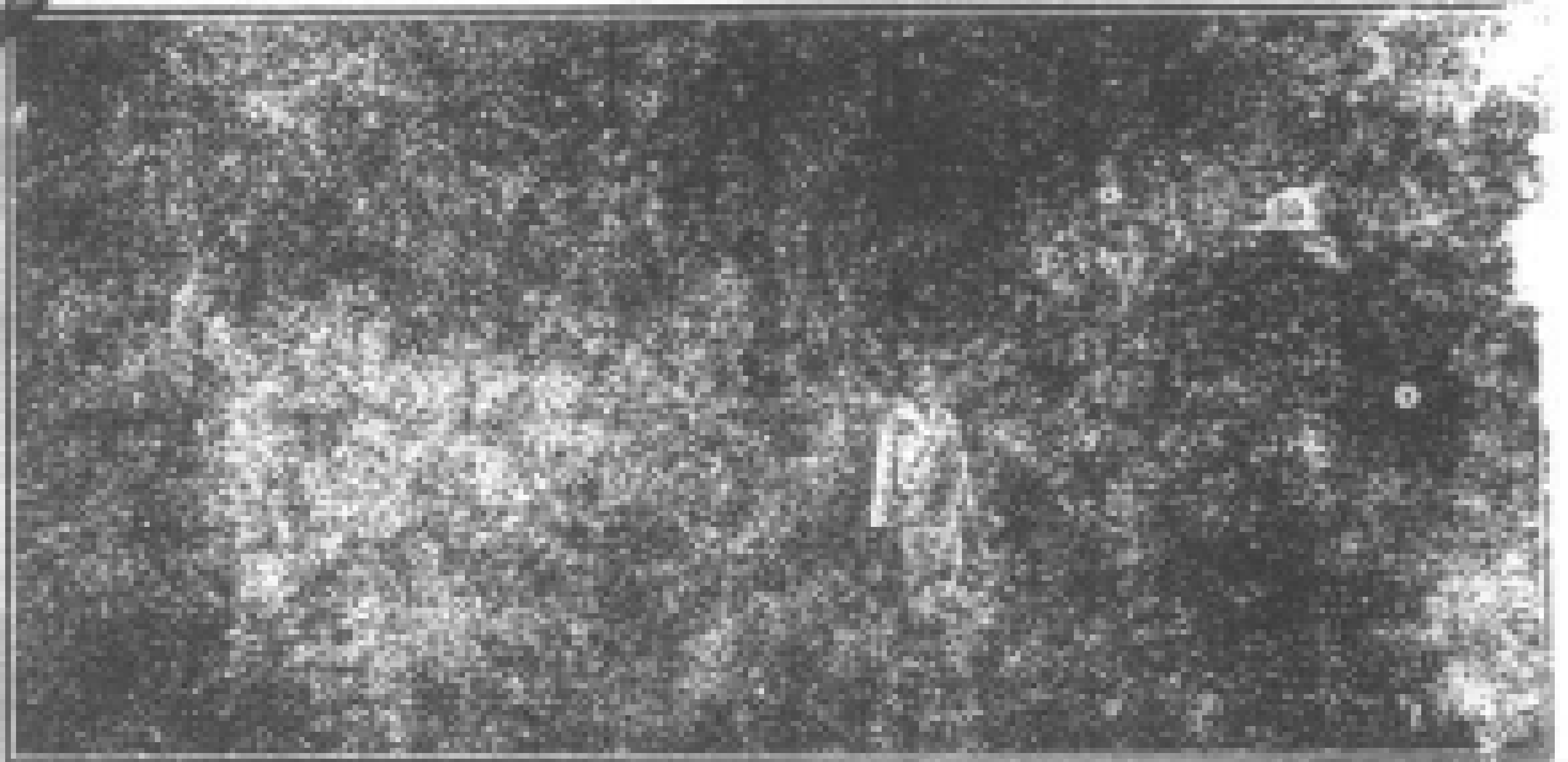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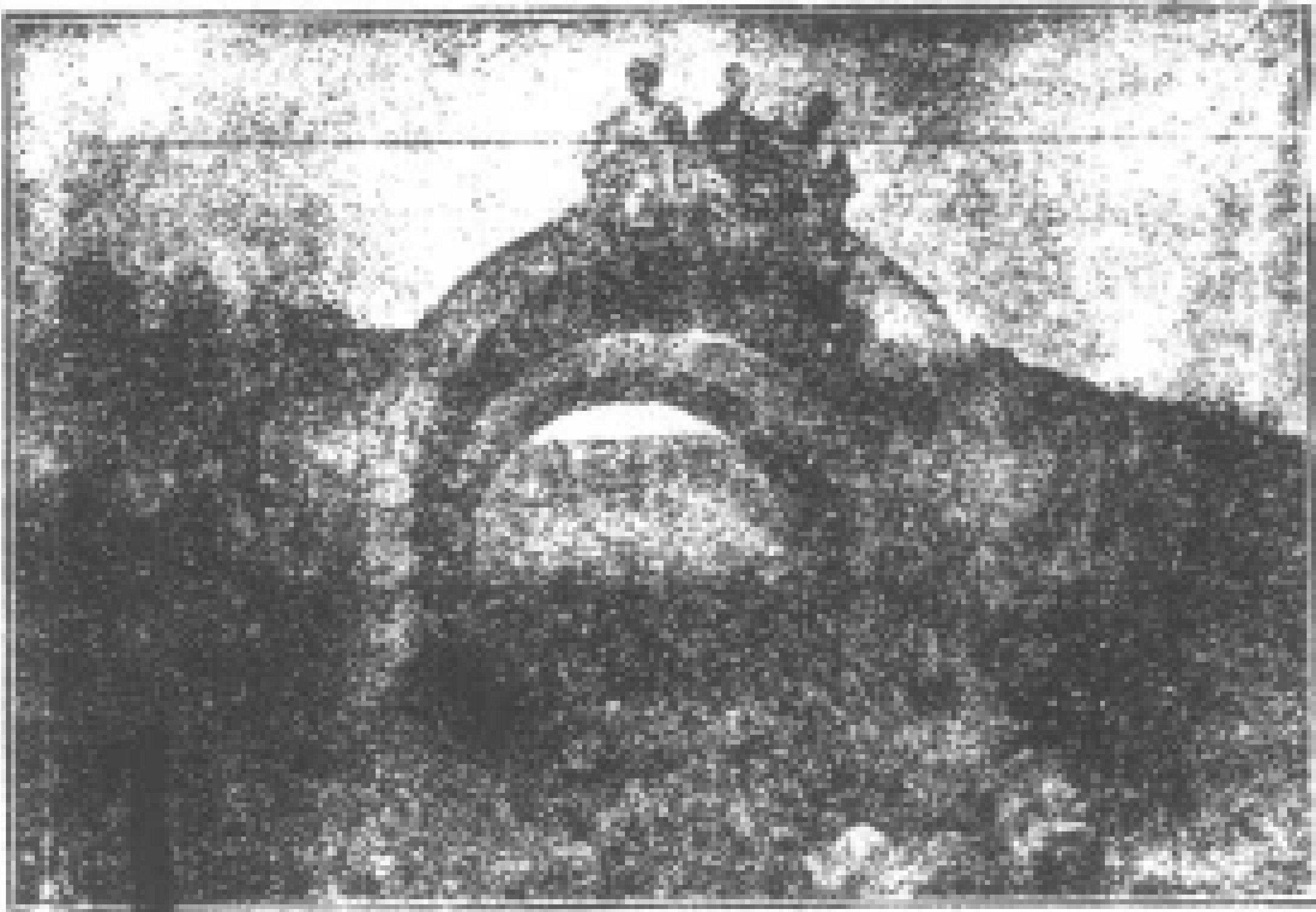
隨地取材皆為防禦

(下) 巡邏隊上之堡壘 (江西樂仁——宜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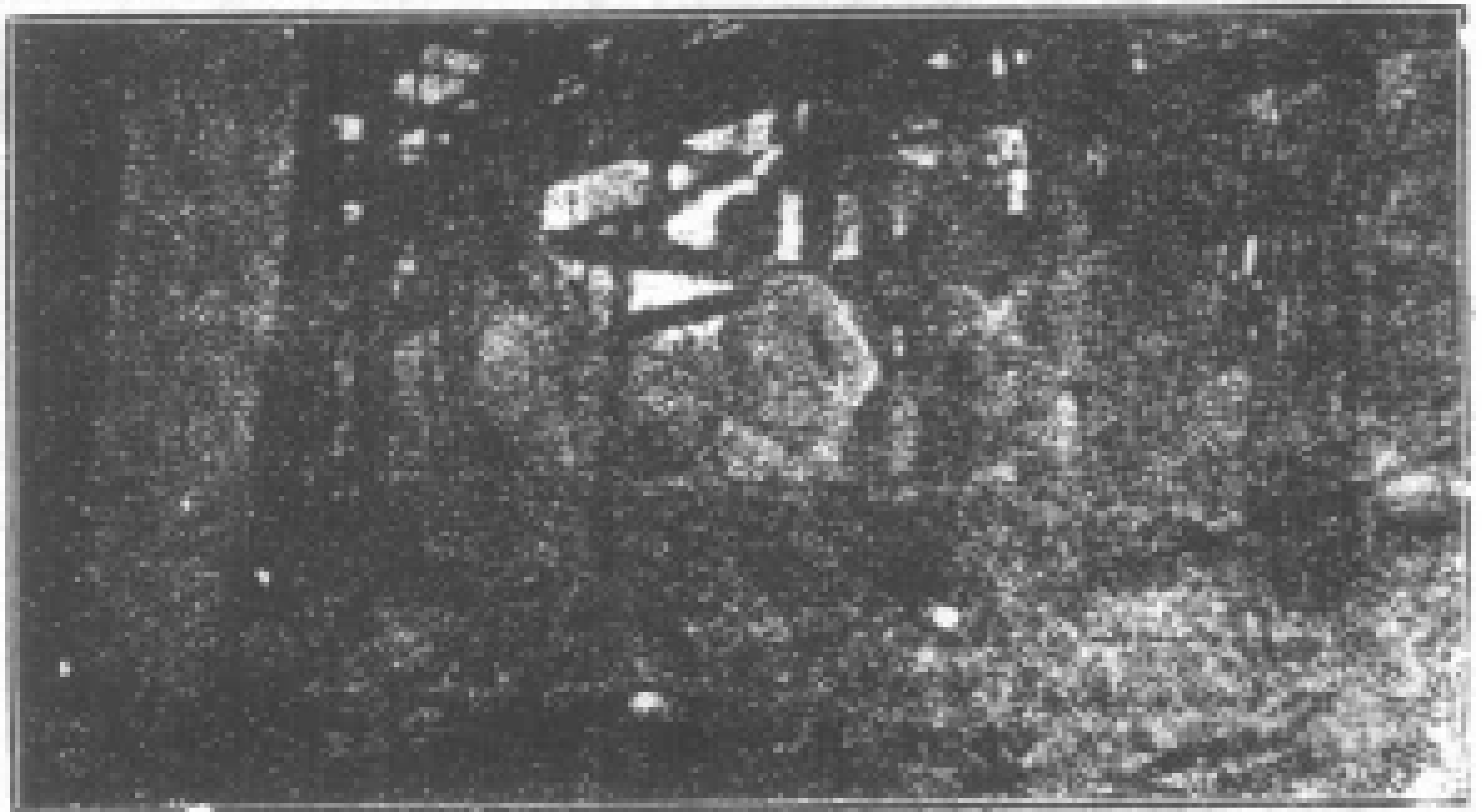


破壞慘狀

鄂城被炸
1938年
破花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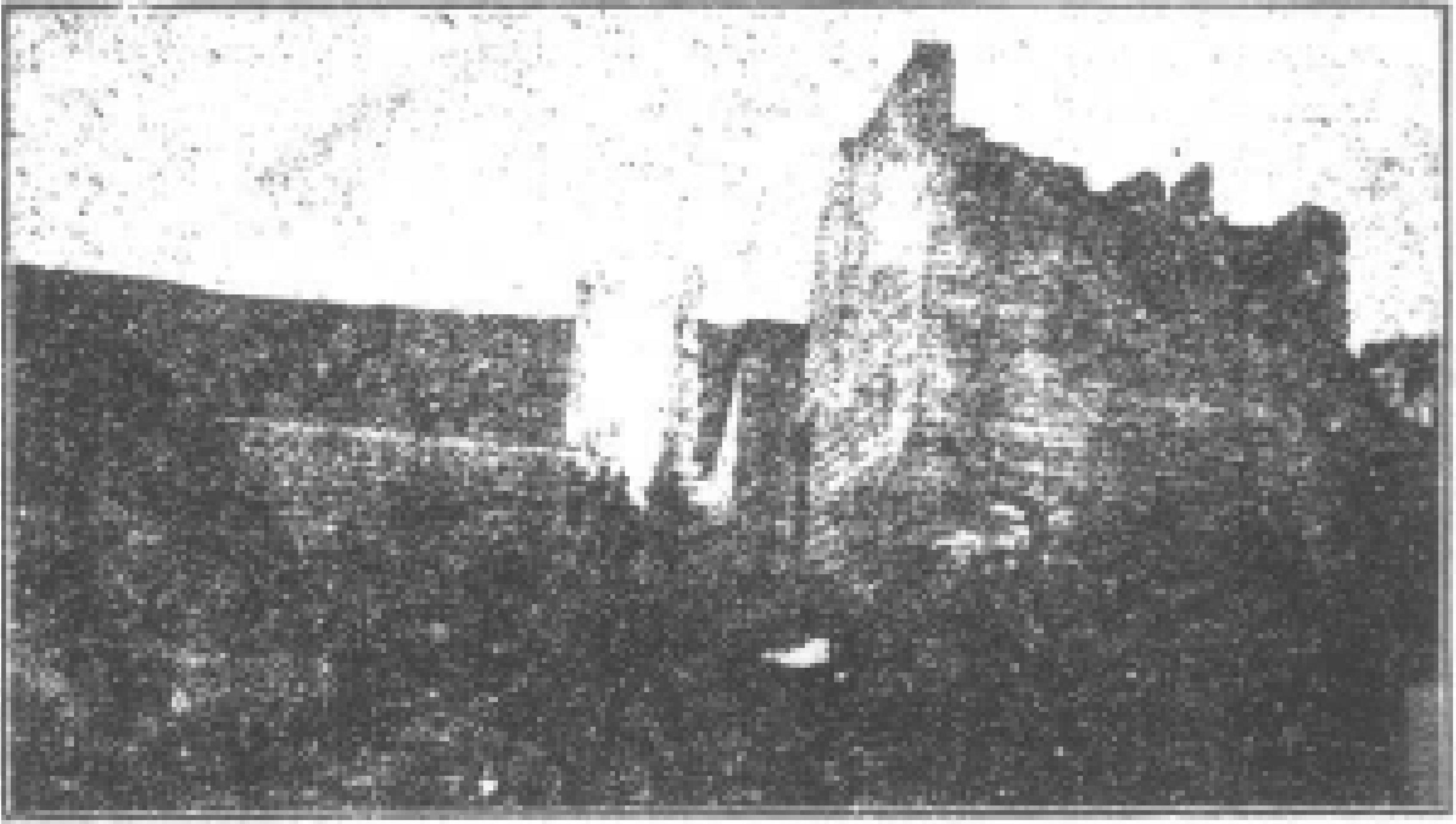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右】田園荒蕪（由萊時正遠處望中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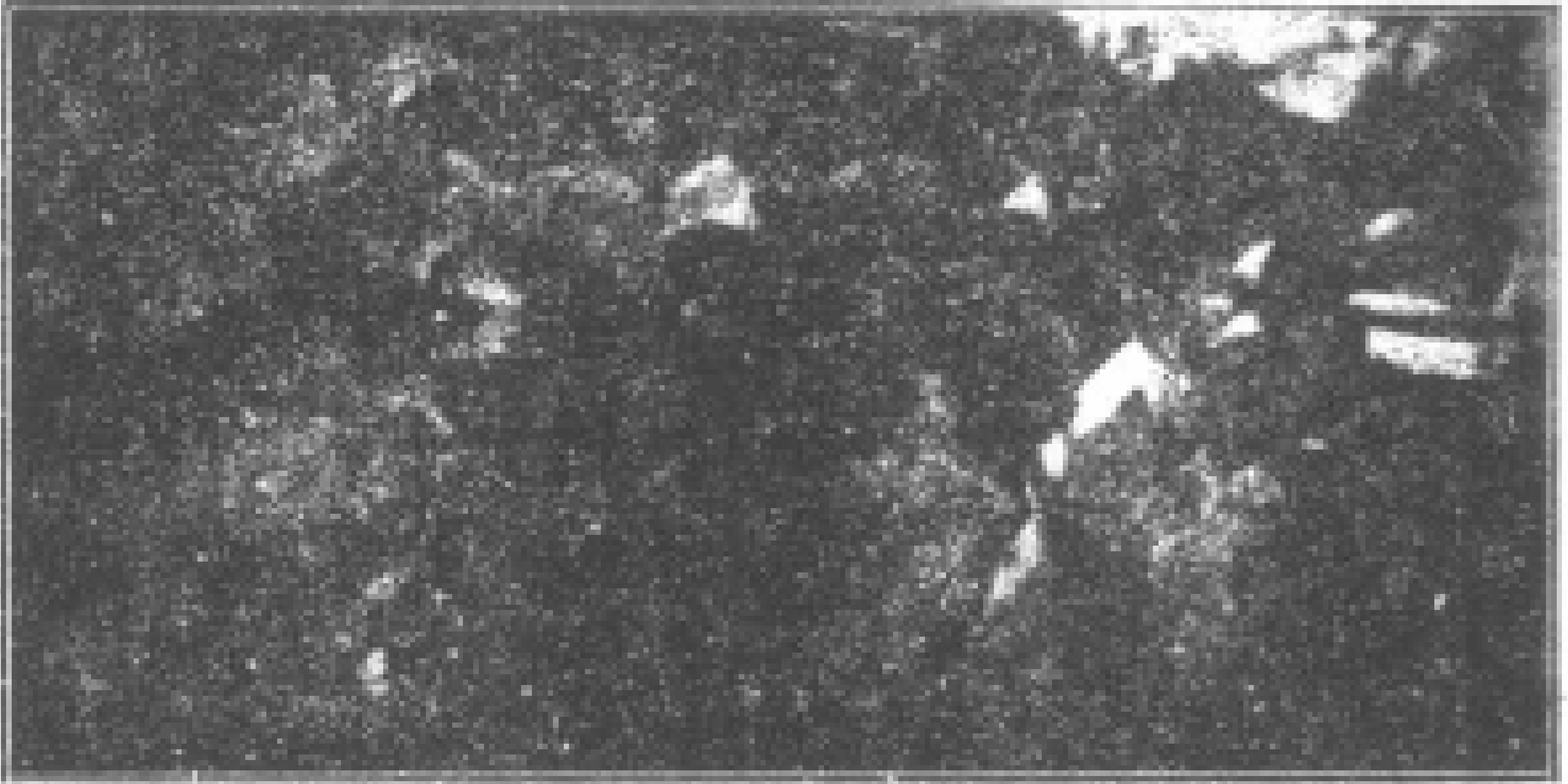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左】在強區廢墟情形（江四宜實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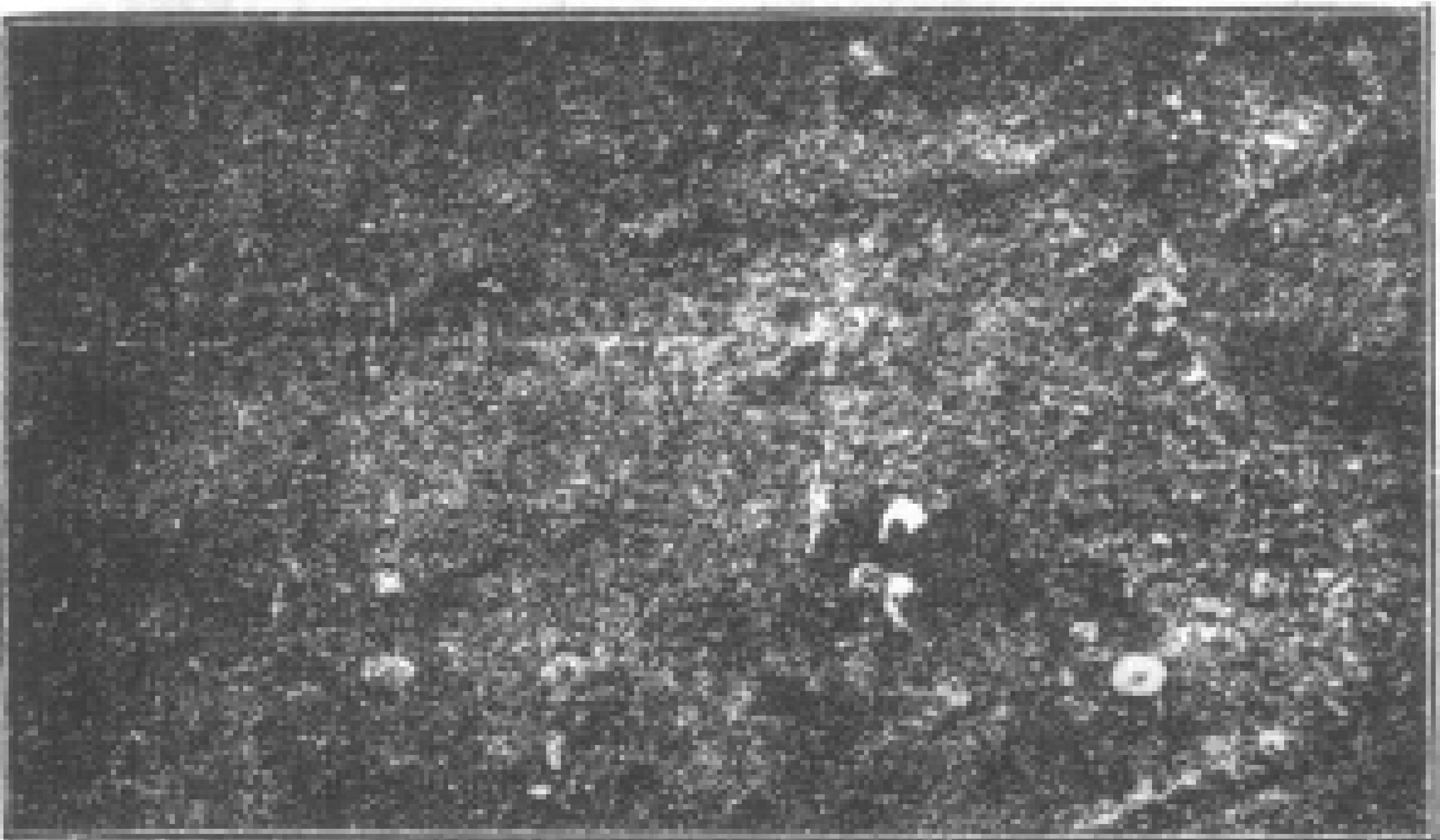
〔左〕甘肅血魂之國區民團 〔江西流佐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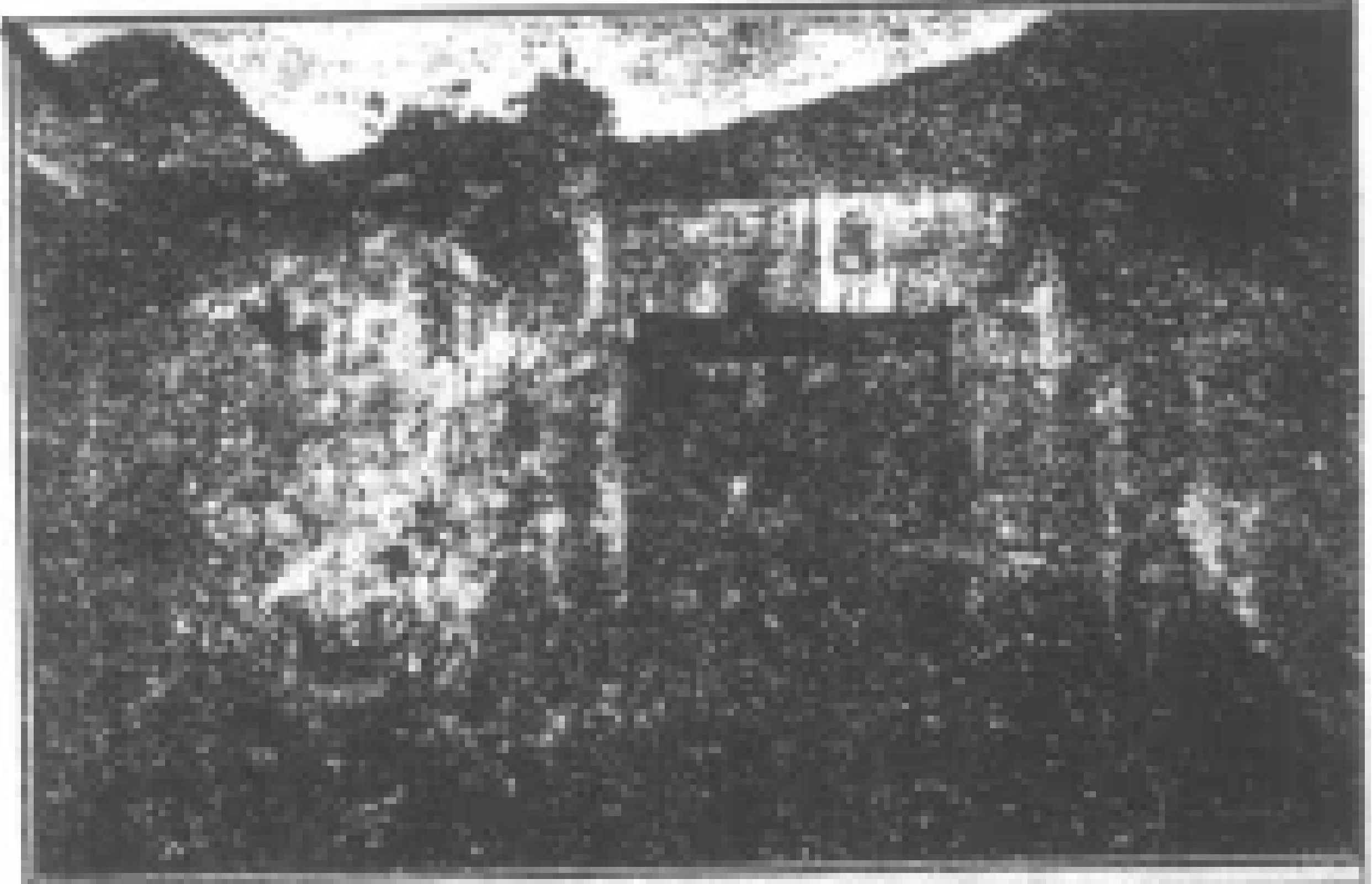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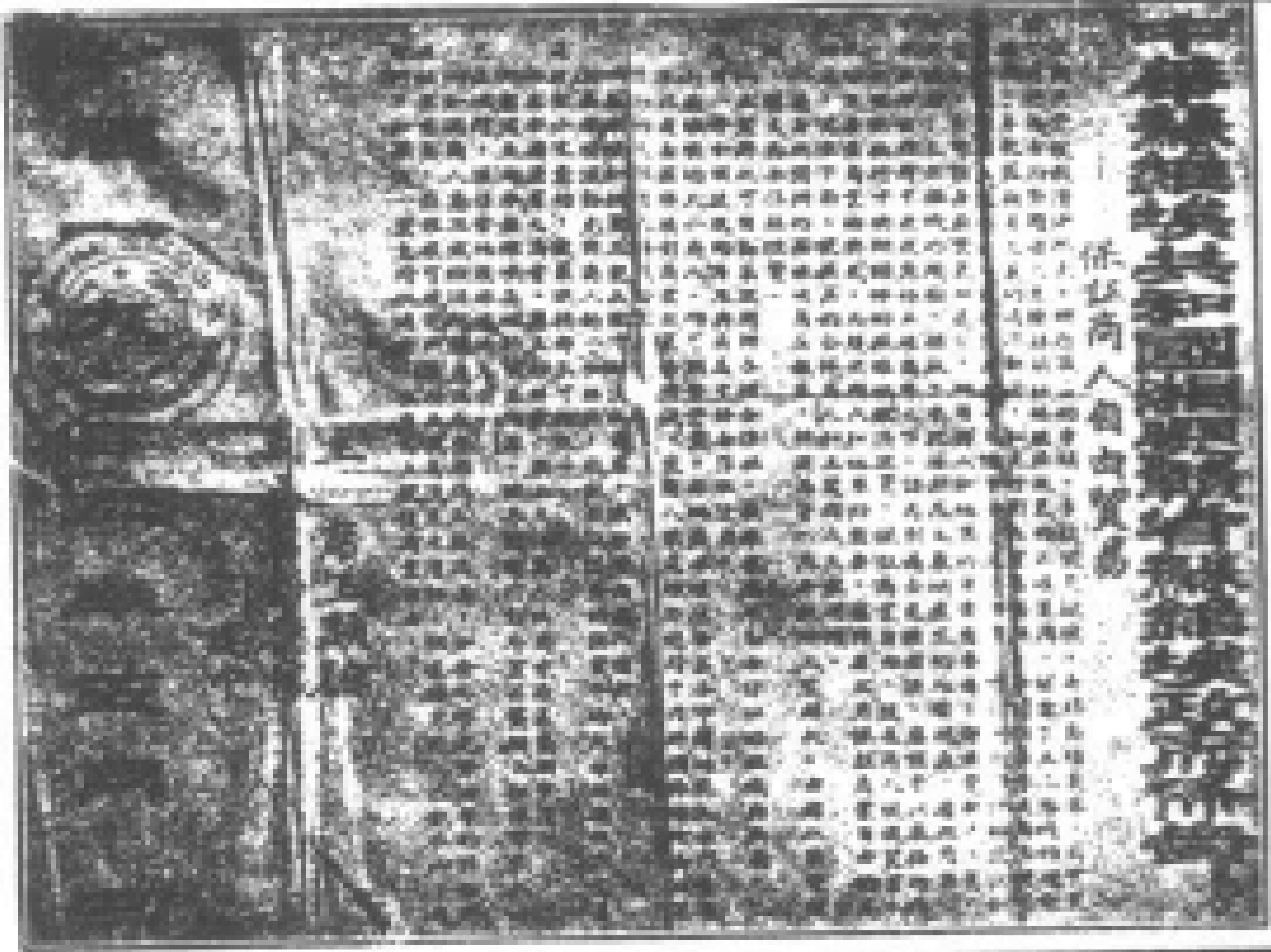
〔右〕結西轉運之國民



〔左〕運糧公路之農工 〔湖南平江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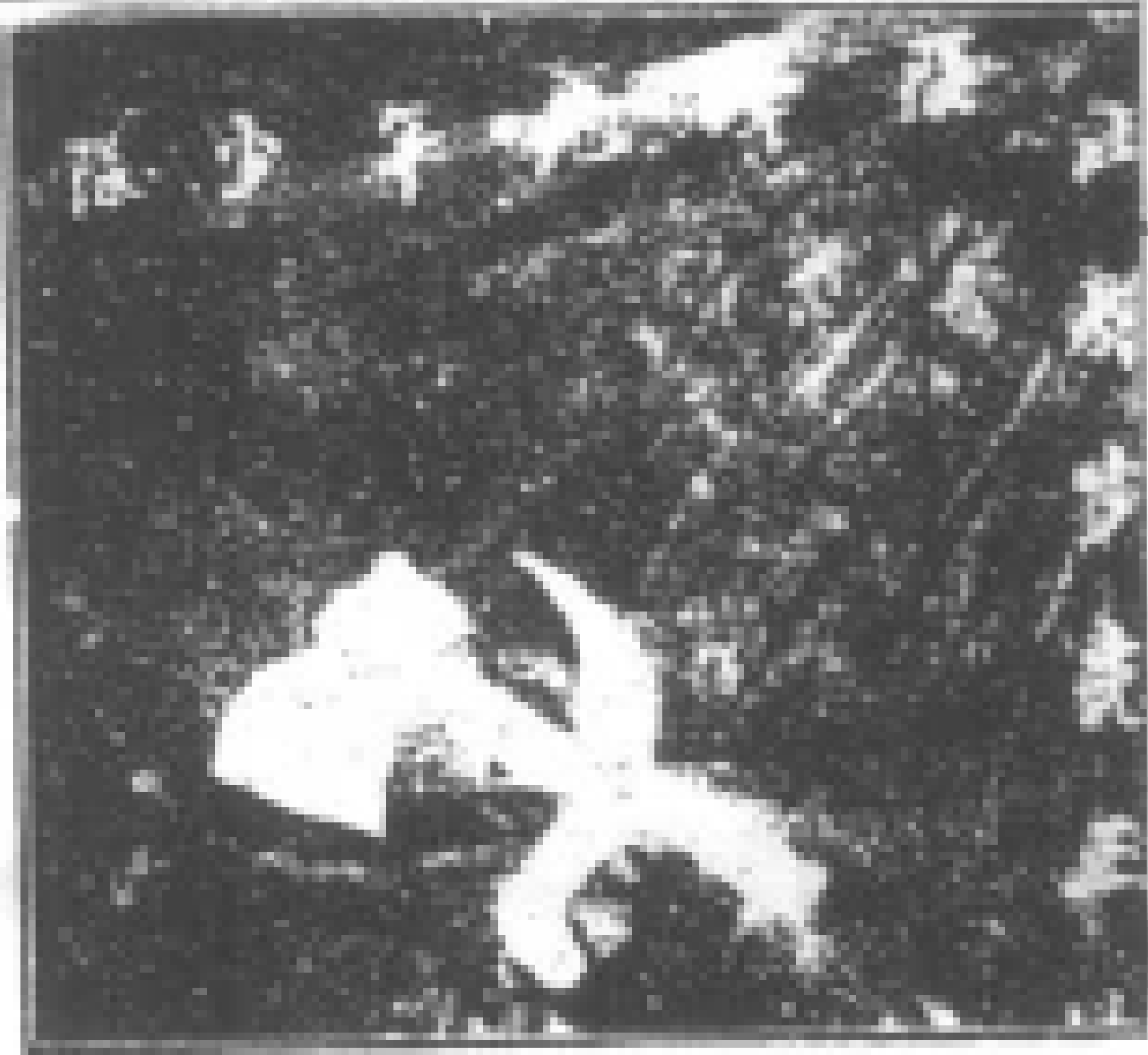
國區所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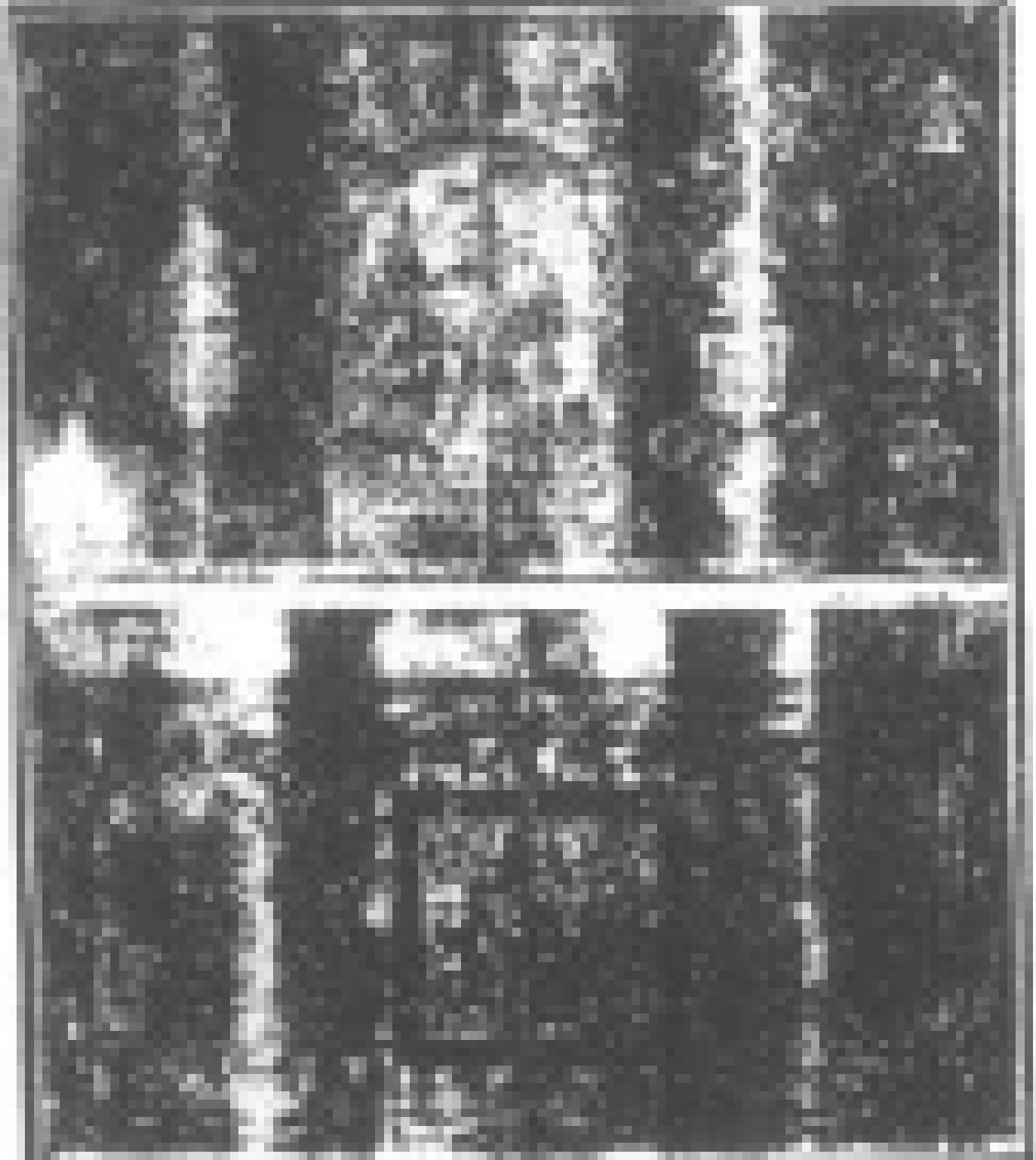
（右）鼓樓嶺頂上之標誌（蓮花途中）

（上）保護商人自由貿易之警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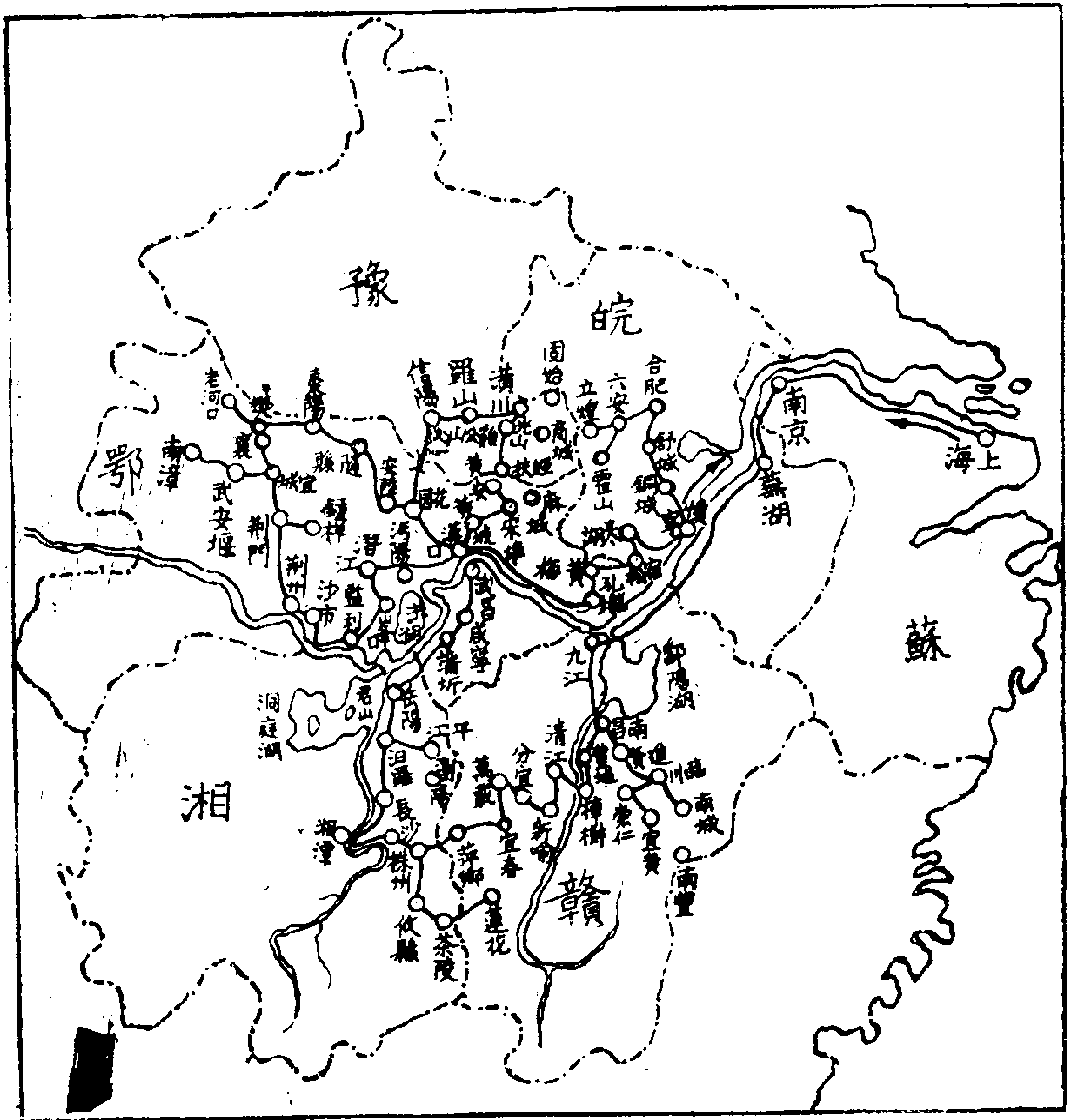
（下）保護商之正反面



（右）少年先鋒隊之旗幟



視察路徑地圖



贛皖湘鄂視察記

目錄

張序

自序

插圖二十六幅

視察路徑地圖一幅

- 一 由上海到南昌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軍事中心之臨川……………四
- 三 克復後之南城……………七
- 四 前線赤化之一斑……………10

五	外強中乾之樟樹商業·····	二六
六	赤軍兩陷清江城·····	二八
七	縣長口中之災區民瘼·····	三二
八	萬載劫後之景象·····	三三
九	赤化六年之慈化鎮·····	三六
一〇	苛捐雜稅與封鎖赤區·····	三九
一一	萍鄉落衰之各面觀·····	三三
一二	醴陵縣城與鄉村·····	三五
一三	由茶陵赴蓮花途中·····	四一
一四	劫後蓮花雜記(上)·····	四六
一五	劫後蓮花雜記(下)·····	五〇
一六	由蓮花至株州·····	五五

一七	湘潭財政與教育·····	五八
一八	長沙之印象·····	六一
一九	岳陽樓與燈影戲·····	六三
二〇	位居全國中心之武漢·····	六六
二一	人食草根與狗噬人肉·····	七〇
二二	襄漢道上與隨棗近況·····	七四
二三	棗陽農村經濟概況·····	七八
二四	襄樊見聞實錄·····	八二
二五	誓雪鴉片戰恥之南漳藥業公會·····	八七
二六	由南漳過荊門抵鍾祥·····	九二
二七	洪湖附近縣市之情況·····	九六
二八	豫南雞公山與潢川新村設施·····	一〇二

二九	經扶設縣概況·····	一〇四
三〇	孔壠地痞與黃梅佛徒·····	一〇八
三一	宿松太湖之農村·····	一一一
三二	劫後六安施政概況·····	一一五
三三	夫南妻北之牧羊歌·····	一二〇
三四	立煌設縣政費拮据·····	一二三
三五	歸途瑣聞·····	一二〇

附錄一

粵漢路湘鄂段管理局車務處對本書第十六篇之更正函·····	一三六
黃梅第二區區長王克念君來函對本書第三十篇之更正·····	一三七

附錄二

華北抗日戰地通訊選

一 喜峯口方面

- 一 到喜峯口前線去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- 二 二十九軍高級官談戰況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- 三 閻王審案之日軍宣傳品……………一四六
- 四 戰區疾苦之一斑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 - 二 古北口方面
- 五 石匣鎮視察所得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- 六 地洞中之生活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- 七 前線民衆協助作戰之實況……………一六四

三 溧東方面

八 日軍再度進攻溧東…………… 一七七

九 防禦工事棄若敝屣…………… 一七九

一〇 難民亂如熱鍋之蟻…………… 一七九

四 從前線歸來

一一 人心惶惶之津市…………… 一七九

一二 津濟車中尙見戰事傷痕…………… 一八〇

一三 戰訊尾聲…………… 一八六

跋

贛皖湘鄂視察記

一 由上海到南昌

民國廿二年七月一日由滬出發，乘船逆江而上，乘長風，破萬里浪，一種雄偉節奏，令人胸襟爲之一快！此行適值霖雨爲患，江流暴漲之期：鎮江迤東至海，災象顯著之程度，雖已到處可見，但不若西上之漸漸增甚也。行抵下關，即見江水已與岸齊，無數工人正在搶險，高築堤壩。離下關約二三里之一漁村，已爲水淹，數其屋簷屋頂，可得二十餘家；此種慘狀，沿途尤數見不鮮。船停蕪湖時，有許多貧民，各坐盆形小舟，且有懷抱幼孩者，手執一竿，上懸布袋，高舉可達輪舷各層，向憑欄眺望之乘客，乞投銅子，哀憐求乞之聲，恰與底層苦力「杭唷杭唷」之運貨呼聲相應和。苦力所運之貨色，多爲洋布洋紗，四人舉起，一人負行，每包重可四百斤，乃至五百斤；年老或幼弱者，力不

勝任，則兩腿顫慄，幾難成步，甚至因使力過甚，腿筋突起，有如雞腸。叩其所得幾何？據云：「碼頭貨色上下船時，均爲工役行所包攬，所雇工役，工資月僅七元，且不供喫。」內地工資之低廉，於此可見一斑。迴顧頭二等艙之乘客，長日閑散，安臥珍食，猶嫌不足；且多呼盧喝雉，下棋聚賭，通宵達旦。更有二三癮君子，公然一榻橫陳，吞雲吐霧，以同在一船中，而景象各異，一至於此，亦可慨已！

安慶及九江之濱江馬路，岸上已可行舟，洋車或行人，則以電線杆爲試步之標識。九江市內之一二各馬路，水亦沒膝，路人往來，都以小舟代步。二十年大水災時之痕蹟，尙可於各店鋪板上依稀見之，與今相差僅尺許耳！沿龍開河之茶館居戶，有人由二樓窗口中垂竿釣魚，神態恬然，可謂滑稽之至！下船入旅館，突有鴉片氣味，直撲鼻觀。據稱生土由外運來者，已納特稅，可通行無阻，惟私吸烟膏，偶一不慎，被獲必受重罰云。

由九江至南昌，乘南潯車，原需五時半即達，近因雨阻及運兵忙碌，時聞停售客票。車中及所經各站，多貼「剿共救民」一切實保護覺悟來歸之共黨」等一類標語，剿共空氣，由此漸見濃厚。車過永修，洪水瀾漫，面積約在千畝之上。近岸邊處，則見草尖透水，橫直成線，作阡陌形。此一望無

涯之澤國，不知浸沒了若干農民之血汗也。聞有水退秧現之田畝，然禾苗已爛，農民拔舊植新，嘆容滿面，不忍卒觀。

抵南昌後，承王枕心先生介紹，見甫由剿共前線歸來之徐君，爲談前方情況。略謂：「匪共爲患，屈指六載，今根據蔣委員長七分政治，三分軍事之主張，熊主席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之辦法，已漸有肅清之希望。最近共黨有所謂「反羅明路線」而執行國際路線者，雖有「奪取中心城市」「分散白軍（指國軍）勢力」「成立百萬鐵的紅軍」「取攻勢不取守勢」等等口號，但究以餉彈缺乏，徒有虛聲而已。惟彼等宣傳方法頗爲厲害，除發行鬪爭，猛進，紅色中華一類定期刊物，數十種外，每到一處，且遍貼麻醉之標語，退卻時，則用竹片書「士兵不打士兵，窮人不打窮人」之詞句，林立路旁，意在蠱惑我之追兵。無奈一般農民，愚頑無知，利誘威脅，遂至從赤，深中麻醉之毒。且有爲虎作倀者，刺探國軍軍情，暗洩於匪。本人（徐自稱）在蓮花某村，曾向一老農問曰，匪軍已退好遠？彼答不知。再問紅軍好否？彼仍答不知。被赤化後之農民，其狡黠有如此者」云云。繼又聞南豐南城兩縣，近始收復，一俟天晴，汽車通達，決先往彼一行。（七七，南昌）。

二 軍事中心之臨川

臨川舊稱撫州，交通便利，土地肥沃，乃贛省一等縣之數一數二者，惟縣境毗連赤區，遂爲中路勦赤軍事之中心。如前方宜黃樂安崇仁南豐南城一帶勦赤軍隊之往還，彈餉之運輸，舍此莫由。赤區難民，亦大多麤集於此。城內人口日增，街市亦頗形熱鬧，惟商店生意，反覺冷落，蓋一般人民之購買力，日漸低微故也。中路勦匪總司令部，設於省立第八中學，其他公所及寬敞私宅，亦多爲駐軍所借居。環城防禦工事，時見增修，行人往來，盤查甚嚴。槍斃敵探共黨之事，幾無虛日，勦匪空氣之緊張，較南昌尤爲嚴重。

據該縣夏縣長談：「勦匪軍事，倏已五載，地方擔負，早已使盡過頭之力。即以佚差一項言：除早前已派無數不計外，最近兩星期內，又已派去千名。縣府羅掘無法，只好懸賞招募，能得佚三十名者，委以分隊長職，月薪二十元，得百二十名者，升中隊長，月三十元。一般富有領袖慾，且稱有軍事經驗者，因出而號召，勉以將事。禾草，則近城三十里內，早爲軍用盡淨，欲尋一株，其可貴有如關

蕙；然每當軍隊開拔，索需之紙，仍如雪片飛來，不日待用甚急，仰即遵辦，即云事關剿匪，毋得延誤。他如臨時征辦之各種捐稅，亦多係討得政府好，失卻民衆心之事，奉行遵辦，尤感棘手。所幸全縣保甲組織，日臻完善，保衛團訓練得法，堪盡維持地方治安之責；各村鎮電話網亦已完工，若遇匪警，不致呼應不靈矣。」

廣集此間之難民，全係來自赤區及近赤區（所謂赤白交戰區）如金谿宜黃廣昌寧都南城黎川資溪樂安等八縣，據各該縣同鄉會調查，數共五千，贛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周作孚，向蔣委員長請得賑洋五千元，在公共體育場，點名發放，人各一元，並贈蔣小照一幀，計八日始成事。難民衣服，多絲織品，老嫗尤多着大鑲大滾，古香古色之服裝，視之幾疑其非近代人，非道地十足之難民。惟細詢之，則無一而非拋財產，棄田園之中產以上者，殊覺惻然；至中產以下者，雖欲逃亡，亦無其力，不赤化，即灰色，灰色者易致夾攻之禍，其慘苦更無論矣。

訪友人陸浩東君於總部，詢以前方情況，承示宜黃防線某團長報告，原文論赤軍優劣點甚詳，大意略謂：「優點有三，一、官長士兵，均有政治意識，故能嚴明軍紀，指揮如意。嘗以鏡窺其陣線，

見彼等^二在戰壕中，亦時有開會演說之模樣，可知「軍事政治化」之運動，雖在戰時，亦不放鬆。二、注重宣傳，該匪軍近水樓臺，日受宣傳麻醉，至死不悟，固無動矣。惟彼且將各種標語，或用紙印，隨風吹送，或書木片，順水漂出，以圖赤化我良善軍民，影響不小。三、應戰沉着，彼若取守勢，無論國軍如何攻擊，均不輕易還擊，以致難窺虛實。其劣點亦不僅一端，惟物質缺乏，恐將爲其致命傷。蓋自赤區封鎖政策實施以後，每鹽一斤，今已漲價至二元，米一斗三元，生活極苦，衣服亦多破濫不堪」云。嗣友人接云：「總部所設赤軍投誠官兵感化院，所收人數，已多至五百餘，彼方物質缺乏，蓋亦足爲離散羣衆之一原因也。」

此間農村經濟狀況，已顯呈半自耕農爲中心之小農經濟，入出不敷，多以牛打滾式之借貸及典當，苟延殘喘，其需救濟，迫切可知。但江西省府，所派合作社調查人，前往宣傳組織合作社時，一般農民，反起疑懼，常以農村多設一機關，即多有一筆開消爲口實，緩言以謝。故提倡組織合作社之呼聲，高唱雖已多時，但實際正式成立者，僅七處而已。（七十一，臨川。）

三 克復後之南城

臨川南去，漸入赤區，南城南豐今雖收復，駐有重兵，但離城五里以外之鄉間，卽有赤衛隊游擊隊，不時出沒。故公路橋樑及沿路電杆，時被燒毀，汽車被劫，尤屬常事。軍事當局，因倡議建設橋頭礮堡，維護交通，不久卽可見諸實行矣。

晨由臨川出發，午抵南城，沿途山坡，多植人高松樹，水田早稻，時已豐熟，黃雲萬頃，農人正忙收穫。車入縣之警戒線，無論軍民，均受盤查。下車所經街巷，因有軍事障礙物，多爲曲折幽徑，兩旁牆壁，旣書標語，且鑿槍眼，直無隙處。入城，又受檢查，且公務人須出護照，商民須出證章。若係鄉村來城趕市者，除胸貼良民證章外，尙須向保甲長逐日領換通行路單。其規則如次：

一、本路單祇限一人用一次，（不限制使用次數，惟使用時間，「只限一天」，期滿仍須繳還保長核銷。二、本路單不准借給他人使用或遺失，違則呈報縣長，以誣匪論。三、本路單在本縣轄境及毗連鄰縣二十里以內，發生效力。四、人民請求發給路單時，須向保長繳納銅元一枚，以爲紙張印刷費，但不得多收或少付。

觀此路單規則，可知接近赤區之人民，匪特行動不得自由，且偶爾不慎，卽有通匪嫌疑。故一

般鄉人，除不得不賣柴草，以易油鹽雜貨外，餘均視入城爲畏途。例如豬肥欲賣，平時則驅豬入城，以博善價，此時則僅向村中貼條，上書「某人於某日，殺豬一頭，願以廉價，論斤出賣」等語，村人久欲肉食者，屆時因往分鬻。其他雜糧雜貨，亦多以此方式，勉成交易。又所領路單，雖僅規定繳銅元一枚，但實際已多收二枚，甚至四枚者。至所謂之良民證章，係用方寸白布，上書姓名年齡及住址，並蓋一保甲戳記，每張繳費，四五百文不等，遺失則尤糾葛無已。

城內街路，大都狹小，甚且兩旁商店屋簷，相距僅隔二三尺許，光線既不充足，空氣尤難鮮潔。街人則熙熙攘攘，絡繹不絕，析其成分，則以難民士兵，占絕對多數。「吉屋出賣」，「良田求售」之招帖，街頭巷尾，時觸眼簾。

乘便趨訪縣府，承某科長出見。據談：「前年匪軍陷城，凡五日，強迫商會，籌款備糧，且利用地痞流氓，向富家蒐索無數衣物，在天一山戲臺上，任意發散，臺下人倘不接受，則大聲叱曰：「爾爲資本家乎？」後見鐵鳥飛至，則作鳥獸散矣。半赤區之田地，已全荒蕪，餘則照常可耕。赤區耕地，聞初以人口及土地面積爲分配標準，嗣以人少田多，鼓勵生產，又以收百斤抽二十之辦法，集中糧

食。經濟恐慌，曾發五角一元及一元五角三次公債。人民十六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，概有當紅軍赤衛隊之義務。民衆大都敢怒不敢言。望國軍進剿，以解倒懸」云。嗣請其介紹往南豐縣府，彼遙指遠在十餘里外之高山而言曰：「車經此山附近，即易發生搶劫，稍遠，當尤非康莊矣。南豐情形，與此地大略相似，若無要務，可不必往矣」云云。

此地錢糧，除所納正附稅銀兩合元，逐年增加外，且時有公路捐，伏差捐，禾草捐，保甲捐，飛機測量捐等項之徵收。公路縣道所破壞侵佔之田地，應納糧稅，請求豁免，未蒙允許，所受痛苦，尤不堪言。

車離南城，北返臨川，約行三四十里，砰然巨聲，車輪忽壞，乘客均避暑於樹蔭下，暗聽他車速至，以便呼救，候至兩小時許，始克如願以償。此處適有一半邊被燒之木橋，乘客問故，司機人笑答曰：「此紅軍破壞交通政策之成績也！此去數里，有一山村，厥名榮山，五月間，專司破壞交通之赤黨，曾往該村駐紮，附近公路木橋及電杆，多被澆油燒燬。村民因懼橫禍，共醢一豬以獻。首領權得其重，以二十五金爲代價。村民堅辭之。該首領曰：「誠欲辭金，吾等亦絕不受肉。」村民卒僞促受

金而返。又其時贛閩路南城第三養路事務所全體工人，正在低頭做鋪石工作，一時躲避不及，被詢出工頭何人，旋向工頭嚴重質問曰：「工友月薪只得十二元，而汝獨得十八元，多得之數，非剝削而何？」旋令斃之，後爲衆工竭力說情，始訓斥而釋之。」云。嗣有一武裝同志，正色續談曰：「赤匪爲欲收買人心，所施小惠，實不僅此；譬之初到一地，必勵行其「三大紀律，」八項注意。」所謂三大紀律，卽一，打土豪要歸公，二，一切行動要聽指揮，三，不拿工人農人一點東西。所謂八項注意者，卽一，上門板，二，捆禾草，三，借物要還，四，損物要賠，五，說話要和氣，六，買賣公平，七，大便找廁所，八，不搜敵兵腰包。所以一般淺識民衆，不知其爲籠絡手段，每易受騙，以至匪化，迨見赤匪揭開猙獰面孔，大幹殺人放火搶家劫舍之勾當時，雖頓悟前非，然已噬臍莫及矣。」云云。談至此，風塵飛揚處，救車已趕至，因爭入而行。傍晚，始達臨川。（七，廿一，臨川。）

四 前線赤化之一斑

棠蔭屬宜黃，鳳岡屬崇仁，皆爲新近收復之要鎮，因乘軍運之便，始得前往視察。

棠蔭位於宜黃城東南三十里，原爲夏布有名之聚散地，其殷盛幾等於樟樹之在清江，景德之在浮梁。商戶約二千五百戶，多中上之家。農產以稻麻爲大宗，年收二季，農民多享豐康，而鮮貧困。民十八失陷以後，得失數次，二十一年，且爲赤軍第一軍團所據，藉爲進攻宜黃撫州之中心地，居民赤化，程度頗深。二十二年六月，宜黃一役，不惜犧牲，始告克復，駐軍爲四十六與五十九兩師全部，鎮南三里許之山上，卽有潛伏赤隊，旗鼓相對，步哨戰日有所聞。

附近田地，三分之一，已全荒蕪，三分之二，雖因國軍新近收復，得以耕種，然極粗泛，且至今始開始插秧，已失農時，難望豐收。前數年間，則完全未種。住宅十室九空，破壞不堪。鎮民舊有二千五百餘戶，今僅三百餘戶矣。

該鎮赤化時，曾破壞私有制度，廢止債務關係，田契借約，焚燬無餘。廟宇神像，摧毀盡淨。分田情形，地主無份，富農照勞働能力，授以劣地，貧農佃農雇農等，則計口授以良田，最好者則提給赤軍，謂之紅軍公田。農民分得土地以後，除納收穫量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四，以與蘇維埃政府外，尙有其餘農產品必要時須出賣於蘇府，並代替赤軍及其家屬耕田之義務。在原則上，完全否定私

有財產制度，土地須國有；惟現時則承認農民對分得土地，有所有權，在某種程度內，土地仍得買賣。

每人分田多寡，恆以當地面積人口而異。棠蔭則每口得八畝，富農則每戶限定不得超十五畝，嘗與一分得田地之農民談話，據稱：「單就分田論固屬滿意，且無債務等之榨取與壓迫生活，確係已較前改善。但因有兵役，及戰時經濟統制，義務公債承擔之負擔，一則致種田機會減少，一則使經濟負擔加大，並且戰禍縣延，結果，殊與希望相反。然有一部份人，竟希望戰事早日勝利，俾得安度工農專政之理想生活，但不知究在何時也！」吐是言者，乃一樸實之老農。

赤區貨幣，除國幣仍可通行外，則由所設中央蘇維埃，發行蘇維埃銀幣，紙幣，銀元票三種；並由三省工農銀行，發行債券。金融機關，為國庫支庫，農民銀行，三省工農銀行等。農村交易，一如往昔。惟對外貿易與糧食交易，新近則設有「對外貿易局」與「食糧品管理所」二機關，以統制經營之，私人不得交易。

農村教育之主旨，在提高農民政治意識，鞏固農民階級觀念，故其教育內容，政治訓練最為

主要。最近復增加軍事教育，平民識字運動，政治鬭爭遊戲，字母簡字運動（字母即國音字母；簡字乃將習用之繁筆字，改用簡筆，如「縣」改爲「縣」，「擊」改爲「击」，「鬥」改爲「鬥」，以便認識記憶及書寫，聞已頗著成效。）教育機關，以列寧小學爲始，至中學，至中央政治學校，紅軍學校等。此外尚有醫學校，會計學校，蘇維埃學校，師資養習所之設，但不普遍。

從赤農民，最多者爲雇農，鄉村游民，次爲佃農，自耕農最少。從赤人數中，真正願意者，不過四分之一，餘皆爲「無所謂者」，即掘東東流，掘西西流之分子。棠蔭一帶，因係戰事區域，軍戰不已，故從赤農民，無論在政治上，經濟上，皆不能如赤京一帶農民之安適，軍役浩繁，食糧缺乏，困苦萬狀，逃亡自新者，爲數頗多，中以自耕農及富農爲最。

二都在宜黃城南二十里，爲縣屬之一要津，西通黃陂東陂，東通四都三都，宜黃一旦告急，二都必先失陷。計自民十八以來，二都失陷達三十七次，去夏五月之失，爲期最長，直至今年六月，始得收復。刻因東陂黃陂，二都五都，相繼變爲赤主力之屯駐地，顯有進逼二都之勢，且二都無險可守，正式軍隊，都遠駐宜黃城中，此處僅有保衛團及剿共義勇隊，瀕河駐守，河之南岸，即赤軍游擊

隊，橋梁雖已毀斷，而兩兵朝夕相望，談笑相聞，至爲有趣。

鳳岡山巒起伏，形勢險峻，自十九年淪陷之後，赤軍即據爲軍事要地。遍構工事，並置贛東政治局，赤第一軍團第十三軍司令部於此，山前山後，五里內之房屋，全被燒毀，以便軍事防範，惟鳳岡鎮則保存，以爲軍政機關之用，然皆門穿戶洞，朽壞不堪。交通多爲軍用工事所遮斷，溝堡柵壁，隨地皆是，進出口皆紆迴曲折，纔通一人行，往來運輸，皆至不便。

鳳岡因陷落之時甚久，農民赤化極深，居民原有一千五六百戶，收復後，除逃亡及追隨赤軍者外，爲數不滿百戶，來往路人，多爲駐兵及政治人員，老百姓絕不易見。蓋此地三十里內，不但食糧顆粒無收，即蔬菜亦無處可買，普通人實無法以謀生活。軍政人員，日用必需品，皆由崇仁，遣派軍隊，源源接濟，多輸恐被劫，少送恐絕糧，平均旬日之間，須送一次。路上時遇搶劫，每三次必有二次遭劫，尤其輸有食鹽時，似皆爲赤軍所確知，更無次而不遇戰，殊爲輸送隊所不解。

宜黃崇仁，雖屬鄰縣，但兩城交通，須繞長道而始達。城中曾爲赤軍所陷，蕭條萬分，居民中上產者，多逃南昌，餘亦惶惶惚惚，大有朝不保夕之概。駐軍甚多，欲尋一旅社，而不可得，記者借住縣

府，信宿即返南昌。擬作贛粵線各縣之視察。

及抵南昌，忽聞該線交通新近已中斷，趨訪行營王副廳長，請詢真相。據答：「久已高唱之赤區封鎖政策，刻已逐步嚴密施行，赤軍戰事既失利，糧餉食鹽，且感極度缺乏，聞有將分竄閩浙西

部，及贛省西北部之模樣。月之八日，有股赤軍曾陷豐城數小時，旋被擊退。另股企圖圍攻新淦吉水，偷渡贛江，近亦大受創傷，狼狽後退。汽車可通樟樹，且在逐段進展中」云。

豐城距南昌百數十里，乘汽車約二小時即達。城濱贛江右岸，作長橢圓形，惜已拆去。故此次雖有衛團四五百名，卒因無險可守，致為數僅及半之進犯赤軍，白晝陷城二三小時。猶幸南昌聞警，飛機隊颯然飛至，擲彈數十枚，使彼見勢不支，始向南紛退。雙方除略死數人外，餘無損失。

縣境以米產為大宗，瓜子次之，鄰封各縣，均可暢銷。近年各地赤化，銷路大受影響，米價之跌，有如江河日下，往年每元僅購七升，今則可購兩斗零半升。在此情況之下，不惟農民咸受血汗所得，反為傷己之禍源；且據教育當局云，全縣教費，亦因設賤無形縮少，影響所及，裁員減薪，停辦學校，數已不鮮矣。（七，三十，豐城。）

五 外強中乾之樟樹商業

樟樹鎮屬清江縣，交通便利，商業發達，不惟在經濟上形成清江之中心，（有人倡議縣城移設於此）在地理上且扼贛江袁水兩大流域之險要，直貫南北之贛粵公路線，設車站於此，遂益增其交通之便利，故自剿匪軍興，連年均有精銳之師，常川駐此。民十九，朱毛會率主力，進犯一次，向商會籌款六萬，旋為國軍所擊退。當即增築木城土城外壕等防禦工事，最近又與工建築礮堡外壕，添設鹿柴電網。（軍事上所用之障礙物）樟鎮防務，從此其將安如磐石矣。

樟市各商家鋪面，多係三四層之水門汀建築，玻窗臘人之裝璜，斐然可觀。中山門步行直達贛江大碼頭，左右顧盼，幾疑置身九江之大中路，上海之四馬路，其繁華可以想見。但揭其商業內幕，例如貿易額之逐年銳減，商店之無形倒閉，又頗令人為其商業前途，深致無限之杞憂。贛省產米區，多在贛袁兩流域，然皆運集於此，後始分銷九江漢口等地，年約二十萬石。江西盛產藥材，無論出入省境，亦必匯集於此，藥行林立，貿易額年值二百餘萬金。他如運銷外省之木林，瓜子，豆麥，

以及運入之洋貨等，每年經營，亦各達百萬元左右。今則因各縣赤化，稅捐煩繁，人民苦於兵匪，購買力日漸低弱，遂致各貨來處不易，去路亦難，每年買賣數量，不及以前三分之一，而木商損失尤鉅，失業人數，全縣已達萬人。街市鋪面，外觀雖頗繁華，實則非營業上之繁榮，乃宣傳上之競美，入不敷出，十佔八九，高利借貸，甚於鄉村，其中營業賠累者，債台高築，雖欲正式宣佈歇業，亦不可得。錢莊二十一年尙有十五家，資本有及二十萬者，但時隔一年，相率倒閉，所餘者僅八家矣。其他各業，不能開又不能閉者，數亦不鮮。

縣屬所納捐稅，正糧不算，計有二十一種之多。其名目爲：門牌捐，長扶捐，飛機測量捐，電話捐，吉水橋樑捐，保衛捐，鐵肩隊捐，公路捐，兵差捐，積谷捐，商會捐，航空捐，碉堡捐，保甲捐，木城捐，義勇隊捐，迷信捐，（僅向道士等捐之），印花稅捐，（係各商戶每月認貼若干），公安費捐，（樟鎮則由花捐支用），禁煙捐，（僅施諸有烟癮而向特稅局領獲禁烟牌照者），築堤捐等。上述各捐，應納錢數，以及應否全納，或僅納數項，恆因時因地而殊。且不僅一縣爲然，凡鄰近赤區各縣，莫不皆然。至樟樹一鎮所納者，據商會主席云：「自民十五以來，每年至多十二三萬，少亦二三萬，且時有

徵用物品（如禾草，麻袋，鋤頭，船隻等）尙不在內。」

民十九，赤軍犯樟樹，毛澤東形似火伋，且在天后宫戲台演講。由商會用地方名義，向惠利賓興兩公設典當，籌借金器（係當物）以五十兩之價，作合現洋六萬，以畀紅軍。因此，當時倖免燒殺糜爛之禍，但後以六七十兩之金價，籌還原物時，鎮民所受疾苦，誠非一言所能盡也。

花捐，每妓約月收十八九元，旺月共得八九百元，淡月僅及其半。吸煙牌照，係歸湖北特稅局江西辦事處辦理，每張五元，限用一人，半年爲期，期滿遞次加倍徵收。樟鎮有土膏店兩家，聞每家納領賣照費四百元，尙有貼花，保管，解運，緝私各費，應納細數則不詳。樟鎮有入口二萬餘，吸煙人數，約占百分之五，有謂僅以男性人口計，恐不止此。此風若長，不啻自殺，識者相談，莫不寒心（八，樟樹）。

六 赤軍兩陷清江城

自赤軍企圖西渡贛江，進犯吉水新淦等地以來，贛粵線交通阻塞，倏將彌月。十四軍奉命恢

復贛江交通，沿江駐防，船隻已漸可上下，惟經過新淦峽江間某段險要時，仍不免常遭赤軍射擊之危險，有時僅傷船艙，有時且斃乘客。記者靜候三日，卒未見一由上江安全駛來之輪船，因放棄贛粵線之視察，轉而作贛西之行。泛舟袁河，溯流而上，約行十里，見水上浮有尺許木板三四，隱約見字跡，乃順手拾得其一，上書「爭取各蘇區，打成一片」字樣。旋爲船家瞥見，奪而投之河曰：「老表」（意如他省「老鄉」「大哥」或「先生」之普通稱呼），此板是否河中拾得？兩三月前，予（船家自稱）弟由新淦划船至樟樹，時值水漲，此等有字木板，漂流而下者甚多，彼遂撈起數片，欲作柴燒。詎爲水警發覺，遽訴以通匪罪，後雖得船業公會之保證，微倖免死，然囹圄之災，至今猶未脫也。」記者聞言，謝其善意，並問其帆布破裂不堪，利用風力，僅有微效，盍速換之？彼喟然嘆曰：「食且不足，何尙有餘力以及其他？值此年頭，兵差頻繁，船夫多棄船而深藏家中，其有不得不出而操業者，實爲飢餒所迫也。」談至此，忽見左前方黃塵蔽日，水波漸興，船夫急收纜轉舵，甫靠右岸，暴風即狂吼而至，繼以猛雨巨浪，致船顛簸，傾斜之度甚大，艙中兀坐之人，縱欲得求平臥亦不可得。如是者兩小時許，風平浪靜，河水爲之變色。旁有載蒜頭船數艘，已被風濤擊破其二，蒜頭浮沉河

中，漁人爭撈不已。及抵清江，守城士兵，正將閉城，蓋時已金烏西墜矣。

清江全境，約三千八百方里，人口約廿三萬餘。出產以米爲大宗，足食有餘。運銷外處者，年約二十餘萬石，次爲瓜子三萬餘石，每石價約十五元，桔子約萬石，每石約五元。（其他詳樟樹鎮通訊內。）民十九，赤軍陷城兩次，元氣大傷。最大損失者，首推大同公典之破壞。該公典（卽公立當舖）成立之歷史已久，資本頗雄厚，每年在其贏利項下，所施行之慈善事業，範圍亦不小。經理周某，乃一鉅紳，平日已將現款陸續運藏其家，臨變遠颺南昌，因典舖未存現款，遂無人從中設法。負責接洽，致赤軍概將所存要物，按當價在三元以下者，無條件發還原主，三元以上則酌收本息，貴重品則沒收。後周某返梓，對於家藏公款，極口否認，因此激起民衆公憤，乃與縣長同謀，設酒誘殺之。此外商家存貨，如油鹽米等項，值一元者僅收二角，概被強迫發賣。所幸各機關辦事員及殷實住戶，多已逃避，被殺者僅三人，惟綁票勒贖者則頗多。

綁票勒贖之事，目下方興未已，縣政府最近清鄉，破獲一赤軍綁票恐嚇信樣式。茲照抄如下：

「某某先生台鑒，逕啓者，本軍爲打倒帝國主義，推翻××黨統治，剷除封建勢力，實行土地革命，

謀到中國民族獨立，解放全國工農勞苦羣衆而奮鬥。爲着要完成上述偉大任務，急需軍政巨款。久仰台端儲蓄豐富，素尙慷慨，因此特先函奉達，仰卽捐軍餉洋若干元正；並限於數日內，如數繳清。當卽發收執（保護證），嗣後對伊生命財產，加以保護。諒此區區之微，不致有絲毫推卻。致以近安。隊長某政委某。（八四清江）

七 縣長口中之災區民瘼

清江赤患，因受鄰縣影響，近城鄉區，雖告肅清，而高山僻境，則仍隱憂未已。現任縣長程鎮西，係大夏大學畢業生，英年有爲，清鄉頗著成效。記者造訪，據談如下：「本縣人民，疾苦殊甚，匪患未除，創傷未愈，捐稅擔負，日益奇重。往年產物，如米如布，如藥材木料，均可暢銷外境，今則因匪阻途，各貨停滯，社會經濟，日瀕枯竭。良田沃壤，每畝昔時值銀一二百元，今僅以三四十元求售，尙無人還價。加以前年水災，去年豐災，農村崩潰，勢尤難遏。華洋義賑會來此放款三萬元，因經鄉下小土劣之上下其手，重利盤剝，結果農民反蒙其害，今春耕牛恐慌，卽由於賣牛償債故也。他如捐稅徵

快，民衆視如猛虎，政府取之什一，人民已及百二。譬之菸酒一稅，散布廣闊，領丙種照者，強之使領乙種，領乙種照者，迫之使領甲種，胥吏敲詐未遂，則訟端滋起。縣政府爲居間調和人。愛人民則虧上，袒胥吏則枉民。此種難言之隱痛，惟深入民間之縣長始能灼知之。國課已如此，其他疊床架屋，名目繁多之稅收，更可推想而知。江西赤亂頻仍，人民水深火熱，比任何省區爲甚。凡茲雜稅，甚願政府財政有着，亟應廓清，以蘇民生，俾得集中力量，協勦赤匪，則幸甚矣。」云云。記者興辭返寓，途間忽憶在樟樹商會，曾聞縣長於青黃不接時，迫繳舊年丁賦欠款五萬元，民政廳則優予嘉獎，至於蹲班房，及受體罰之農民，則怨聲載道。所謂「愛人民則虧上」一語，實已含有一欲不虧上，勢難愛民」之隱意，事之難謀兩全者，殆莫此爲甚也！

再溯袁河西上，卽以次入於新喻及分宜縣境。兩縣城亦被赤軍陷過，縣府機關，多被焚燬。分宜縣長，先後且被擄去二人。各區田契債券，大都被蒐而焚，田壟間亦插有將行分配之標識。各村道口牆壁上，如「士兵都是工農出身，不要拿槍打工農，」打土豪，分田地，」反對軍閥混戰」等標語，觸目皆是。今值大兵圍剿，先後克復村落，雖屬不少，但河南高山峻嶺間，仍多赤隊負隅之所。

過河五里以內之穀禾若無軍隊保護，即難前往收穫。鄰赤區一帶之人民，協勦責任特別重大。即以「保」辦公費一項論，無論男女老幼，每人須按月照納銅元四枚，否則保長即得任意魚肉之。田契被焚，佃戶尙少關係；惟債券被燬，債權人恐日久失憑，一時追償，急如星火，甚且有限期繳納，逾期重罰者。倘債務人賣盡犢牛小豬，猶無力依限清償時，則債權人恆妄擬以「意圖賴債，行同匪共」之罪名，而加以極度之壓逼。

新喻盛產米穀，自足有餘。運輸外境，年可數十萬擔，惟水腳價甚大，農民常以白米飼豬。分宜則盛產木材，近因交通阻塞，木業商號相繼倒閉。兩縣城中之商業，因河北多圩市，向爲顧客之河南，今又赤化，滿城衰落景象，尤令人不忍寓目也。（八八分宜）

八 萬載劫後之景象

江西赤患，贛南最烈，贛西次之。萬載屬贛西，縣城曾一度被陷，縣府燒毀，現尙假武廟辦公。城四圍，滿書赤軍標語，赫然斗大之字跡，刻尙無法洗去。四鄉村鎮與人民，迄今赤化者尙占全縣

三分之二強。駐軍爲六二師一八四旅，自春初開始清剿以來，西北各區業經次第收復，並扼要建築碉堡，農村市鎮，日漸興復。旅長鍾光仁治軍頗嚴，剿赤尤力，成績斐然，爲人民所稱道。至其處理半赤區及收復區之辦法，茲將當地所貼佈告，摘要記錄如次：

一、半赤區及鄰赤區之村鎮，令於一定限期內，嚴密組織保甲，編定義勇隊，如違則按級懲辦。二、已收復各區域之民衆，逃亡在外者，統限於一定日期內，速回原籍，如違卽以匪論罪。三、已收復各匪域民衆，亟須從事耕作，所有農田，若違期限，尙未耕作者，卽沒收其田產歸公。四、已收復各區域，距離二十里之地段，被匪壓迫之民衆，限期向各該區自首自新，如不覺悟，逾期卽實施血洗！

一般民衆，畏有槍彈之大股赤軍，不如畏無槍彈之小股梭標隊爲甚。因梭標隊及出沒無常之赤游擊隊，其來也有如迅雷，令人不及掩耳，其去也勝似疾風，莫知去向。尤其在此盛暑炎天，草木葱籠之際，倘遇官軍苦鬪窮追，彼則登山越嶺，健步如飛，分竄深草，莫可踪跡，一旦戒備不嚴，突又包抄而至。日前某村防軍約六百人，領到大刀六百把，甫欲分發，驟聞赤游擊隊至，前追不已，旋被包圍，後雖遇救衝出，然大刀已不翼而飛。赤隊之狡黠難剿，有如此者。

城中最堪引人注意者，厥有三事：一爲市面頗形熱鬧，各商店之貿易額，反日益低落。二爲一河直穿城中，可網巨魚，誠爲他處所罕觀。三爲各姓氏之宗祠家廟，林立櫛比，頗饒宗法社會之意識。蓋萬載素稱禮義之邦，文風甚盛，而家族制度，亦較嚴密。各姓宗祠，計有三四十所，所用門聯，多爲「皆以明倫，廟中何殊庠序；是亦爲政，門內等若朝廷」等口氣。中以辛宋郭三氏宗祠，規模最大，年可收租五六百石。春秋祭祀，闔族老幼，除無業者外，概得歡會聚餐，一日或至三日。年逾七十者，得暢飲壽酒；八十齡者，可加得「老命錢」若干。此外對於有力培植子弟讀書之父兄，與彼讀書能獵取功名之子弟，則全族嘉獎不已，而本人尤認爲無上光榮。現科舉制度雖早廢除，而各祠中所貼學校畢業生金字紅紙之捷報，尙一仍科舉時代之舊規，如稱小學畢業生爲秀士，中學畢業生爲俊士。其「捷報」樣式，首行卽「捷報」二字，次爲「貴祠新秀士王印國華，由縣立小學肄業期滿，奉江西省教育廳廳長程，令萬載縣縣長王，組織小學畢業會考委員會，考取及格，准予畢業。」末行爲「黨國增榮」四字。此項捷報，照例由各該校門房送貼，並得向各生家屬，索取兩三元之賞錢。

目前剿赤軍事喫緊，地方負擔加重，人民除納良民捐（縱乞丐亦必照納，始得發佩證章，出入城廂）灶頭捐，保衛隊等捐款外，每季收穫，尚須抽私租十分之二，公租十分之三，以爲辦保甲組織義勇隊等各種自衛經費。於是各祠公租，除應抽應捐及應繳之正附稅外，入不敷出，已漸典賣及於精良桌几，門窗用具，而春秋祀典，尤多無形取消矣。

此間稱田之大小爲若干把，每十把約可收穀二石。五年前，上等田每十把之地價可售三十元，今僅在十元以下求售，尙無顧主。至於中下等者，地主企圖擺脫糧稅捐款，只欲收一兩元代價，即可成交，然亦無人顧問也。（八十一萬載）

九 赤化六年之慈化鎮

贛湘路東起南昌，西至萍鄉，長凡六百里。最近雖已通車，但加鋪碎石，多未竣工，而橋樑兩端，與土路銜接處，高低每成一二寸之坎狀，致車行顛簸殊甚；乘客須緊握坐板，偶一失手，必致頭觸車頂。途經徐家渡，瀘西，及袁河三水，因橋樑正在修造中，來往均須雇輪轉車，另行購票，尤覺麻煩。

宜春舊名袁州，城濱袁河上游，青山環繞，景色宜人。全縣出產，尙可自給。土地分配，大致平均，百畝以上之地主殊不多，自耕農半自耕農占農民之大多數。故當十六七年之交，赤禍蔓延四鄰，而宜春獨得暫時安堵，良有以也。嗣官紳過於樂觀，未能防患未然，致赤患潛滋暗長，竟敢於民十八，僅以雜槍二百餘，一陷城邑。後更乘機繼陷分宜、萬載、安福等鄰邑。至十九年初，再陷宜春時，其槍械卽增至千數百枝。彭懷德任指揮，頗有銳不可當之勢。後彭退出，雖有國軍進駐，而兵力僅足保守城池，四鄉多無暇顧及，以致重要赤區如慈化鎮（設有宜春縣蘇維埃）、峯頂山等處，迄今卒未完全克復。

慈化鎮位於突出縣境一角之第六區中心地，其距縣城及分宜、萬載、瀏陽、萍鄉等縣境，各約百二十里。赤化行將六年，根基似較穩固。前十八師曾攻入一次，旋又退出。嗣六十二師又重新克復，並嚴辦其赤化兵民，摧毀其各種建設，如蘇維埃政府、列甯小學、造幣廠、合作社及紡織工場等機關，重新趕築堅固高大之碉樓，及各種防衛工事。竣工後，該師因其地四面皆山，輸運困難，不便駐紮重軍，乃將守衛責任，盡畀精選之保衛團，勉任其難。現圍繞慈化四週之赤區，直徑約當百餘

里，保衛團所守該鎮範圍，直徑僅四里許，所需鹽米槍彈，概須由外派隊送入，所築碉堡，且時有被赤隊反攻之虞。赤隊攻奪碉堡，為避守軍居高臨下之猛烈射擊，往往頭頂上覆棉被之木棹，且載且行，猛撲碉堡，堆架成梯，而以短兵相見，但究以地利不宜，彈藥不充，死傷枕藉，狼狽而退。

第六區區長歐陽君，冒險在赤區任職五載，家屬被害，不為屈服，且立誓不兩立之決心。時值該區長因事辭職返城，記者以彼與赤軍周旋之時既多，赤區情況，當較熟悉，乃承縣政府介紹晤談。據云：「赤禍泛濫全境，六區赤化尤深，慈化克復伊始，舉凡赤黨開會儀式，口號標語，主義意義，質之白叟黃童，恕其無罪，莫不對答如流。赤軍組織，約分紅軍，少年先鋒隊，赤衛隊，游擊隊，搜索隊，（調查土劣及秘密者）交通隊，（潛伏鄉村，或沿途假設茶肆，互相聯絡，刺探敵情）梭標隊（任務略與游擊隊同，惟武器什八為梭標）慰勞隊（青年婦女所組成，專事慰勞各隊勝利，及誘降敵兵之職）等。口號多為「當紅軍是為我們無產階級找出路，當白軍是為資產階級做走狗，我們雖無武器，但將來武器必盡歸我們之手」等語。土地辦法，無論男女老少，每人二十五把（約有一畝），餘者概歸蘇維埃政府。何時應種何種作物，概須聽命，怠工者必受重罰。若遇大批紅軍

開至，每人須供給升糧，自食不敷，須兼做他種工作以彌補之。兩性間若生理不健全，或患遺傳病者，不得結婚，非夫婦而有同居嫌疑者即判罪。錢財舞弊者，數僅一元，亦判死罪。若私將銀錢埋藏地下者亦殺。彼等所鑄銀幣，樣式重量，仍與市面大洋相同，惟質多係首飾熔化，故色澤略青。鄉民不知，亦間有在外流用者。若為縣府或公安局查獲，則即予沒收。（八十四，宜春。）

一〇 苛捐雜稅與封鎖赤區

宜春赤患現尚相當嚴重，捐稅頻繁，自所難免。據第一區劉區長暨歐陽遠人所談，略謂人民擔負之輕重，恆以赤區距離遠近為比例，距赤區愈近者，受害愈烈，而所負協剿責任亦愈鉅。以各區賦稅論，本區（第一區）附近城邑，地處安全，計納米折正稅四元，地丁正稅每兩三元，附稅為教育建設自治九角，手續費一角，保衛經費六元，義勇隊費三元，共十七元。其他各區，則有納至二十餘元者。第十區等，則幾納四十餘元。第六區全屬赤區，保衛團義勇隊所需一切經費，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則概向赤化人民，武力徵發。總計一二三四各區，每年隨糧帶征義勇隊等經費，各為

一萬三千元至一萬五千元，第八區爲一萬五千元以上，第七區二萬元以上，第五區三萬元以上，第六區則無定。平均地丁一兩，約占地面十二畝，可收谷四百桶，除佃戶勞力播種資本應得半數外，地主約可收租二百桶，值價五六十元，繳納正糧及附加稅後，所餘已極有限。此外尚須與佃戶等一律同科以築公路修橋樑等捐費，其不髓盡骨枯者幾希！昔人欲求天下太平，賣刀買牛；而今苦於兵區捐稅之一般農民，爲欲求治，反須賣牛買刀，撫今追昔，不禁感慨系之云。

全縣原有聯保辦公處六十餘所，單個保六百餘處。嗣以保甲長、聯主任等，多係無知分子所充當，亦卽當地俗稱，必係狡滑流氓，才肯幹此坐長凳子（鄉民對保甲長之俗稱）的勾當，以故濫施虎威，魚肉鄉民者有之，每戶勒征買槍費至少三元，猶不出一收據者亦有之，種種弊竇，不勝枚舉。不堪壓迫之鄉民，亦多起而呼痛反對；同時辦公費亦無法籌措，各聯保辦公處，均已多數酌減歸併矣。

民性素稱強悍，清末推行新政，縣紳盧元弼，藉學苛捐，四鄉農民，遂起反抗，荷鋏持刀，圍攻縣城十三日夜，聞盧革職，其圍始解。民十六，商民協會主席傅某，商同縣黨部等機關，倡加附稅一元

五角，農民亦與問罪之師，蜂擁入城者數萬，卒殺傅某與同謀劉某，並毀其屋始罷。但人民在另一方面之表現，則又頗有雍容之態度，即若遇大小糾紛，當事人多願略備茶點或設酒席，敦聘公正人憑理解決，絕少動輒入縣府控告者。

出產以夏布爲最著。製造方法，先將苧麻莖皮剝下，用水浸濕，並以竹片括去粗質，溫火烘乾，謂之「打苧麻」。次用黃牛大糞，混入麻內，約浸三小時，取出洗淨，曝於日光下之青草地上，俟其半乾，略洒以水，三四日後，色澤潔白，較漂粉漂白者尤豔，且不損麻之韌性；間有用石灰者，但絕不用漂粉，以免傷麻韌性，此謂「漂苧麻」。後則「續苧麻」，即將麻線根端與尖端，絲絲相續，力求精細勻稱，即可預備上織。女工績麻織麻，每好競美爭巧，雖多費時日精力，亦所不計也。

此間刻正推行封鎖政策，條款繁多，一言蔽之，與赤區斷絕一切物質上之交與關係而已。中以火油食鹽二項，禁止特別嚴密。食鹽每人規定日食三錢，五口之家，計需一兩五錢。火油則五口以下者，每戶日定二兩，六口至十口四兩，十口以上，至多不得超過半斤。若欲貯用，至多只准敷用三日。（八十六，宜春）

一一 萍鄉落衰之各面觀

萍鄉爲贛湘交通孔道，入則贛湘公路直達南昌，出則萍株鐵道，可過株州而抵長沙。且有安源煤礦，暢銷沿江大埠。他如夏布、花爆、土磁等產品，亦頗可觀，蓋向稱工商發達之區也。詎於民十九年，始以大股赤軍之進佔，繼以四鄉農工之赤化，連年用兵，擔負奇重，富降爲貧，貧流爲匪，農村經濟，日形衰落，而商業蕭條，更呈不可支持之狀。城內各大商號，存貨裝璜，尙知力求講究，無如寥若晨星之街人，每多望望然去，偶有顧客，必爲左右店鋪所爭呼。姑以夏布莊爲例，曩年銷貨，可遠至東三省及朝鮮，每家批貨，日在千元以上，今則竟日不進一文者，所在多有。次如花爆土磁等，更微論矣。

萍鄉男女各中小學校，以及鄉村義務教育學校等，原有七百餘所。教育經費之收入：一、學租一萬五千七百餘石。二、稅契附捐，每兩得徵七分五釐，年約二千元。三、安源煤礦公司，每年津貼八千元，今則谷租淪於赤區者，計三千石以上，安源煤礦公司，近年營業虧本，亦已停止津貼。而各校

原有田租，又有被各區處，各義勇隊，各保甲，勒抽學租畝捐，至有帶征畝捐銀兩之事發生。僅教員學租，買槍被扣畝捐，已達千石。基此原因，學校經費無着，紛紛停頓者，幾及三百所，乃向省府請求准予抽煤捐，每噸五分，年可收四五千元，勉以補充。詎料教局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剛將此事於前年辦好，復又惹起保衛團之紅眼，乃派兵代為完全收用。而煤商亦料保衛團之組織，不至永久，其收捐年限，必較短於教局，故亦樂繳之。但教費則從此日就緊縮，不得不限制學生額數，并八折教職員之薪金，以致小學教師，月僅得薪八九元，生活之苦，不言而喻。

安源距城十里許，所設煤礦公司，創自光緒二十年，規模甚大，如運煤、篩煤、洗煤等，均用機器，且有土爐及洋爐，以燒焦炭。焦炭熱度甚高，鑄鐵甚速，普通煤每噸只售六元，而焦炭則值十八九元。全廠非流動資本約六七千萬。礦區周圍三十餘里，煤層共有十三層。每自出煤，在民八九年盛旺時，為三千噸至四千噸，今則日僅四百噸。蘊藏量究係若干，尙未確知，有謂再開二十年，即將告罄者，有謂今已開者，不過僅及煤苗，猶未達到廣大蘊藏量所在地者。礦洞有二，一由地面橫穿入山腹，隧道歧出，廣袤十數里，均有電燈照亮，電車運輸，離此十餘里之王家源及紫家冲二礦區，地

下電車，可供往來。至二十里外之高坑礦，藏量極富，實業部正籌備開採，爲彼此間之交通便利計，地下隧道，亦有通聯之可能。其他一洞名八方井，井有二孔，直徑各約八尺，相距二丈，深達一百六十公尺，出入運物，互用升降機，此升彼降，極其迅速。煤量頗豐，煤質尤佳。聞工程師云：再深入五十公尺，則更有一廣大藏量，惜二十年之大水災，已將全井富源，盡泯水晶宮中，如欲恢復，非七八萬元不爲功。昔年煤炭銷路甚暢，全廠工人數達一萬，職員六百餘，待遇均優，嗣因銷路日漸萎縮，職員已減其半，月薪除建廳所委專員可得二三百元外，餘僅得由九元至四十五元之火食費而已。工人則減爲二千，且每日僅半數可得輪流做工，工資一角，自食不敷，更無餘力以贍其家矣。考該礦一蹶不振之原因，實受日煤傾銷政策之影響。蓋萍煤銷路，首供漢冶之鍊鋼，次爲沿江中流各大商埠各大工廠之燃用。現各該銷售地，均有日煤廉價出售，且可賒用，商人大都短視，寧不唯利是趨。最近漢口日商所開商業復興紀念會，亦可藉爲此事最有力之一反證。萍煤如此，其他可知，高唱抵貨之國人，對此不知作何感想？

萍鄉地處贛省西陲，除西路由縣城至醴陵沿萍株鐵道附近尙稱安謐外，其餘東南北三路，

均係萬山叢巖，赤軍出沒無常。由宜春開來之汽車，每經森林山坡，不惟不敢慢行，甚且特別冒險加快，實以深存戒心也。現赤軍李天柱擁槍七千，以鄰封蓮花安福等縣爲巢穴，不時出擾萍鄉南路之上埠、南坑等地，近更蔓延至醴陵南鄉。北有孔荷龍者，擁槍五千，以萬載之水源等處爲巢穴，不時由黃茅經慈化、桐木，以窺萍北，近移其大股部衆，進踞楊岐山一帶，更沿斑竹山等地，直達萍醴交界之大屏山，以李孔二股，有企圖破壞贛湘交通之模樣也。行政區公署魏專員，謂贛西各縣，無縣無匪，主力多在洋橋（屬蓮花）省蘇維埃政府分爲二，一設於贛之東南，一即設於附近，雖以萬兵進攻，彼亦敢出而應戰云。匪衆所到處所，無不標語寫遍牆壁，嗣經克復不勝洗濯粉墨者，間有僅就其原有字句，取巧增改一二字，如云「農工專政」則於句首加以「不准」二字，「紅軍是爲農工自身謀利益而奮鬥」則將「紅」字改成「國」字，望之亦殊覺儼然。他如書於窮鄉僻壤背街小巷者，雖增改亦不可能，只好聽其爲風雨剝蝕而已。

保甲辦法，頗爲周嚴，除舊有組織條規外，月初，駐軍六十二師司令，又召集城區各保甲長聯席會議，責成保甲認真整理。所議條件，多至二十八款，一戶違犯，連保即被株連。茲擇其情節較重

之八款，節錄如次：一、拒絕加盟於保甲規約者。二、行跡可疑之人潛入時，不報甲長者。三、遇別處來客寄宿，或家人出外經宿之旅行，及歸來時不報甲長者。四、出生死亡，或其他事故，發生戶口上之異動時，不報甲長者。五、填報戶口不實，或任意毀滅門牌者。六、拒絕編入壯丁隊者。七、凡經分配工作，而不遵辦者。八、應繳保甲經費，而無故拒絕征收，或無故滯納者。各戶違犯右列各款之一者，科以四元至四十元之罰金。此外全縣錢糧地丁，聞頗繁重，請示縣府，縣長科長，互相推諉，卒未查獲。縣境耕地較少，食糧不敷，多由蓮花或湖南輸入。平日閑農，多從事於運煤運糧之推車業，彼等不懼赤軍，而赤軍聞亦不搶劫之。民風與宜春相近，若遇糾紛，通常由當事人之一方，敦請中人評論，謂之起席。再由對方邀原中人，或加聘他人複議，謂之複席。理屈者擔負中人集合時之茶點與酒席費，理平則各分擔其半。近雖有區鄉鎮公所之成立，但遇民間糾紛，鮮有自動向其請求調解者，至向縣府控告，尤其少焉者矣。（八，二十三，萍鄉）

一二 醴陵縣城與鄉村

舊傳醴陵縣北有陵，陵下有井，湧泉如醴，因以名縣。今北門外猶有石砌方井一，旁立蒼苔斑斑之石碑，題曰「醴泉浸月」四字，遒勁可觀。此井間亦「淶江八景」之一，惟蓄水甚淺，如一小池，有時且涸，是以湧泉已不復見於今日矣。縣城位於淶江兩岸，南門在江之南岸，餘三門均在北岸，聯兩岸之交通者，曰淶江橋，寬二丈餘，修三十餘丈。江由東來，繞南圍西，而姜嶺適歸然北峙，城遂形成負山帶水之氣勢。古人有「山勢低連岸，江聲曲抱城」及「人家處處皆臨水，日啓窗櫺坐看山」之句，誠可爲該城詠也。

醴陵交通，水陸兩便，鐵路有株萍及粵漢兩路，掠境而過。記者離贛來醴，所乘萍株路之普通快車，既運煤，且載客，速度甚慢，設備簡陋，各站名稱之標樁，多已倒塌，致乘客下車，往往不易辨識其目的地。

老關亦稱插嶺關，爲贛湘交界要地，過關入湘，所見景物，與贛境迥異，不禁令人有感。所見農民，頗多神態飽滿之壯丁，迴憶贛境鄉村，多爲老弱之輩，就與語置若罔聞；細察情形，則又似含無限苦痛者，與此神態飽滿之湘農相較，判若霄壤。且入醴城，亦無檢查行李之守兵，市人熙熙攘攘，

商場充溢活氣，其爲樂土，殆無疑矣。但閱當地所出之民報及淩江星報，邊徼匪警，仍時有所聞。縣府暨地方公團，對於保甲協剿事宜，議決公布之法令，條款繁多，森嚴異常，違必斬首連坐，槍決猶屬其次。聞民十六七年間，被殺之赤化民衆，日以數十計，約共達六千人。中有學生六十餘，尤多十三四歲之青年。南區農民，赤化程度較深，勦時逢男卽殺，流亡在外者亦屬不少，致該區曾一度大鬧男荒。

教育概況：據教局潘局長所述，經費入爲穀租一萬五千石，約值二萬數千元，賦加稅二萬左右，稅契萬元，共計五六萬，支出亦如之。穀價低跌時，則不敷用。尙有區有經費，歲入亦時有增減。縣設鄉師及女師各一，并各附設中學一二班。高小十五校，初小原有九百校，今僅七百校矣。穀價低落，不僅影響教育，且地方生產，亦將日卽萎縮。卽以穀之本身論，每石成本，約需三元，收穫售價，不出二元。農民一年辛勤，結果反蒙其害，從此耕種隨便，多種則多喫虧，少種則生產銳減，兩者爲害，均在農民，社會隱憂，誠不堪設想云云。

醴陵物產，素稱豐富：一、磁器，縣境磁土，延長達數十里，製造磁器之窯廠，原計十三家，曰模範、

合作社、民利、和記、裕華、改良、舜業、德厚、天寶、民生、中和、九如、楚利等廠，每廠月燒窯三次，年燒十月，值價三十餘萬元，各家合計達三四百萬元，暢銷外省者，約值三百萬元。近以農村經濟枯滯，銷路頓減，各家產磁，僅爲原額三分之一，尙貨積如山。九如、楚利兩廠，已先後倒閉，其餘十一廠，以及苟延殘喘之二十餘家土磁廠，亦有岌岌之勢。直接間接靠磁業營生之工人，總計二十萬，適當全縣人口數三分之一，今亦逐漸大批失業。縣府深恐此類工人，靡所得食，將爲社會增加游民，地方製造新匪，最近特貸活動金一萬元於各廠家，以冀恢復舊業，然粥少僧多，能否普遍救濟，殊屬疑問。查醴陵磁器，素負重名。前清宣統元年，開南洋勸業會於南京，醴磁往賽，得一等金牌獎章，列名在景德鎮之上。若加以改良精造，尤可抵制外磁，爲維持國家利權及民生計，政府必當有以維持之也。二、茶葉，在昔醴茶輸出國外，歲值數十萬元，嗣因屢以雜葉，信譽遂墮，迄今日用之茶，反由萍攸輸入，近已提倡改良，成績尙未昭著。三、夏布，品質之佳，冠於全國，每年輸出，約值七八十萬元，今則銷路滯塞，已低降及於三十萬元左右矣。四、藍靛，洋靛未興，本縣及萍潭各地，咸取給於此，自洋靛侵入，藍靛價格驟落，農人多有棄種之勢，尙不改良製造，提倡國貨，不久即將絕種。

記者因承友人張君邀約，特往東鄉各村遊覽。湖淥江而上，佳木葱蘢，稻香撲鼻，風景宜人，頓忘跋涉之苦。山村人烟稠密，墾種略無棄地。稻分早晚兩熟，其晚稻夾植早稻行中者，曰種禾，一名二禾，於早稻割後另插者曰翻子，一名順子，（俗忌云翻，故反言之。）肥料除施廐糞石灰等外，且用菸捲插入禾根，殊覺特異。農民以佃農為最多，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。蓋醴縣原多千石以上之大地主，近因欲避免「大地主」名詞之惹人注意起見，實行父子兄弟析產管業者，實繁有徒。田價每斗（約一畝）前值二百餘元者，今售七八十元，猶無願者。民間各姓氏均有家廟，惟制度廢弛，已達極點，駐軍劉軍長竭力提倡，恢復舊規，但亦無敢出首應命，因恐紅軍認為封建分子也云。民居正廳，皆有神龕，奉「天地君親師位」，或改「君」字為「國」為「尊」者，旁及祖先木主，土地司命等神。每里社必有社神，謂之大王，王各異號，其像多塑為武裝盔甲。相傳元時，以蒙古兵監視土人，每十家分駐一兵，尊之曰大王，積恨既深，於是相約於中秋之夕，各醉以酒，同時殺之，謂之殺韃子。殺後恐其為厲，故就社神之廟以祀之，而謂之大王廟。當時相約殺韃子之暗號，謂之「報春」。報春者恆持一紅紙，上繪人隨牛行之圖，題云：「奉送春牛到你家，百事茂盛享榮華，四季

風調雨順好代代兒孫富貴花，」該紙送至各家，須酌予酬謝，此風今尚相沿不息。記者曾借張君訪其親友數家，入門見主人，款洽慇懃，除獻菸茶餅果之屬外，主婦尙出其手製辣椒，（鹽浸者）以款客，味頗佳，惟無好食辣椒習者，則不耐之！

醴陵在昔號稱僻縣，人民富保守性，自軍興以來，農民多棄耒耜以從軍，互相援引，在外謀生者日以衆，而以軍功起家者亦日多。當今西路總指揮兼湘省主席何鍵，二十八軍軍長劉建緒，六十二師師長陶廣，附旅長鍾光仁，八十師副師長陳明仁，保安第六區司令晏國濤，軍委會隨員秘書長鄧文儀，四路總指揮部秘書長易書竹，湘省財廳長張開璉等，均係醴產。至中下幹部，尤不勝枚舉，湘諺「醴陵皮帶，數達二千多條」（其意云，負皮帶任軍職者二千人以上）即可想見。鄉人前有感於蔣介石氏關心故鄉，（浙江奉化）注意教育建設，曾建議何主席援照蔣氏辦法，自動倡捐鉅資，於縣城設一芸樵（何氏號）學校，使平民子弟，免費入學。未蒙核准，物議紛紜。（九二醴陵）

一三 由茶陵赴蓮花途中

蓮花地處贛西四境多山，要隘林立，每值朝代變易，多爲匪類盤踞，負隅頑抗，鮮易平復。民十五赤禍蔓延以來，迄今七載之間，縣城失陷凡八次。四鄉因受隣封赤化，尤其僞湘贛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之永新，僅隔一山之影響，多年淪陷，迄未克復。土地全被分配，社會舊制，亦被廢除殆盡，茲乘國軍進展之秋，前往探詢其現狀，爰紀如次：

蓮花雖屬贛省管轄，惟目前交通，僅湘省茶陵，曲折東北行之一線可達；沿途若微礪堡守軍之保護，恐此一線，亦不得通過。記者由茶陵乘早七時汽車，向茶陵出發，路面平坦，絕少顛簸，售票驗票及開車者，都較贛省公路爲有序。道旁植梧桐，每隔八九株，間以一柳，蒼翠欲滴，風景彌佳。聞所植桐樹，子可榨油及製肥料，木材可造船，至於墾路基，增風景，猶其餘事。中午，車掠攸縣而抵茶境之巴集，因路未修好，下車步行十五里，團隊盤查凡三次，而始入城。

當訪縣長，請發赴蓮路單，藉悉該縣尙非樂土，僻靜處且時聞槍聲。及返寓所，忽見街人塞途，趨視之，則兩男子及三婦女，頭束黑紗，身着青衣，腰束紅帶，人手一小紅橙，上插正燃條香，胸懸一紅布囊，上書「南嶽進香」四字。引吭高唱七字一句之禱語，和以追隨者之笛聲，音韻慘然，皆在

赤傘高張下，三步一拜，五步一叩，且唱且行，毫無倦容。怪問旁人，始悉因母病許愿南嶽，病好拜跪前往進香，一次或三次，年舉一次，需時旬餘，旅費一二百金，亦所弗辭云。有病舍藥求神，迷信如此其甚，牧民者不速破除之，爲害誠非淺鮮。

翌晨，徒步出發。往蓮者多係挑夫、轎夫及油鹽公賣運輸隊。挑夫多爲婦人，截髮天足，捷步如飛。修公路，築碉堡，及擔任檢查行人之義勇隊，全係男子及十三四齡之青年。由蓮來者，除擔架隊、實運有傷病兵外，其餘如鹽油運輸隊，肩擔雜貨之小商等，均係兩手空空，無貨可運。轎夫則稱回頭夫，工錢往時八九元，回頭竟低至五元餘。下午四時，行抵高隴，因前無比較安全之村落，卽宿於此。便中一訪譚延闓故居，見其屋宇被燬，磚石亦多運築碉堡，淒涼景象，與罹難之民屋無二。入夜，一般同寓苦力，多未臥而聚賭，不惜以其血汗之資，孤注一擲。同行者被擾難入清夢，晨雞初唱，相約步月趕程，趣裝就道，月白風清，爽氣宜人，惟經前村哨線，乍聞哨兵高詢「口令」之雷聲，殊覺心悸耳！天微曙，忽聞號音嗚嗚，自高而下，仰視之，則見數碉樓據險矗立於諸峯之巔，大有凜然不可侵犯之勢。過桐木坳，迎頭有一規模宏大建築堅固之碉堡，適當要衝。聞六十三師攻克此要地。

時，犧牲頗大，刻尙與工增修防禦工事。被派挑運磚石之婦女，絡繹不絕，問「供食否？」咸答「工資尙無，安得食！」問「每人派工幾日？」答「余村八十三人，共派三千磚」云云。行至僅隔蓮城十五里之梧塘，田禾雖已低垂黃穗，而屋鮮居人，庭草沒階之景象，仍不亞於前所見城隍界及坪里等村之淒涼程度！且附近森林，全被砍伐，後始探悉該村居民，於四月間，曾繳軍隊之槍，因被血洗七八十人。及抵蓮城，時已過午，劫後市面，雖甚冷落，但食鹽火油公賣局之生意，則擁擠不堪焉。

途間所見田無耕者，屋無居人之劫後慘情，誠令人目不忍睹！茲將官軍最近所出補救辦法之佈告標語，摘要列後。

贛粵閩湘鄂勦匪軍西路總司令部布告：

- 一、赦免自首自新以前之罪過，禁止挾嫌報復。
- 二、保障自首自新人之生命，及一切合法的權利業務。
- 三、保障地方居民財產，并發給所奪得之匪糧。
- 四、初回居民，發給賑糧，或分撥田地，給他耕種。
- 五、二十一年前匪區舊欠田賦，概行免收。
- 六、結隊肩槍投降者，首領升官，從者重賞。

勦匪軍西路第一縱隊司令部佈告，略謂：爲期殘匪根本消滅計，唯有移民併村。（併小村爲大村）堅壁清野之一法。并定結寨築堡辦法爲：

一、全縣計議應需寨堡數目。

二、建築寨堡，先應從共匪不時出沒，而兵力與政治力量難達之偏僻僻壤，山深林密處所着手；令居民移住山洞外口，擇地建築居住。

三、結寨宜憑藉山險，築堡宜環鑿溝壑，土質磚石，因地取材。

四、所需材料，得就地徵發，或利用被匪燬壞房屋，及不列祀典之頽廢廟宇磚石爲之。

五、寨堡範圍內之土地，無論屬於何人，一經指定爲移民住所，不得以任何理由，拒絕架設棚屋。

六、凡移居寨堡之人民，其原耕田地距離在十里內，應仍舊耕作，較遠者，得與隣近居民，交換耕種。

七、寨堡內失業居民，無地可耕者，應統計人口，呈請縣府於下列三項內，就近酌撥。（甲）依法收復之匪產，（乙）公荒，（即無主之荒田荒山）（丙）私荒，（即有主之田地山林已經荒蕪者），令其暫行耕作。

標語則有「避匪逃難之人民，趕快回來，整理你們的家鄉，」不准追收匪區以前的陳租舊債」等等。（九，六，蓮花。）

一四 劫後蓮花雜記(上)

蓮花自民十七年失陷以來，土地曾經迭次分配，標準仍就原有畝數，計口授田，以插標式行之，并無毀壞經界情事。據該縣縣政府李縣長及歐陽秘書所供給材料，略爲分述如次：

蓮花在未收復前，全縣土地均已分配，不論男女老幼，每人約得中田一畝。（田有肥瘠，間有多得至二三畝者。）每畝合早晚穀六石左右。但赤黨所指爲豪紳地主，反派階級，異己分子及僧道尼姑等，不得分田，且將所有田地沒收。至赤軍及其家屬，所得田地，均較貧農雇農中農爲優待。赤化時之農村金融，非常枯竭，曾發偽中央銀行鈔票及公債票以吸收現金。農村交易，由鄉合作社經營之。政治組織，縣有縣蘇維埃政府，區鄉亦如之，村有代表。縣區政府之內部組織，略分主席、書記、內務、肅反（或工農檢查部）、土地、糧食、文化、軍事、財政、交通各部。鄉政府之組織，除主席書記外，另設貧農場、擔架隊、慰勞隊、洗衣隊等。各區鄉設有列寧小學，以司教育，歸文化部主持。收復區之地權，係依照前豫鄂皖三省勦匪總司令部所頒佈之農村土地處理條例，組織農

村興復委員會，負責處理。其辦法：先舉行土地登記，澈底清查確實，得恢復原有地權。在未清查前暫時維持分配現狀，即原被赤黨分給誰耕者，本年仍歸誰耕。但原有業主，得按照二五減租制度（即某田原應納租十石者，今可減去二成五，計納七石五）徵收田租。

收復後之各種設施，首為建築碉堡，修築公路，編組保甲，并擇農民十六歲以上，四十五歲以下者，編為剷共義勇隊，自行配置武器，藉資自衛。義勇隊組織，總隊部設縣府，縣長兼總隊長；支隊部設各區，區長兼支隊長；聯隊部設各聯保辦公處，聯保主任兼聯隊長；分隊長設各保，保長兼分隊長。此外縣府迭呈上峯，請分設農民銀行，以利農民借貸。通令各村，就原有學款，開辦鄉村小學，以教育農家子弟。刻正逐步推行，成績尙未著。

土地登記辦法，凡業主欲確定其業權，或業主被赤黨毀失原有契據者，得邀請保證人，向鄉農村興復委員會，填具業權申請書，保證書狀，產業報告表等，審查屬實，即轉報縣農村興復委員會核定之。登記時得征收其地價千分之五之登記費。發給管業證書時，田地在一畝以下者，征收證書費四分，一畝以上五畝以下者一角，五畝以上十畝以下者二角，十畝以上者五角，五十畝以

上者一元。登記者應將地價報明，若有以多報少情弊，得由縣農委會組織評價委員會，以土地肥瘠坐落地點關係，酌量估定之。將來倘因社會情況變遷，土地價值發生漲落時，農委會或合作社，得定期查勘增減或收買，以杜弊竇。各鄉公田、匪田（即現尚在赤區人民之田）及無業主之田地，統歸縣農委會管理。聞民十七以前所用之糧冊，一概被燬，無從考查。此次清理土地，酌定地點，擬即藉爲實行按照地價，征收賦稅，并逐步達到平均地權，耕者有其田之目的。惟茲事體大，且值辦理伊始，一般農民，因鑒於曾經共黨登記土地，收歸公有之前例，尙多懷疑，未敢盡量登記。安福縣收復赤區，土地登記，亦絕少應命。惟彼則懼賦稅奇重（每兩地丁收至四十元左右）與此稍異耳。

食鹽火油公賣局，每日平均賣鹽八石（每石百斤），除軍政機關應需兩石外，餘均爲人民所購買。每人以日需三錢計，知收復區之人民，僅有三萬之多，約占全縣人口四分之一。收復區除茶陵蓮花交通路線，兩旁約占地五里，蓮城四方各十五里之地帶內，因有駐軍及砲台，頗爲安全。餘仍萑苻未靖，正在肅勦中也。每地收復之始，難民聯袂歸來，多與自首自新分子，發生報復仇殺情事。而握有槍桿之義勇隊兵，更易有不法行爲，行政專員公署及縣府，對此事極爲注意，并多方

設法以嚴禁之。

贛省第十區行政專員公署，即設於蓮城，記者趨訪，適值李專員因公赴寧崗，承祕書主任鄒大文慰懃接見，詳告各情。除與上述各節意義略同外，并爲述永蓮寧三縣收復區善後工作計劃。

茲摘要如次：

一、工作目的，根據上級政府之期望，民衆之要求，及收復區實地情況之需要，決定以軍事政治經濟三種力量同時動員方法，去根本推翻六年來盤踞三縣赤匪勢力之存在，并澈底消滅地方循環報復之原素，使劫後餘生之民衆，由暫時相安閭里，走上自衛自治自養之途徑。樹立長期休養生息之基礎，而達到康樂和洽社會之實現。

二、工作步驟，軍事方面：第一步以國軍任對匪攻擊搜勦警戒及重要城市之鎮守任務，并整頓原有國隊協助之；第二步以經過整理之國隊，維持三縣通常治安，以徵兵式編成之民衆武力協助之；第三步逐漸裁除雇傭式之國隊，完全以徵兵式之民衆武力，維持通常治安。政治方面：第一步以息事甯人爲主旨，解決及消弭民衆紛糾；第二步以休養生息爲主旨，扶助并組織民衆，確立自衛自治自養之基礎；第三步以實現自治爲主旨，一切設施，政府僅居於指導地位，舉凡自衛自養普及教育等，均須完全實現。經濟方面：第一步力求節省浪費擴大效能；第二步以合作主義爲原則，經濟組織系統化，集中一切人力財力，強制開發生產，樹立家給戶足之基礎；第三步以政府力量，運用人民生活餘資，舉辦個人不能生產之事業，并完成公衆所需之一切公共建設。（九，八，蓮花）

一五 劫後蓮花雜記(下)

蓮縣四鄉赤軍，因國軍採用堅壁清野，進一地即固守一地策略，赤軍軍實缺乏，經濟枯竭，實已迫處於擇險退守，以期倖存之地步。最近麇集於茶陵邊界梅花山脈之偽十七、十八兩師，因欲誘國軍主力出走，曾於九月中旬，行其所謂反衝鋒，將其主力匿於王佛菴小田一帶之深山密林中，先使一部向國軍仙峯嶺陣地圍攻，猛衝數次，國軍沉着應戰，未予追擊，并有飛機多架，時往偵炸，因不得逞，深夜乘機引退。他如赤衛隊，赤游擊隊，與反共義勇隊，或國軍清鄉隊，小接觸事，則於離城二十里，時有所聞。譬之城西十五里之南村，收復纔數日，記者亟往參觀。詣村適見血淋淋之二傷兵，甫由前線擡至。無何，一郭姓營長，亦率隊至曰：「頃與赤游擊隊戰於距此約三里之前山坡上，固知彼衆約有槍百枝，故僅率兵二排，親往清鄉。詎彼新由萍鄉增來人槍各百餘，以致衆寡懸殊，若非見機速退，幾喫大虧」云。蓋目前蓮境赤軍，除上述十七、十八兩師，人槍各四五千外，尙有所謂赤色警衛隊、政治保衛隊、區游擊隊等雜派組織，槍數統計二百餘，出沒無常。類於郭營長

此次之遭戰，全縣日必數起，然皆無大勝負之小接觸也。

南村之行，亦可謂最前線之視察，村處羣山中，有一清溪，可灌良田。時晚禾已纍纍垂穗，蔚然深秀，高可沒人，足見赤區田園，尙未如赤白交界區之荒蕪也。駐軍正於山巔趕築礮堡，村民晝則俯首助理，入暮即各閉戶深居，縱聞警號，亦弗願出。蓋若輩尙存觀望心理，故對清查戶口，編制保甲等事，刻尙未使雷厲風行。區公所及義勇隊人員，夜晚間，亦難放野外步哨。因離此只五里許之廟下村，即設有縣蘇維埃政府，爲防赤隊夜襲，只好扃戶守之。食鹽火油，已由義勇隊向各用戶釀金公賣，食鹽每日每人准購三錢，購時必憑布製蓋印之執照。當日聞義勇隊未赴城購鹽，已無鹽賣，購者失望而返，咸謂「無鹽可食，其苦甚於無油燃燈」。義勇隊之不盡責，殊覺不合。

該村曾被分田兩次，先以田之面積爲標準，每人分得田二斗餘（約二三畝），後改以收穫量爲標準，上田作四石，中田作三石，下田作二石，每人分得田可收谷七石。每石百斤，應納屢進稅百分之六，計谷四十二斤。（他村有分谷八石者，則應納屢進稅百分之七，餘類推。但至多每人不得分過十五石。）每石按時價作錢四千文，雇農貧農納稅時可全繳谷，中農谷錢各半，或聽自便，

富農則全繳錢，有時且擡價，每石收至六千文。

赤區受封鎖影響之最大者，莫過於食鹽布匹二項之缺乏，縱以高價求之，亦不易得。民二十一年，赤區亦曾頒布封鎖政策，禁止谷米、茶油、金屬、煤礦、木料等出口。嗣鑒於糯米可釀酒，非赤區可得善價，乃弛禁。繼而茶油煤礦等項，亦相繼弛禁。向外購買工業品以及日用必需品時，多由合作社包辦，將赤區農產品，以交易式而換得之，非不得已，則不輕用現金。

赤軍在蓮建設，僅在城內鋪一石路，建築某區堤壩，以興水利；城區收復調查，計曾辦列寧小學十三所。現列寧小學之「列寧」二字，已全被挖去，聞將逐漸興辦正式小學或改辦兒童反共團，以施特殊教育。石路則予以保留，以利交通。所築堤壩，因在某村上河，一般昔時逃外今日返家之難民，（多為地主富紳）以該壩有傷風水，迭請縣府毀之，未蒙照准。蓋恐上河無數良田，將一變而為真正之赤土也。

曾經赤化之人民，似具特性三點：一為不怕死，前幾次國軍進剿時，每到一地，彼等皆遠颺數十里外，鮮有敢冒險歸來者。今則稍逃村外，微知國軍能寬容，遽即聯袂偕歸。亦有敢越重圍尋仇

讎，以取甫歸之難民首級者。活塘村民，因割電線，曾被殺十數人，以示儆，彼猶不怕，竟乘某連撤退之不備，以農具繳其槍，致遭血洗之禍。此間曾感一度之米荒，派村民赴赤區購糧，或往招徠親朋，以及在彈雨中協助搶築碉堡等等，無不挺身任之。其不怕死之勇敢性，有如此者。二爲殘忍性，殺人不算事，其例不勝枚舉。三爲創造性，譬之義勇隊隊長，及其他團體主要職位，農民竟敢與難民爭奪。爭得之後，對厥職亦多能自出心裁，處之裕如；爭而失敗，則一變而爲搗亂心，使辦事人時感棘手。

赤區對民衆訓練，素極注意，對兒童之組織訓練，尤爲嚴密認真。其兒童團之十一字口號，爲「準備着！時時刻刻的準備着！」試細味之，即可燭其深意。記者嘗與曾加入兒童團之孩童談話，第一，覺彼等所答極流利，尤其對「五一」「五九」「九一八」「一二八」等紀念日之意義，無不對答如流。談時若引用公歷幾年，帝國主義，資產階級等類名詞，其純熟更有如數家珍。列寧小學所用課書，初小僅有國語、唱歌、體操三科，高小則不知。年限無一定，得按成績以升降。專員公署，已將城區曾受赤化教育之兒童，組成兒童反共團，施以特殊教育。并曾派彼等查填居民戶口，職業

等表格，因說話清順，工作努力，成績且在成人之上。

蓮城商鋪，統計二六五家，中以藥店最少，計七家，生意頗好，最多者為紙烟店，計一零五家，足見蓮民有嗜烟癖者之衆多。現駐軍六十三師全師官兵暨專員公署，縣政府全體辦事人員，均一律戒吸紙烟，以為禁烟倡。并自九月一日起，嚴禁紙烟入境，以期戒除民衆之不良嗜好。查紙烟所用菸葉、錫包、紙壳等，多係舶來品，而製造公司，尤多外商經營，一倡百效，予以禁絕，蓋不僅民族健康，與有大益已也。

贛西各縣赤軍組織，為策應目前國軍大舉圍剿之環境，乃採取化整為零，各自為戰之游擊方式，避堅襲虛，出沒無常，使國軍常有遭遇戰襲擊戰之發生，而究不知其主力之所在。赤軍并就各在地區，劃分為四分區指揮部，所轄地區及指揮人姓名，茲據調查如次：

- 一、蓮花茶陵攸縣萍鄉四縣，為第一分區指揮部，指揮官吳志高，政委高永平。
- 二、耒縣寧岡遂川三縣，為第二分區指揮部，指揮官兼政委李宗保。
- 三、分宜新喻峽江為第三分區指揮部，指揮官吳正山，副指揮官羅大德，政委林松。
- 四、遂川萬安泰和臨時指揮部，改為第四分區部，指揮官李崇，政委胡香美。

此外永新吉安安福三縣，則由贛湘邊軍區指揮部，指揮官蕭克，直接指揮之。主力紅軍如第一三五各軍團部屬，皆不在此。

各分區指揮部，所指揮之部屬，爲各縣軍事部獨立團，獨立營，游擊隊，警衛連，赤少隊，臨時組織之挺進隊，短槍隊，擔架隊等，除紅八軍獨立師警衛師以外，皆受分區指揮部之指揮。永新牛田之游擊隊，關背區之游擊隊，在作戰行動配合時，得歸第四分區指揮部之指揮。各部人槍實力確數，則未詳知。惟據各方所稱，總計各赤區（不僅贛西）紅軍人數，約達二十餘萬云。（九，十二，蓮花）

一六 由蓮花至株州

在蓮盤桓，幾至一週，乃計擬赴株。瀕行，復在專員公署閱悉南昌行營來電，嚴令茶陵（陵）蓮花（花）線所築公路，限於九月十五日以前通車。但目前限期已過，而所派測量員三人，悠哉游哉，恐月底亦難完成其測量工作。某段已興工多日，省方應擔負之涵洞經費等，猶未發下，續築則力有未逮，較工則勢所不能。李縣長遂擬派路捐，每人一元，以便從速完成。惟周秘書則以劫後餘生

之蓮民，無論其爲自新之分子，抑係逃歸之難民，大都創巨痛深，苟延殘喘，其被派築路建礪，已屬不勝，今猶派捐一元，恐更難堪，於是協商之下，明知派捐爲不忍之事，然事實所迫，舍此亦無良策。——是可見地方官吏辦事之極感困難矣！

蓮縣農民，以建有新屋宇爲光榮，故美奐美輪，到處皆是。近城村落，尤較講究，因乘順路的便，營游六十三師司令部借住之朱姓家，建築寬大，可容千人，惟四壁所穿砲洞槍眼，有如百孔千瘡，加貼標語佈告，又似瘡身之遍粘膏藥。叩其主人，則尙流亡未歸。間有人去房空，恐爲駐軍毀拆者，恆於門上貼帖云：「此爲難民某某居屋，請國軍勿拆做工事材料爲幸！」此種現象，不僅一家一村爲然。

行行重行行，去城二十里外，漸入崎嶇山道，忽遇路人惶惶奔避，傳係右山松林中，發現赤隊二十餘。時義勇隊追襲之槍聲已漸遠。前途屹立高岡之砲臺復在望，乃步行促轎夫前進，并戲問曰：「汝等怕否？」轎夫竟漫然應曰：「我等轎夫，固無產階級也，惟先生則須請留意耳！」此答殊出意料，不勝愕然，疾行至前村，停步憩息，乘機進一飯舖午餐。舖內僅設土竈木飯及碗筷，無桌几，

顧客悉席地而食。壁貼一紅紙，上書：「小店朝來夕返，（意蓋白晝啓市，晚則攜歸營棚）冒險開張，規定白飯每碗二百四十文，小菜五百八十文，小費可免，鹽錢照加。」於此可見飯菜之簡單，食鹽之昂貴，且隱含茫茫長途，只此一家之深意！

越三日，抵湘境醴陵，知西路總指揮何鍵，進駐萍鄉督剿，日前甫由此經過，各界歡迎歡送時，所設備之牌坊及標語題詞等，刻尙設警保守之；五光十色，繽紛耀目。方從瘡痍地來，睹此太平景象，不禁百感交集。十七日晨離萍，在萍株車中，忽聞隔車喧聲聒耳，愈鬧愈兇。趨視之，乃一軍官由贛請假返湘，護照逾期，驗票者迫令補票，引起其他武裝同志之憤慨，相與爭執，驗票者亦不示弱，雙方幾至動武。時有曾北上慰勞抗日將士之一青年，察知該軍官乃曾參與抗日戰之八十三師之一員，慨然解囊，代買半票以了事。

無何，車過關鋪站，正軋軋猛進時，不意有所謂鐵道部督察員張某者，探首窗外，吹落草帽一頂，據稱值銀十餘元。商得壓車員之同意，始則吹笛停車，繼復徐徐倒行二十餘里，并沿路旋行旋停，嚴詢行人，「曾否拾得該帽？」迄如石沉大海，毫無踪影，且乘客譁然，車始前進。及抵株州，誤時

至三刻之久。下車後，欲搭赴湘潭之輪船，亦已不及，謂非張某落帽之殃及而何？夫一帽之落，竟敢要求開倒車，而壓車者竟亦貿然許之，此種滑稽現象，可謂絕無僅有！（按此事鐵道部有來函辯正。請參閱後面附錄中之原信。編者附記。）倘於倒行曠野之際，不幸發生搶劫之事，各將誰屬，有維護鐵路規章治安之責者，幸注意之！（九十七，株州。）

〔註〕 本文發表後，鐵道部粵漢路湘鄂段車務處曾來函更正，以爲當日倒車，係因機車火磅降落，退至平地

燃燒所致，唯記者文中所記，亦係聞自當時車務人及路警所云，果不知孰確孰虛，鐵部更正函，請參照附錄一。

一七 湘潭財政與教育

由株州赴湘潭，乘湘江小汽船，水漲時，約需三點鐘可到，近因水淺灘阻，中途轉船，且因逆風，故遲誤一小時。船中無秩序，一如火車中然，查票時之爭吵相罵，尤較火車中爲烈。蓋車中無票者，僅係少數軍人，可通融即通融，船中則窮苦人多，難查其間，發覺無票，又不能迫人下水，通融又恐

效尤，譁然喧聲，幾不辨其出之於人口？抑發之於風濤？然此窮苦者，皆從日益崩潰之農村中所鑽出之流離顛沛之人，故聞彼等哀楚之聲，又不禁爲之惻然！

湘潭城市，瀕於江岸，作狹長形，人口繁密，商業興盛。全縣以產米聞，諺謂「外人不知有湖南，只知有湘潭」，卽以湘潭之米，近可暢銷武漢，遠可運輸滬粵，因而得名。易俗河離城約二十里，因當兩河交點，水運極便，尤爲四鄉及鄰封來米聚散之所。往年倉庫櫛比，米袋塞途，近因洋米進口，寢假傾銷至武漢及長沙國米銷地，不但已爲喧賓所奪，且以豐災，價格日落。易俗河一堆則如山，銷則如江」之米場壯觀，已一變而爲江河日下之勢矣！

縣財政現況，聞因收入有限，預備費列支過少，一切生產事業，無從舉辦。如工廠方面，缺少營業基金，膏鹽礦股，不能充分負擔，造林事業，難以擴充。救濟方法，除節流外，則對煙匪犯案，多以罰款了之，聊資彌補。現任王縣長，鑒於煙匪犯案，日益加多，乃一洗罰款故習，按律懲辦。近且奉省府命，取消四十餘種雜稅，財政尤較困難，且有影響教育經費之勢。至所取消四十餘種雜稅名稱，計爲牛捐、鐮刀捐、沙石捐、泥冰捐、香粉捐、石灰捐、驢皮捐、鹿角捐、牛膠捐、山筍捐、柴捐、茶捐、棉花捐、蔗

捐、牛皮捐、油捐、窰戶捐、磚瓦捐、靛捐、圩場捐、豬鬃捐、頭髮捐、黃豆捐、冶色捐、秤捐、河捐、袖捐、壽枋捐、油榨捐、紙糖捐、樟腦捐、磁業捐、煤棧捐、倉棧捐、豬崽捐、雜皮捐、雜毛捐、棕捐、豬肉捐、蛋捐、鍋捐、雜糧捐、檳榔捐、娛樂捐、豬笠捐、蓮子捐、魚苗捐、竹木捐、炭捐、輪船捐、穀米捐、礦捐等是。此外尚有房捐、妓女捐，月可收二千四五百元，則照常由警款整理委員會經徵，以作公安局之經費。

全縣學校概況，有縣立男女初中各一校，高小五校，初小三校，幼稚園一所。縣分十七區，各區公私立小學，多者百數十校，少者二十餘校。縣立民衆圖書館一所，除置萬有文庫一部外，并藏有新舊圖書數百種，約二千餘冊。民衆學校，由教育局設立者，約百餘校，多附設於各學校內。此外尚有中校學生自治會等團體共同組織之化裝演講團，編製通俗戲劇，於各重要紀念日，舉行化裝演講。據某募兵委員談：「湘省教育，較他省普及，人多識字，且勇於當兵，故各省多來湘募兵」云。今以事實證之，其言殊不我欺也。

湘人喜食辣椒，湘潭人尤嗜檳榔。檳榔係以粵產草菓子之皮，久浸於石灰水中，外微加以五香糖質等，然後以烟燻乾，其色漆黑，人皆喜食之。故途中所遇之人，莫不口中嚼嚼有物，其渣吐地，

觸目皆是。其實檳榔之味，鹹辣無比，不易進口，但據有嗜癖者稱：微此物則牙癢多痰，食物且難消化云。（九廿九，湘潭。）

一八 長沙之印象

由湘潭赴長沙，水有輪船，陸有汽車，均極方便。記者係乘四時早班輪船，約於九時到達長沙。據省府秘書處文書科科長金壯春談：湘省建設概況及清剿方略，略謂：「吾湘頻年多故，民十九慘遭赤禍，方休養生息之未遑，而翌年空前大水，復泛濫全境。邊徼萑苻，且乘機蠢動。民二十一年又以豐災之故，更使金融枯窘，城市農村，交受其困，幸而現已勉渡難關，漸臻佳境。至清剿方略，嚮主軍政互用，蓋軍力但能剿有形之匪，而政治乃能清無形之匪也。具體言之，除盡力宣傳三民主義，痛駁共產主義外，並厲行清查戶口，辦理聯保，對鄰赤區及收復赤區，尤為重視。考其效果，則將具聯保之際，有嫌疑者，則無人敢與之聯，既具聯保之後，互相監視，致赤黨無可潛踪，相戒不敢至湖南工作，故皆認此為清剿要圖，刻仍在努力進行中。至於建設事項，如公路、農林、礦業、工業、商業、

水利等，均各設有專責機關，按照計劃實施」云。

長沙爲湖南省會，機關林立，人口繁密，且擅水陸交通之便，工商業素稱發達。惟據久在長沙經營商業之友人韓子剛談：「長市各業生意，曩年實爲興盛，自經陽侯肆虐，赤氛爲患而後，農村日呈崩潰，鄉民麇集都市，人口雖覺增多，但購買力反益低弱。且以稅捐頻繁，資金周轉不靈，倒閉歇業，日有所聞」云。

遊天心公園，途次民屋門上，不時見有何總司令示云：「職員住宅，毋許滋擾」字樣。政府對公務員住居安寧之維護，固具苦心，獨對於民居，似無此周至耳！及入園，拾級登天心閣，高與工廠烟囪相埒，俛瞰全市，一覽無餘。閣懸名人額聯甚夥，附設兒童運動場、動物園等，規模則甚小，森林草坪，範圍亦不大。出園南行里許，曰白沙井，井泉由地下突出，形如濟南之趵突泉，水夫依次擔取，晝夜絡繹不絕。蓋江水每擔只銅元數枚，此則可售大洋一角至二角也。渡湘江西行約七八里，爲長沙第一名勝之嶽麓山。山麓屋宇星列，乃昔之嶽麓書院，今之湖南大學也。山腰有蔡松坡、黃克強、諸人墓，茂林修竹中，尤多古刹梵宇，足堪遊憩。山巔有寺，名雲麓宮，高出雲霧，登臨則見嶽色平

分，湘江環繞，洵勝境也！時有攜照相機及望遠鏡之日人五六輩，遍攝諸名勝影。並以望遠鏡任意瞻眺，走筆爲記。若輩嘗圍讀一古碑文，歷久弗去。記者欲攝一影，請其暫勿遮目的物，彼竟置諸不理，喧賓奪主，殊可慨已！（九廿八，長沙。）

一九 岳陽樓與燈影戲

岳陽舊稱岳州，城瀕洞庭湖口，交通擅水陸兩便。城中有中山路，長凡十餘里，商店櫛比，交易繁茂，路端栽紀念「九一八」等國恥之石樁，題詞着重於提倡國貨，殊覺儆惕！名勝首推岳陽樓，建築高大，雕欄精緻，中藏古今名人碑記甚多，觀摩誦讀，美不勝收！憑欄遠眺，五六十里外，蔚然屹立湖中之君山，若在眼前。樓旁各配以挹雲凝露，金碧交輝之六角亭，「北通巫峽，南極瀟湘」之圓形門，氣象尤見壯麗。樓下爲一通湖之西城門，船艦可直駛抵其石階。他如離此約二三里之魯肅、小喬墓，忠骨香魂，亘古與湖畔幽蘭相伴，蓋亦爲旅人游屐所必至之勝境也！

該縣設施，尙能表現其湘省教育普及，與團保完善之特色。學校有縣立男初中，女初中及完

全小學各一所，私立有湖濱中學、貞信女初中、嶺南小學等。區立高小七所，前年因赤禍水災，停辦三校，現正力圖恢復。公私立初小，計三百數十校。縣立女校及私立貞信女校，尙各附設有職業部，分縫紉、刺繡、織襪三科。教育經費，舊年（民二十一年）預算縣爲五萬二千餘元，區爲八萬七千餘元，近年收支不敷，虧累不少。

全縣保甲，五家聯結，早已辦理完竣。險要防禦工事，全縣電話網，亦都建設竣工。團防在民十八以前，由各區紳民，自行創辦，並自動負擔槍械給養。區設分局，縣設總局，監督指揮，原無一定編制。今已遵照湖南清鄉司令部，各縣保安團組織章程，改爲保安隊，約有兵士三百餘名，槍數如之。經費係田賦正銀一兩，附加團款三元六角，計可得洋七萬餘元。此外尙有「副共義勇隊」，係由各區鎮團自行組織，共有兵士五百餘名，槍枝不敷，計有梭標六千餘枝，以資補充。隊排班長，各地自選，請縣委任。「挨戶義勇隊」，每五家各出壯丁一人，組爲牌，以隣董兼牌長，二十五人爲一組，以團董兼組長，每團設分隊長，每鎮設支隊長，每區設區隊長，均各以某團董鎮董區董（即區長）兼充。給養由民衆負擔，平均每田一石，年徵二元，其收支皆由縣府核定。目前全縣治安，除湖中君

由附近，尚有少數漁人，每乘過客稀少，不時化裝爲匪，搶劫架票，不易剿滅者外，餘皆閤閤安然，絕無匪警。

夜有唱燈影戲者，以布幕圍成僅容三四人之一劇臺，形與傀儡戲臺酷似，惟此則正面用約寬二尺長三尺作橫方形之細白苧布一方，置熊熊火焰之燈盞於其後。劇者口唱戲調，手牽彩色紙人，生丑淨旦，各如劇情。作狀如行，如坐，如揖跪，如拂鬚整冠，如揮鞭踢躍，莫不一一畢現其彩影於長方布上。衆自臺前觀之，見其動作靈活，眉目清晰，宛然如生。且一時鑼鼓喧天，絲竹叶奏，聞者尤若置身真正之舞臺者然，技亦巧矣！然召演此劇，每次約需五金，其用意非若傀儡劇之僅圖娛樂，乃爲病者祈愈，災者求福之迷信事也。此外於晝間，尙見鄉人共輿洞庭、火煬二神，遍游各街，到處均以香案爆竹，誠心相迎。且有隨行之童子軍樂隊，高奏中西樂歌，遠近觀者，爲之塞途。記者欲攝一影，衆懼演神降災，力阻而罷。聞此迎神賽會之故習，他縣大都尙未廢除，卽上述之燈影戲，前經醴陵、長沙亦嘗見之。至衡山附近各縣，南嶽進香，不辭鉅金，爲害尤甚。湘省教育發達，而各地迷信，多未革除，殊出意外！（十三，岳陽）

二〇 位居全國中心之武漢

晚搭北開武昌之湘鄂尋常快車，中雜無數軍人，三五成羣，佔坐坦臥，頗爲如意。此班車因車票稍廉於特快，乘客甚多，擁擠非常，軍人僅憑一衣一帽，或護照一紙，購票與否，即可隨便。游勇散兵，混跡其間，爲數殆亦不少。記者與其他十餘乘客，承路警將無護照符號之士兵，善言勸往他車，勉得一坐。欲置箱物於上面之搭板，正在舉物，忽見其上臥有頂足相接之灰衣人物數輩，只好復輕輕移置於凳下。及車開時，甫爲路警勸下之該士兵等，仍一擁而上，鋪毡搶座。記者亦被擠起，重足而立，甚悔此行之不利，且不防凳下衣箱，已被竊賊剪開，內置貴重物品如照相機等，依然無恙。惟沿途視察所抄材料，所照相片，及介紹書數件，竊賊誤認爲鈔票或取款票據，被偷去一部份。內有在赤區所得之可貴材料，誤落賊人之手，極爲可惜！嗣發覺後請路警檢查時，見凳下尙塊然臥二灰衣短裝者。路警告以嫌疑，將加檢查，詎彼以「若無實贓將如何」之詞，怒目相詰。路警見狀，遂順風轉舵，以未失花邊（卽銀元）力勸息事。竊思軍人保國衛民，車船應予以優待，理應另闢

一室，勿與乘客相混，倘遇剽悍頑抗，亦須強以執行。庶幾恣擾爭鬧等不幸事，可冀減少以至於無；而路政營業收入，亦將較前大增也。

翌日中午，行抵武昌，在細雨濛濛中，下車渡江至漢口，寄寓湖北飯店，小作勾留。所謂武漢，係指武昌漢口漢陽三鎮而言。武昌在長江南岸，居民較多，鄂省府及各廳在焉。他如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等機關，亦多設置於此。傍山濱湖，兼擅山水之勝，黃鶴樓毀於兵燹之遺址，登臨者恆不勝滄海之嘆。漢口漢陽，均在長江北岸，惟中有漢水相隔。漢口居九省通衢，商務殷盛，素有一「東方芝加哥」之稱。馬路柏油，租界廣闊，洋樓高建，銀行林立，又與充溢洋氣之上海初無二致。惟交通建設，尙無電車及公共汽車，僅馬車及人力車，左往右來，絡繹不絕，大有如龍如流水之概。——蓋一正在繁榮滋長中之商業區也。漢陽瀕江漢交流之西北隅，居民較少，商業尤遠遜於漢口。中有漢陽兵工廠，以及其他大工廠大堆棧多所，日夜機聲軋軋，黑煙籠罩大地，足見其爲一天然之工業區。三鎮各以江漢相隔，鼎足而立，且有龜蛇兩山，一則隆起於江左，一則蜿蜒於江右，在腹地軍事上，實稱重要天險。清季胡林翼巡撫此地，控制長江上游，爲各省戰事之根據，洪楊之役，清軍

得勝，即可佐證。惜自海禁宏開，益以內河航權，旁落外人之手，以致沿江碼頭，所泊商輪軍艦，什九均懸外旗；中以日艦，特占多數。江邊堤外馬路，雜植柳槐各樹，樹下遍設椅凳，在江漢關附近地帶者，想爲我國所置。中外人士，可隨便坐憩。獨至日碼頭附近者，則有鐵牌區別，一題「外國人專坐椅」（日人），一題「中國人專坐椅」（華人）。此雖不得謂爲大故，然亦足令人興感不已。入夜，全市電炬照耀，有如白晝，各公膏店生意，倍覺熱鬧，店前就地設肆，即售各種銅器煙具，琳琅炫目。顧客倘爲龍鍾老病，固勿論已，不幸青年男女，亦不時前往問津，不勝駭然！

豫鄂皖贛四省省政府，爲供給農民資金，興復農村經濟，促進農業生產之改良進步起見，特設立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，盡量施放各種借款，以供農業用途爲限。總行設於漢口，刻正斟酌情形，推行設立分支行及辦事處，或代理處於四省境內。此外湖北省政府，亦在上述同種意義之下，成立農民借貸處，先就受禍最深，農民無力耕種之縣分，辦理放款事宜。當此天災人禍，與帝國主義經濟侵略，三面夾攻農村，加速其崩潰破產途程之秋，各該省府，突有農村合作放款之組織，農民借貸處之成立，以資救濟，實爲要圖。記者特分訪該兩機關負責人員，略得內容如次：

據豫鄂皖贛四省銀行農村合作放款負責人答稱：本行（四省農行）直接放款，須在各地農村合作社組成之後。目前積極辦理，在豫鄂皖三省，已有十五縣，組成預備合作社一、三、六、四個；社員數六五、三、三、六人。不久將命每社各推代表二人，施以相當訓練，仍回各社，以爲改組正式合作社之中心負責人，考查合格，即可宣佈正式成立，而向本行開始借款。至所組合作社性質，先「信用」而後次及「利用」、「供給」及「運銷」。借款用途，限於一、購辦籽種肥料及各種農業原料；二、購辦畜種及飼料；三、購辦或修理農具；四、農業產品之精製運銷及囤積；五、修造農業應用房屋，及農場設備；六、關於水利、開墾、造林、漁業、果木、蠶桑、紡織，及農業改良上之需要用費；七、償還因從事生產所負之舊債；八、其他與農業有密切關係，而認爲必要事項。他如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農村金融救濟處，亦附設於本行，額金百萬，實收六十萬，已放五十萬云云。

湖北省政府農民借貸處，附設於湖北銀行內。貸款情形，據負責人答稱：略謂：本處成立日期，遠在民二十一年八月，貸款資本，按組織大綱，原應由省庫籌足九十萬元，實際則因省庫空匱，迄未繳到分文。本處迫不得已，特向華洋義振會湖北水災救濟委員會，設法借入十五萬元，利息八

贛，借出則爲一分，先擇黃安、沔陽及潛江三縣，發放信用借款。分配辦法，以各該地保甲人口數，爲平均借貸多寡之標準，計沔陽每日得兩元，黃安三元，潛江四五元，除辦理開支外，實已放出十三萬餘元。借款人資格，規定四項，一、土著農民，身爲家主者，二、有相當生活能力者，三、確係缺乏農業直接生產費用者，四、無不端行爲，或不良嗜好者。按借款之人，多係自耕小農，放款用意，既含救濟性質，則信用薄弱者，愈有借獲之可能，及至償還時，此項債務人，且又絕少本息償清之能力。故借期原定爲八個月，還期適當今秋青黃不接農村金融枯竭之際，特許展期四月。今已限滿，而華洋義振會，亦曾向本處催償整數，但本處向各地借者追取時，尙渺無回音云。（十八，漢口）

二一 人食草根與狗噬人肉

鄂東黃（安）麻（城）兩縣，爲鄂省赤化甚深之地，今雖克復有時，但深山零星赤隊，遠村久經赤化之居民，尙出沒無常，時思蠢動。國軍在去秋先後克復兩城所訂計劃，至此時期，其步驟當已完成清鄉工作，並遞及於移民政策，（卽將赤區人民移出，而易以他處良民）詎意當日理

想，雖然如是，而今事實，卻尙難能。記者乘鄂東幹線汽車，由漢出發，經黃陂縣，至麻城縣屬之宋埠，購軍用汽車票，轉道黃安，略作概況視察，因雨無車赴麻，仍乘原車返漢。

途中所見作物，什九皆屬棉花，而鄂省出產，原以棉爲大宗。年來國棉，因受外貨傾銷影響，銷路逐漸萎縮，收穫代價，每感得不償失，改種其他作物，地氣兩不適宜。故種棉者，每多聽地力，而不盡人力，遂致收量漸減，質地漸劣，棉價自隨低落，農人益感其苦。本年天候失和，各地收量多寡，相差極大。每畝有收至百斤者，有僅收十數斤者，甚且有枝幹無花苞，有花苞未開榨者。新花上市，漢價每斤可得三角餘，惟就地出賣於收莊者，僅得一角。可見農村經濟，加緊枯竭，棉作不振，實其一因。

車經黃陂，因換輪胎，久停不開。一詢當地情形，據答：黃陂屬地甚寬，有所謂金固、九箴山者，地勢險峻，素有天然匪巢之稱。且該地帶附近村落，民性強悍，且有一種惡習，爲害甚烈：即男至三十，若不發財，卽行搶劫，嗣爲赤黨利用，幾成一發莫遏之勢，全境除城以外，莫不受其騷擾。今經國軍克復，已將該地帶，另籌設一新縣治，厥名禮山，並力圖自衛方法，始無風鶴之恐。黃陂縣城，雖未被

陷，但因駐軍紀律不嚴，曾偶因私故相爭，鳴槍內鬩，時值夜半，全城騷然，延燒民屋六十餘家，真相不明，無人敢救！翌晨，駐軍出一「昨夜匪警，已被擊退」之佈告以爲掩飾，事遂過去，但被創居民，迄今猶引爲鉅痛！

黃安城鄉，前被赤化時，某師輕敵，全被繳械，師長亦以身殉。赤軍據城，恐難久守，反將城磚，折去大半，預作他日退而復攻之地步。田地已被分配，並經查田一二次，惟經界未毀，廬山真而，尙易辨識。民二十一年國軍進剿，克復縣城，一般土著人民，流離轉徙，無可覓食，恆至掘取草根樹皮，用代糗糧，饑饉情形，極爲慘重！湖北省政府農民借貸處，暨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農村金融救濟處，對該地雖經貸款救濟，究嫌粥少僧多，收效有限。今春二三月間，流爲餓殍，無慮千百。其幸得苟延殘喘，至秋稻熟者，然以菜色飢民，驟得玉粒，飽餐肆嚼，又染瘟疫。前則數罹於饑饉刀兵，今復病於瘟疫，徼倖不死，什難得一。每當戰事殺伐最激烈之村鄉，軍民死傷逃亡，數均極大。犬以家人死亡，飢不得食，初食死屍，後則慣噬活人，往往孩童出門，鮮有全屍而歸者，卽大人熟睡不愼，其耳鼻亦多被噬於狗。故四郊曾有征狗隊之組織，而官廳亦視捕狗爲唯一要政，懸賞殺狗，一頭一串。

記者初聞此事，疑信參半，後車行遇犬，見其咆哮狂追四輪，兇惡實與常犬大異，始信犬食人肉，實非誑語也！

由漢口至麻城，要隘山村，雖有軍備，但不檢查。惟宋埠轉黃安，短短六十里之途中，山巒起伏，堡壘碉寨，遠近相望，所過盤詰，特別週到。行抵某村，哨兵高叱停車，司機者殆以車中坐有某保安司令，未卽應聲而停，該兵卽舉槍以碎車窗，且堅欲重責司機者，後經某司令出片緩頰，始寢其事。記者卽藉此爲由，與一同座軍官攀談。據稱：黃安收復，迄今年餘，且前方已推展至離城百廿里之七里坪。按步驟，後方似可從事清鄉工作矣，惟清鄉乃側重於清查戶口組織保甲，戒備稍寬，時遭禍變。譬之某某等村，查已無匪，迨往清鄉，突有赤隊奄至，及趕派重軍進剿，所見又皆菜色居民，毫無匪之影踪可尋。故目前駐軍，尙採游擊辦法，每次動員單位爲團，搜尋可疑山村，尤以探查赤隊主力爲最要。日昨離城僅八里之某山谷，尙與赤隊作遭遇戰，傷我保安隊二十餘人，赤隊出沒無定，有如此者。最近赤七十五師師長周某，見大勢已去，擬向我駐七里坪軍，拖械投誠，旋爲該部政委所殺。赤軍內鬨劇烈如此，其生命前途如何，不卜可知云。

城被毀處，已爲駐軍增修，並於城外闢一飛機場，平時且藉供訓練新兵之用。城中各市民屋，尙無燒毀遺痕，逃歸難民，力謀恢復舊日市情，相率借債啓市。惟鄉人尙少來城交易，生意殊覺冷淡。且商捐、印花稅、烟酒稅、營業稅、伏差捐、修路捐等，早已隨之而來。兼之攤派各捐之人，漫無正確標準，多寡恆以情面爲轉移，遂致物議沸騰，聯合呈請層峯，願念劫後民艱，豁免各捐，以蘇民生，結果如何，尙難逆料。（十三，漢口。）

二二 襄漢道上與隨棗近况

由鄂東視察返漢，旋作鄂北之行。取道平漢路，因欲趕翌晨襄（陽）花（園）汽車，特乘晚七時尋常快車，由漢（口）至花（園），中途裝貨耽擱，午夜始達。沿路窗外景物，雖未得窺，惟車中曾觀悲劇數幕，殊有一述價值。

緣此次所開車輛，多屬舊朽，前後聯車，無門相通。查票時，查票人須由兩側中門上下，想因人員不敷分配，記者所乘之車，計僅到查票員警三人。乘客中，有一豫叟，來漢謀事不成，率眷復返故

團，被查無票，僅出金二元數角，並翻囊曰：「餘則無一銅子！」查票人蒐其週身，次及其眷，忽於一烟盒中，傾出鈔票二三元，查票人迅以電炬燭地，拾藏褲包內。叟索之不獲，出言失檢，當被查票人批以一頰曰：「爾固無一銅子，何來鈔洋？」言已，未出臨時補票據，竟掉頭他去。隔座適遇一服裝不整之士兵，責其務補半票，該士兵深若有恃無恐，大肆咆哮曰：「在座同志，概能辦到補票，吾亦相隨照補；否則吾非彼叟，休想重欺！」嗣查票人命出護照。該兵惱羞成怒，竟向查票人，揮巨拳而擊其胸曰：「汝敢看吾護照耶？」時車抵孝感，乃相扭而下。於是滿車乘客，議論鼎沸。座有棉商孔君，蓋常來往是路，據稱：平漢路規，初頗嚴密，日久玩生，漸開弊竇。某次由豫南下，嘗見兵士數人往來車中，時與乘客耳語，嗣並攜來軍服數套，加諸乘客身上，並可屬雜一二無軍服者於其間。俟查票者至，該士兵略云：「此數客係我照拂。」或云：「新募兵隊。」查票者即默然點首而去。但此項暫着軍服，或屬雜軍服座中之乘客，仍須陰備半票價洋，以歸該照拂士兵及默然點首之查票者，沈澀一氣，共同分肥，所瞞者惟公家耳！另客復低聲曰：「軍人半票，猶係往事，今則不但半票，鮮有購者，甚且藉口公差，販運零貨，在查票方面，亦有臨時補票，忘掣票據之事發生矣！」無何，一駟臥副

官，忽以失鈔百元聞，並指曾知其有鈔之一士兵有購票嫌疑。但該士兵又遠坐他角，雙方爭執，將至演最後幕「全武行」時，車適抵花園站，惜因下車，未知結果。

次晨四時半，由火車站赴汽車站，中經寬二三里之河洲，魚貫偕行之旅客，黑夜砂灘，路徑莫辨，咸唯挑夫之馬首是瞻，摸索前進，然東方魚白，究已逐漸展開明亮，而兩岸露營駐軍，早操號聲，亦已迎風送來。及抵站，見有平房客棧數家，斜插募兵旗幟。由站有衛兵之門內窺進，見有衣服襤褸，形容憔悴之數十村民，互相枕藉於地上，蓋卽所募之新兵也。車因人貨雜運，乘坐殊覺不安。爲防匪劫，數車結隊而行，灰塵飛颺，呼吸爲窒。過陸安，至隨縣，（卽春秋時隨國）途程二百數十里，車停換貨，曾往城中一游。城有二重，內石外土，各戍防軍，甚爲鞏固。城內設三十四旅旅部，旅長羅姓，軍令素嚴，尤對煙犯，無論軍民，被獲卽殺。棗陽離此約二百里，仍在該旅防區之內，惟副旅長某，督軍不甚嚴，駐軍紀律，較此遠遜。

隨縣境內，計約有匪百數十人，出沒山地，尙無大害，惟隨棗間交通，因地勢關係，時有搶劫之虞。最近發生劫車二次，匪僅三五人，初則鳴槍攔車，繼則倒箱傾篋，並驅乘客下車，嚴令若有未蒐

獲之餘金，立限自動繳出，否則查獲槍斃。乘客中果有餘金者，聞令爲欲保全性命，莫不各自其衣襟鞋帽內，紛紛拿出，拱手獻於匪。其後則驅車送往指定荒地，時餘始返載路旁坐候乘客。又有一次，則匪人喬裝客商，暗藏凶器，行至相當地點，彼即威脅停開，任所欲爲。匪衆多係土著，偵緝殊難，迭次搶案均不殺人，亦不剝衣，（冬日剝衣則凍斃。）咸稱「此匪天良，未全泯沒」云。後車由隨縣繼續西開棗陽時，則見加派護路隊車，外懸臨風招展之白旗，緊跟各客貨車之後。且開車時，檢查乘客，備極周嚴，其意特在嚴防武器之夾帶，至有無護照，或土貨，反似概不聞問。沿途所經，全爲山坡高地，連年匪旱爲災，荒坵一片，破濫村落，鮮見煙火。居民飢寒交迫，每多挺而走險，匪患輪迴不止，殆非無因也！

棗陽一縣，兩年前，城圈以外，幾全淪爲赤化區域。嗣因獨立三十四旅駐防剿辦之努力，人民後方輸將，激勵士卒之踴躍，始將赤區次第收復。惟以地區毗連豫南，大股豫匪，時來邊地侵擾。而境內又因匪旱兩災，所造惡因惡果，以致零星小匪，要路劫搶，仍時有所聞，且較豫南設匪，防備難周。蓋彼醜土生土長，有如附骨之疽，晝伏夜出，剿撫實感不易。最近棉花上市，附近城圈，過路棉商，

且多被劫，縣府特懸重賞，鼓勵設法擒斃。其賞爲當場活捉者四百元，報信拿獲者二百元，擊斃證明，無誤者一百元。鄂北煙禍，近復蔓延，縣有戒烟所，區設戒烟分所，吸戶月納戒烟費一元，人數只容遞減，不許增加，實際結果，適得其反，賣戶則納特稅，銀數以營業盛衰爲標準，大致每月數十元，乃至百元。其他特異習俗，容後另述之。（十，十七，聚陽）

二二三 聚陽農村經濟概況

聚陽地方，因未十分安謐，窮鄉僻壤，尙有風鶴之恐，故當地駐軍，絕無他調消息，而地方保衛團隊，亦有增無減，地方人民，擔負日重。據該縣一區公所吳君談，「全縣十區，按月應整籌九千元，四千元爲駐軍餉糈，五千元爲保安隊費。倘遇戰事，勝利慰勞，傷亡撫卹，則有所謂軍事招待費，勦匪補助費，名目繁多，要皆人民出錢！有一周姓家，地產較多，年納捐款，錢糧不算，恆在千元以上，可知地主之苦，實亦不亞於佃戶也！」繼詢以「駐軍何需地方籌款？」吳答：「凡軍隊上冠『新編』或『獨立』字樣，其餉糈大都就地籌辦。敝縣駐軍，爲獨立卅四旅部隊，旅部設隨縣，沿襄（陽）

花，（圍）路各縣治安問題，大都由該旅負維持責任。一應軍需，因該旅軍風紀，經政府調查，尙屬不差，特按月撥餉若干外，餘均由隨軍各縣攤派，敵縣月納四千元，猶其輕焉者也。」旋由一區公所出，道經縣府門前，見雜置載糧牛馬車十餘輛。明日復過之，所見仍如故，惟覺另有新者來。怪問鶉衣百結之車主：「是否積穀？」彼先長嘆一聲，後始漫然應曰：「此乃各村所派軍米也，眉急尙無法可救，何來積穀，以備他日！」繼問以「所派軍米，係在每月九千元派款內扣算抑係額外另派？」彼殆別有顧慮，竟掉頭不答！

各村土地集中，多成莊田制。租佃關係，大部份之利益，絕對屬於地主方面，佃戶若無相當資本，且無種田希望。其承租手續，佃戶向地主須納押租錢，名曰「頂頭」，亦稱「押稞」，其數多寡，漫無標準。大致所納「頂頭」太多，則將來每年應納「稞錢」（即租錢，此地風俗，納租係用錢而不用穀，名稱稞錢）可酌減少，甚至於無。譬之，有田地十畝，每畝價值二百串，（洋價每元合八串），共二千串，今全租出，頂頭多可納至千五百串，以後即可免納稞錢，若交情較深，則有代地主繳賦稅者，否則概行不管，俗稱「對面剝皮。」若地主富有，佃戶可靠，頂頭一文不納，則每年須納稞錢

百二十串。若納頂頭三百串，或五百串，則稞錢即可減成九十串，或七十串矣。近年因兵匪旱災，地價漸跌，昔年席豐履厚之地主，日瀕於衰落者頗不少。「儉做田地」之糾紛，時有所聞。所謂「儉做田地」（實際當地僅通稱儉做）即一地數佃，多收頂頭，後被發覺，無法追償，被騙佃戶只好按數分種而已！

一般農村借貸，利息多在三五分間。有所謂「大加一」者，按月須給息一成，否則併本另生新息也。譬借洋十元，下月應付息一元，借時即應扣出，實借九元。俟滿月期，又須照繳次月利息一元，否則將本作成十一元，下月須付一元一角之利矣。借「大加一」之人，不僅貧農，窮苦工人，小本商販，每遇急用，亦多借之。他如農人專享之借糧酷例，其苦痛且較此為甚。蓋農人因受種種剝削之故，每屆舊年臘底，甫借「大加一」以結舊欠（俗稱借賬還賬）之後，翻過年關，旋感食糧缺乏，欲求全家炊煙不斷，惟有出於借糧一途。普通春初借糧，一俟新糧下地之秋，即須償還。其還法之新奇花樣，多至三項：一為「借糧還糧」，即借一石，還一石四斗，乃至兩石。二為「還錢又還糧」，即借糧一石，並作好糧價，還時除還一石原糧外，且須照估好之價，加還石糧之價錢，此法無

論新糧漲跌，貸者均可維持其貸一還二之厚利。三爲「借糧還錢」，應還本利若干，預先高抬算妥，或按時生利亦可，結果，貸利之高，恆較一二兩項爲甚。聞縣府對上述各項借糧借錢之高利貸辦法，曾經曉諭取締，終以陋習頑俗之難挽，且借者爲一時生計之極度壓迫，亦殊願飲鴆以止渴，爲害農村經濟，不知將伊胡底！

農村金融，枯竭誠達極點，駐軍假商會名義，曾發銅元票數萬元，究以軫域限制，出境卽難通行。目前催徵秋糧，每糧銀一兩，計納正稅十一元，附加十五元，民不堪之，故開徵早過一限之期，如期完納者，與往年較，頗呈遜色。二限三限，則須遞加罰金及手續費，尙未完納者，外表雖誠如所謂「儻敢玩法，故意拖延」者然，實則欠戶內心之焦灼，未嘗不與日俱增也！聞前數日，有一鄉叟，因新近典田之投稅，發覺此舊有田產契，概未投稅。按法非處以田產之失效，卽須罰以相當之重款，該叟竟駭而自焚其紙，狂病未已。記者曾走訪投稅辦事處，承該處見告本年投稅條例，稅額以契價爲標準，計「典契」每百元，應納正附稅，在九十兩月內爲七元，十一十二兩月爲八元，明年（民國二十三年）則爲九元。「買契」則在九十兩月納者，每百元爲十三元二角，十一十二兩月增

爲十五元一角，明年竟爲十七元矣。

田地單位名稱「石」與「畝」雜呼。石有「大石」與「小石」之別，畝有「新面子」與「老面子」之分，老與新較，大與小比，相差恆至一二倍。所在地區不同，面積大小亦各殊：譬每畝水田，通常只有平原旱地每畝二分之一，平原旱地與山坡旱地相較，更祇有其三分或四分之一。南區一石，至有四畝之大，近城一石，僅有半畝之小。田土糾紛，多以此故，有待測量，不容或緩。出產棉爲大宗，每年輸出約值八百萬元。東北兩鄉，盛產雜糧，如麥、粟、高粱、玉蜀黍之類；西南則產米穀，平年尙可足食。城內街市，尙覺整齊，有一中小合辦校，學生數近二百。孔廟佔地甚多，建築係仿曲阜者，殿宇巍峨壯觀，爲鄂北各縣冠。惟近年駐紮軍隊，門窗設器，全被燬壞，人多惜之！（十、二十，棗陽。）

二四 襄樊見聞實錄

由棗陽赴襄樊，二百餘里途中，汽車迤邐奔馳，多係山坡灣曲路。中少人煙，偶得二、三村落，屋宇叢聚，其數皆上百餘，外圍土牆深壕，儼然城鎮；蓋不如是，則不可一日居！該地帶聞因迭遭匪

旱之災，近且橫加血洗之故，雖併小村爲大村，避山僻而居平原，但人口稀少，生計維艱，社會氣象，殊不景氣！車因運貨，隙地僅搭客四人，中有一面黃肌瘦，鶉衣百結之病者，年纔十四五，免票乘車。叩其來歷，因自述云：「余名小石頭，姓王襄陽，石灰窰人。陰歷六月間，有駐軍張連三旅，開拔漢口，將余家價值四十二元之青驃封去。余母戀戀不舍，命予跟往。及抵漢口，該旅復下輪開南昌，不還驃，亦不給資，余因不得回家，病滯漢口兩月，無法通信家中，稍愈有力，始沿路行乞而返。今晚即可歸見余母矣！」言已，淚旋涔涔下。記者以零洋數角贈之，彼先堅辭，後僅留一角，以爲渡漢費。車渡唐白河，過張家灣，船舶堆棧，積棉如山，料此必爲棉花之一會萃所。再十五里，卽抵樊城，爲時尙早，渡漢而宿襄陽。

所謂襄樊，卽指襄陽樊城而言。漢水由北南下，至此突作東灣，與唐白河相會，而復南流，水勢漸湍急。惟在此灣中，則甚紆緩，河面反較漢口入江處，約寬一倍有奇，停舶於此，可避朔風。二城卽當漢水之灣，對河而居，北爲樊城，南爲襄陽，相跟里許，勢成犄角。襄花襄沙襄鄖等汽車路，交點於此，古時爲南北用兵必爭之地，今亦不失其在地理上重大之意義。襄城西南有襄渠，襄陽因以得

名。渠卽檀溪，俗傳劉玄德躍馬於此。漢水由襄陽至漢口，一名襄河，俗誤襄陽得名於此，實則非也。襄樊街道，以石鋪成，尙寬整；惟不清潔。泥瓦磚頭，糞草尿坑，到處堆集，滿蒸臭氣。房屋甚矮，作北式，蓋防冬時冒風漏雪，皆嵌天花板。院內各有傾水之坑，雨水冲積，無溝外泄，惟俟自然蒸發，地下吸收。加以燃料多用麥草、芝蔴樹、高粱桿、棉糶等物；食品尤嗜油炸麵餅之類，烟薰油氣，到處令人難耐。空氣不潔若此，無怪市人多染眼病，以至眼皮紅爛，摸索而行者，比比皆是！鄉下兼多癩痢頭，白叟光頂無髮，黃童癩疥若帽，蓋什之五六。此二病，傳染甚易，尤以鄉人好用他人手巾及衣物，爲害最烈。當地人士，若不積極提倡衛生，消極改良惡習，全境健康前途，影響何堪設想！他如有所謂石井冲其地者，耕農什九，皆染腹脹疾，日漸羸瘦，以至於死，寡婦之多，不亞印度南部極熱帶。人皆歸咎於水土不良，男子畎畝辛勞過度，不能永年，固容或有之，而不知講求衛生，預防傳染之道，要爲其主要原因也無疑！

襄樊北運豫陝，牧畜之業頗盛。平漢路未通以前，皮革南下，多會萃於此，今雖已非昔比，而居民業造皮箱者尙衆。惟漢水交通，久因匪阻，出產如皮箱、芝蔴、蔴油、糯米、襄糖（卽糯米糖，名墾孝

威蔗糖）等，昔皆暢銷武漢，今則寢式衰微。棉花仍多收裝於此，大幫運往南中，而此地所著衣布，則又遠由武漢運來。出棉價低（每斤只二角餘，至三角）入布價昂，加以工業消耗品，量小質貴，車運便宜，因得充斥市鄉，實為該縣民族經濟之一大漏卮。近有就地設辦棉紗紡織廠之提議，切中肯綮，若能成爲事實，蓋不僅商業可以興盛也。

礦物，以硝鹽爲盛，野獸，以產兔著名。硝鹽無論襄城沙洲，莫不隱然現蹟，俯拾卽是。野兔一物，則記者於由武漢來此前，友人卽以須防兔噬爲囑，當以爲戲言，或乃匪刼隱語，絕不知果有其事也。今見鄉人多市兔肉，角半卽購一頭，偶憶友囑，特詢茶役。據答：「兔之噬人，實非蜚言。」聞之不勝愕然！再請其故，彼續答：「連年陝豫大旱，兔無食覓，羣率南下，無慮千百，襄北首當其衝，且其地數百里內，匪盜橫行，皆無人烟，廬舍坵墟，蒿草叢生，莫不盡成狡兔之窟，繁殖滋生，大倍於常——晨昏孤旅，鮮不被擾，離城只十餘里之牧童，且有遭其殃者。今北鄉兒童，一聞「兔來拖人了」之駭語，莫不抱頭鼠竄，甚至失聲大號者，良以殷鑑足戒也！」再詢他人，答亦如故，此不僅奇聞，實亦慘事耳！

以教育事業言，社會教育，僅有一鄂北圖書館，獨設襄城內，爲前西北軍駐襄時所創辦，書報均有，經理得法，秩序頗佳。學校教育，則有省立三鄉師、五中十二小，及商辦小學等校，中以十二小成績較佳，餘因經費不充，師資缺乏，有待整頓處尙多。政治機關，有專員公署及襄縣府，行政特點在烟禁，惟行施權力，恆與湖北特稅緝私處（襄樊各設分處於渡口，隔河相望）相抵觸。專員劉驥，對督辦孤兒養老院事，成績卓著，民甚稱之。

名勝有隆中、墮淚碑、文選台、浩然亭、羊杜祠、真武山等蹟。中以隆中爲最，民十一年，蔣總司令來襄，游歷其間，見屋宇年久失修，勝蹟頹敗，不忍聽其再事湮沒，乃撥款修葺，並築汽車路以通之。雖城凡三十里，嘗與友人往游，公路祇供專車之用，游人尙須步行，或雇驢代步。出城西，過真武山下，詣一高坡，見一「冤民張興發墓」古碑，及此次修葺之「憩亭」一處，前面矗立羣山，形若金字塔之隆中，卽巍然在望。此去十五六里，山坡起伏如波狀，道路崎嶇，且無林景，游興頓減不少。友人戲曰：「隆道難行若此，勿怪劉玄德三顧孔明時，張飛不耐步勞，請以草索往拖也！」無何，突入蔚然深秀之茂林中，履芳草，尋幽徑，於是三廬堂、草廬碑、古柏亭、躬耕田、梁父岩、抱膝處、老龍洞、小虹

橋、野雲菴、半月溪等十景，咸於翠竹蒼松中，依次盡得瀏覽，一種高潔寧靜之氣，爲之頓消塵慮！他如中正堂建築之踵事增華，武侯祠許多名人清逸飄洒之額聯中，雜有「如響斯應」一類之匾詞，並用垂辯道人侍俸香燭，其意義，想亦不外雅俗共賞耳！（十、廿三、襄陽）

一二五 誓雪鴉片戰恥之南漳藥業公會

初入漳境，首先給人以最深印象者，莫過山水之多，山爲荆山、景山等脈，幹支分歧，盤亘全境，頗有黔省「路無三里平」之概。荆山頂有池，周迴六十餘步，喬松翠柏，列繞其旁，並有石室，相傳卽卞和宅。北有仙女洞，山有洞，洞內有石乳，滴成珍珠傘、蓮花座諸狀。四境山勢，旣多險峻，不但多爲匪類巢穴，且無知鄉愚，亦恆憑藉深山密林，偷種煙苗，無法取締；至交通不便，尤勿待論。惟該山盛產木材，木耳、獐、麝、兔、鹿之類。煤銅錫鑛，蘊藏量亦極豐富。煤無燒者，雖經風雨，天然翻露於地面，仍聽棄之；銅錫屢倡開採，卒未實行。

江漢沮漳，全鄂大川，江漢縱貫數省，惟沮漳乃鄂所獨有，而皆導源於斯。全縣川流，皆有源泉，

夏秋潦漲，固不免衝溢之患，而灌溉有利農田，什九可卜豐年。諸水自山初出，無田可溉，而貧筭連山，居民激流作紙，確磴千百，更有置機輪水湫，屑木爲香，擘棉成絮，猶利之纖微者耳！而竭流引渠，最爲農民所利賴，素有「四十八道泉，七十二道堰」之稱。水利溥及，倘遇旱年報災，在鄰封可豁免賦稅，此則從未有之，蓋不信其旱能成災故也！

農田既擅水利之便，收穫自較他縣爲豐，普通田一畝，春麥可收三石，秋穀可收二石，惟沃野膏壤，大部集中於地主。地價每畝值二百數十串，雖地方曾經一度匪擾，而地價尙鮮跌落影響。佃佃手續，每畝雖納至百串左右之壓租，春秋兩熟，尙須主佃平分，各得其半。且壓租錢之高抬，幾有與地價相埒者，一面固由地主之樂於多收，而一面亦由於佃戶競佃所促成，蓋以壓租不多，耕種不及滿年，卽有他人餌地主以較多之壓租，轉手卽將佃田撥去矣。倘地主欲自耕時，雇農經營，每人撥以田僅二畝之數，不納頂壓，不完租課，收成豐歉，概歸己有。惟地主自耕田地農忙時，雇農須隨喚隨到，力爲工作，若遇地主婚喪大事，尤當盡其幫忙義務焉。地方災害，據縣黨部常委周錦堂談：「前數年因受鄰封影響，匪患甚烈，全縣除縣城及武安堰等數大鎮市外，幾無一片乾淨土，尤

其第八區馬良坪一帶，駐軍叛變，魚肉鄉民，人口傷亡，財物損失，不計其數。繼以張連三旅部，久紮縣城，任意提款借糧，大傷地方元氣。漳縣素以水利得天獨厚，收成年年大有得名，不期兵禍屢年，農耕大受摧殘，積至二十二年春寒，民食突然告罄，終以爭食木萌、草葉、麥苗等物，慘聞於世矣。緣張部中，雜有招安股匪，紀律殊欠嚴明。武鎮商會會長及保衛團團總，熱心公務，聲譽卓著，不幸該旅被人向上控告，誤認彼等爲首，借故斃之，民衆力保無效，敢怒不敢言。二十一年之秋，該旅突然奉命，將改編第四旅，且已派員來漳點驗。該旅人數既差，馬匹尤缺，乃臨時招募新兵，並向人民搜借馬匹，勉以蒙蔽點驗委員之耳目。嗣調拔南昌，借馬概不償還。馬主初欲追償，但恐事聞上峯，責其紀律欠嚴，暫不他調，着留原地訓練，則不但地方擔負，仍未得卸，抑且直撻其怒，重演會長團總被害慘劇，寧不失算更甚——故復相勸忍之。今幸新調駐此之某師，訓練得法，防衛尤力，殊慶得人，差堪告慰。」

現任縣長曾繼和，注意民間疾苦，嘗微服下鄉，周咨博訪，偶得教員及公務員，品行不端，或有不良嗜好者，立予更換。然瀾漫社會之煙禍，究難挽狂瀾於既倒。據曾縣長談：「下車伊始，適當張

旅開拔，迫向地力籌借麥三千石，款四千元。時值全縣飢荒農村破產之際，多方交涉，終被借去麥二千數百石，款二千元。該旅開江西，幸有熟友可託，竭力向彼追索，今已匯回若干。建設方面，全縣敷設電線網，四幹線已完成者二，餘正續設中。縣府並置無線電收音機一架，俾便靈通各地消息。學校教育，全縣計完全小學五所，初小五十餘所，前因無經費停辦者，刻正督令興復。父老對送子弟讀書事，殊抱淡漠態度，故學齡兒童雖極多，而入學子弟則極少。子弟入學，恆重識字，而輕講解，每有入學未久，即課識字多寡，認為不滿，旋令逃學，從事牧畜，或助家務。民衆教育，刻正籌設圖書館及平民學校，日內即可開館招生。四鄉匪警，逐漸潛消；惟煙禍日見開展，頗有繼匪患而大熾之勢。縣府原屬禁的方面之機關，然在實施上，滯礙良多，矛盾已極。一昨「藥材業同業公會」開成立大會，應聘出席演講，措詞之難，從未遇過。蓋此問題難言之隱，即名禁而實未禁也。「興辭出縣府，細味會縣長之言，藥業公會，似頗有一番難言之隱，深藏其間也者！及過商會，見藥業公會成立時，所用「提倡商人道德」「調劑市面金融」「誓雪鴉片戰爭之恥」之三大標語，尙赫然顯於粉牆之上；尤其「誓雪鴉片戰爭之恥」一語，特別引人注意，旋詢他人，始悉所謂誓雪毒恥之藥業

公會，乃當地各土膏店各煙館所成立，用以定貨價，分利潤，均攤捐稅之機關也！

關於禁煙文告，他處從未得見，此一山國，忽得三件：

一爲特貨公棧老河口分棧駐南漳辦事處佈告：「爲佈告事，照得設立特貨公棧，原以便利商人營業爲旨。本分棧經奉漢口總公棧呈准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備案，令委辦理鄂北特貨公棧業務，業在老河口設棧辦公，數月於茲。各特業商人士膏行店，咸能共體斯旨，遵章營業，將來「私販既絕，公銷自旺，利藪深涵，至堪樂觀！」查襄樊南漳等處，地轄鄂北，尤爲「鄂省產土」運銷孔道，該地各土膏行店，營業興替，本分棧合行共負責任，未便膜視。特分別設立辦事處，派員切實辦理特貨棧務，「力挽頹風，而維禁政。」仰各……」

二爲湖北特稅緝私處所出緝私給獎辦法佈告，略謂「緝私辦法，四成歸庫，六成給獎。計經手查獲人得獎三成。報告人能確指私運私藏煙數及所在地者，得分三分之二，僅能道姓名住址，不能詳述煙數及所在地，後經緝私員查獲者，得分三分之一，餘歸緝私員。」尙有三成獎，則未經說明用途。

三爲湖北省政府示：「栽種煙苗者處死刑。」僅縣府照壁貼有一張，且死刑二字，已被擊去大半。

原來該地烟禍，除民四及民十六，曾兩次嚴禁，並收相當成效外，餘皆禁者自禁，吸者自吸。民十八以來，尤呈江河日下之勢，迄今煙民增多，已達什之六七矣。民風古樸守舊，纏足惡俗，尙盛行各鄉。記者嘗往西村，村人以遠客來自京滬，咸以「息干戈，安社稷之真命天子，曾否出世」見詢，雖云民智不開，然亦可見老民厭兵心理之一斑。相傳西溪老龍王廟，禱雨極靈，列於祀典，凡有旱災，祈雨者，到溪結壇拜禱，無不立應。洞中有漩渦，深不可測，龍處其中，禱者以空罌包紙布數層，投潭中，隨漩渦而入。少頃浮出，布紙仍乾，罌內有水，或一寸或數寸，捧戴於首，飛馬而行。洞中卽有黑雲，雷電隨之，大雨卽至，得雨分寸如數。倘罌中涓滴俱無，雨亦不降。此外尙有抱玉岩，丁蘭橋等故事，皆爲鄉間盛行之神話云。（十，廿六，南漳。）

二六 由南漳過荊門抵鍾祥

將離南漳時，往辭會縣長。渠詢到漳感想，當簡告以「水利溥及」為美點，「纏足」為劣點，亟待澈底戒除等語。渠答：「劣點中，尙漏邊僻荏苒卒未蕩平一項，現敝縣施政計劃，消極方面，即欲將此三劣，概行摒除；一時未能遽告成功，實感「三多」與「三少」之困難。此意如何？即目前縣長一職，雖號稱一方長官，但因上級命令、條例之「三多」，政費、職員、子彈之「三少」，以致每一興利除弊，輒有客觀阻力，苟非投鼠之忌，即有見肘之虞。在此情況下，惟本事在人為之一念，努力做去，種瓜得瓜，諒亦必有相當結果。」此寥寥數言，可謂已將一般縣長所處之地位之癥結，所持心理之病態，和盤托出！

行至宜城，乘車南下，過一小站，上乘客七人，各揹纍纍然沉重之包袱，遇檢查，見皆現金。一司機副手，蓋知彼等究為何商，率爾問曰：「所售貨價幾何？」一人答曰：「蝕本生意，賣價只一元六角。」復問：「四川原價，聞只二三毛，且諸君舍正路（意指武漢或老河口）而不由，如此善價，尙何蝕本之有？」該商人復答：「雖原價只三角，且未納過正式特稅，但過開縣，每挑（重六七十斤）曾納出省稅二百元，雜稅百元，保衛團雖無明文收費，每挑亦須抽貨百兩。到鄂境，所過山路幽徑，

沿途請團軍送，亦須酬謝。此行計上大小稅，共八次，每兩貨合出稅至一元一角，加本得一元四，今售一元六，且經無數艱險，謂非蝕本而何！談至此，忽見百餘衣服不整，雜持槍刀之羣衆，情勢汹汹，分立道旁，候車至，砰然鳴槍二響，大叫「停車！」記者料係不良之徒，環顧各商，尤面如土色，各藏包袱於座下！司機應聲停車，詢得乃附近劇共義勇隊，會一山寺中，「點堂」甫散，衆擁其鬚髮斑白之二三領袖，藉欲搭車一程耳！俟彼二三老人，搭車下車，有謂彼輩乃哥老會之變相者云。無何，陰雲四合，大雨忽至，車抵荆門，停而不進。

荆門駐有軍隊不少，某師司令部亦設於此，惟離城十五里外，尙時有風鶴之恐。民間疾苦，據談鑿鑿可憑者，厥有二端：一爲公路縣道，所佔田地，原主既有捐地損失，且須按納賦稅，歷年懇請豁免，卒未達到目的，痛苦咨嗟，誠非言語所能形容。二爲二十二年五月間，前任縣長因團餉缺乏，徵得地方機關同意，印發畝捐抵借券三萬元，以資維持。并通令各區，佈告民衆，完納畝捐，可使該券。詎今秋征之時，現任縣長，忽出佈告，謂該項抵借券，只能完二十一年畝捐，而二十二年畝捐，必徵現金。但事實上，去年畝捐，多已完清，果有未完者，亦必無力購買抵借券，有力承購該券者，斷非

舊糧欠戶，今果不能完繳本年秋征，則以現金所易來之抵借券，寧不立等廢紙？此事不僅人民負擔加重，且亦有失政府威信；民衆曾舉代表，請求迅予改正，爲日已久，尙無具體結果。現任縣長方毅，政躬餘暇，頗信佛法，其辦公室旁，兼設佛堂一座，如此婆心，對該抵借券改正一案，衆料其必將有利於民衆焉！

翌晨東赴鍾祥，與各方接談，藉知該縣農村經濟，地土集中，素成莊園制，五年前，擁地至五萬畝者，所在多有。嗣因赤禍，極力設法變賣，迄今尙有三萬數千畝者數家。佃農占全農民數百分之八十。耕種情形，純屬北式，多產雜糧，尤其北部靠山，以產麥爲大宗，南部鄰近棉產中心地之天門，故亦盛產棉花。離城五十里之舊口鎮，卽爲棉花聚集消散之一大商場，川陝紗布商幫，昔亦麇集於此。後爲赤軍所陷，大肆破壞，今之新履其地者，欲尋一旅館，亦不可得。至近村有所謂薛家橋者，赤化人民，被殺達二千餘，景象淒涼，更不忍睹！

鍾祥交通，因地多平原，且剿赤軍興，努力修路，以利軍運，縣道發達，向冠鄰封。年來赤患救平，車運減少，甚且汽車從未過往者，亦有數路。一般無知農民，或以其田地之接近路邊，或以該公路

原屬其地面，遂乘機競相效尤，任意挖取路基，合併已田，連帶耕種。倘不立予禁止，嚴加保護，誠恐五六年後，即將全被蠶食。此不但當日艱難締造之大工程，一旦化歸烏有，而在交通影響上，尤屬莫大損失也。（十，廿九，鍾祥。）

二七 洪湖附近縣市之情況

湘鄂邊區，舊為鄂中之赤化區域，洪湖、監利、沔陽、潛江等地，為最嚴重。因該地帶，農業出產，素稱富庶；普通主佃經濟關係，利害懸殊甚大，加以地面只高出海面五十公尺，湖泊河流，到處皆是，蘆葦灣港，向為盜匪之窟，泛濫成災，即釀騷擾之禍。赤第二軍團賀龍，揭竿盤據，為時雖不甚久，但其分配土地之陳蹟，頑抗團勦之往事，尚歷歷可尋。而中心地「洪湖老蘇區」之稱，迄今鄉人尚不時咋舌道及。記者於視察鍾祥（安陸州）後，即擬沿漢水下赴各該地，無如漢水交通，往年水漲時，小輪可達襄陽，否亦可達沙陽，近因匪患影響，由襄陽至潛江一段中，迄未暢達無阻。因復覓荊門，乘車先至荊州、沙市，繼赴上述各該地。承當地機關人士，提供資料，及所目擊情形，簡要紀述

如次，

荆州即江陵，城宏且高，外有水濠，與江相聯。滿城敗瓦頽垣，淒涼萬分！益以散兵據深掘於城之一角，蜿蜒凡三四里，車入此一古城，雖僅一瞥而過，而已感若塞外沙場！聞因清時滿居旗人，平時安享厚俸，不事生產，一旦民軍攻入，靠山冰釋，飢寒交迫，拆賣房屋材料，私盡繼以盜公，致負建築盛名之關帝廟、文廟、府臺衙門等，亦相繼偷毀無存。在昔繁華之區，頓成荒涼之所，旗人專為寄生，遺害社會自身，均屬甚大。世固有但知消耗，不務生產之悠閒階級，觀此當可憬然自惕！

沙市距荆州十五里，緊瀕江岸，為沿江有名商埠之一。年來因濫發市票之十餘商號，相繼倒閉，流行票據，多成廢物，經濟枯竭，百業蕭條，為從來所未有！但各鄉村中，每當春種秋棉收穫時，肩担貨販生意，反較市中為佳。此殆農人辛苦一年，收穫時雖稍可變貨為錢，無如為數不多，欲購工業出品，故亦祇好就近求諸小販，民窮商貧，可見一斑！該市建設委員會，為整市容及便交通計，刻正興工從事展路縮屋之工作，頗引起一部份居民之反感。學校林立，新聞事業，亦頗發達，惟尚無圖書館，或民衆閱報室之設立，社會教育似鮮注意。沿江第二街，名大同街，平地突起，有如高城。上

建商店屋宇，究以地基限制，殊覺侷促。此街想係舊時提防，用防水災，後因市面發達，始至兼用爲街。街外臨江西北隅，多爲平民窟，水泥污坑，與人雜處，有礙市容衛生，急待改善也。尤甚！東南隅則皆各大公司之貨倉堆棧，碼頭亦多建築於此。時適泊有下行日英商輪各一艘，英輪乘客擁擠，裝貨（多棉）整日猶未已，而日輪則絕少問津人，驟視該輪冷氣逼人之狀，鮮不疑爲軍艦也。者嗣於海關處，偶作閒談，始悉沙市上下江運，日輪向執牛耳，迨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，市民懷於亡國慘禍，迫在眉睫，乃從自動抵貨以至拒絕日輪運貨，其營業所受打擊，自可想見。彼等不得已乃用「廉價售票」、「床位不另取費」等方法，以圖掙扎。在沙日商，曾備羔羊美酒，遍邀我商會執委，暨駐軍領袖等赴宴，冀敦舊好。赴宴者礙於情面，允轉疏通各商，恢復交易舊狀，惟實際迄未收效；華商輪航，較前日漸起色，卽以此故。乘客間有因圖占小便宜，往搭日輪者，但恆遭市人白眼，極感難堪。譬如前日日輪某丸抵此，搭客中，忽被人故將其箱擠落水中，彼將該人扭住理論，突由觀者蜂擁說情，俾該人得乘機逸去。再經水警調解，仍由彼自行雇人，撈取其箱，頹顏急奔輪艙。其後尙有望而卻步者數人，此乃最近數日發生之事。

潛江舊爲赤軍所陷，城被拆毀，僅餘一土圍，各級蘇維埃政府，曾經成立。南部田地，已被分過。其法：男子得分一畝半，婦女一畝，幼孩七分，每畝春秋各收二三石，然均以中貧雇農爲限，紅軍則另有優待辦法。各地經國軍克復已年餘，而小股赤隊，零星散匪，尙未肅清。全境平原無山，易遭水災，若遇旱年，水田可冀豐收兩季，佃農約占全縣百分之七十五，租田曰稞田，納租曰納稞，旱地每畝中田，能種麥棉兩季，其價恆等於最好水田。穀價每石僅一元二至一元五，棉價每斤亦祇三角左右。（每畝棉收，昔爲九十斤，嗣因農人生活不安，人力不夠，今僅收三五十斤者。）賦稅每兩地丁，徵至十六元弱。農民收支，不敷極大，猶幸副業捕魚，可消武漢，每家收入，年在百元至五百元之間。正業生活不足，藉得勉強彌補。貨幣銀一元，當八千四百文，銅元僅當五十文者可用，餘與紙票，概不通行。

洪湖沔陽，今昔情況，與潛江大概相同，惟沔陽穀賤較甚，其影響農村經濟亦較大，勿待煩言。洪湖港灣分歧，蘆葦深秀，曾爲賀龍根據地，湖中有島，赤組織重要關棧，多建設於此。所辦紅軍軍官學校，規模可容二千人，但屋層不高，水漲易沒，彼等復於其上，重造新屋，再漲再造，高達十層，俟

水落後，房屋全出，可容一二萬人。且逼山掘洞，以避飛機。國軍攻入，概加燒毀，其遺跡尙顯然可尋。土地分法，則以人口勞動力爲原則，紅軍及其家屬，選分上好土地，其子女有十四歲，即可分得全份土地。倘鄉中無當紅軍者，亦須按照當地每人分田多少，留出紅軍公田，其份數最少每鄉二人，多則數人不等。均選路邊上田，且做石碑或木牌，上題「紅軍公田」，將其標出，然後由蘇維埃政府，調查「義務勞動力」，總計若干，分配代耕。意在鼓勵紅軍死戰，藉勉赤化人民，爭當紅軍可謂厲害已極。在洪湖邊上，依魚爲業者，則不分田，而分水面捕魚。水災氾濫時，農民漁人，概須自帶伙食，輪流修堤，赤黨及各級蘇府公務人員，亦均須於星期六整日，加入修堤工作。災民除修堤外，且須從事於所謂「秋收鬪爭」，向非赤區奪取糧食。餘亦須組織農具製造廠，耕種互助隊，代耕隊，競賽隊等，努力生產。農民生活不安，時興煩擾之嘆，領導者則謂此乃農民本身利益，迫令努力爲之。

湖邊之蜂口鎮，地勢占重要位置，赤化時湘鄂邊區蘇府中心機關，多設於此。國軍克復後，正擬改設一新縣治，命名「克成」，克成乃徐軍長源泉之號，以該地帶之收復，全賴徐功，故以其號

名縣，用資紀念。該鎮人口，舊有二千多戶，迭經慘變，今僅其半。預科新縣治設成，努力建設，安定民生，即可日臻繁榮。又該地帶城市居民，與鄉民間之情感，頗欠融洽，聞因城居多地主，對鄉民暗追赤化時之陳租舊債，如不遂心，即以通匪或赤化相恐嚇。鄉民多裹足不來城市，蓋恐惹起種種意外之事也。（十一、四、漢口。）

二八 豫南鷄公山與潢川新村設施

豫鄂皖邊區，如潢川、光山、固始、商城、黃安、麻城、羅田、立煌（即前著名赤區金家寨）、霍山、六安等縣，土豐物阜，尤多崇山峻嶺。中有不少形同甌脫之鄉市山村，向為軍政力量所不及，往往富豪跋扈，官吏貪污，貸借租佃，條件苛刻，赤黨因得乘機鼓動，釀成星火燎原之勢。自民十七以來，上述各該地帶，或被赤燄久灸，或遭股匪流竄，已達二十餘縣之多。前此國軍四次圍剿，究以赤區赤化太深，無法善後，此剿彼竄，卒未肅清。二十二年夏皖主席劉鎮華，就三省邊區剿匪總司令職，駐節潢川，督師復作五次圍匪，時逾數月，赤軍乃紛紛告潰。報載劉氏鑒於以前收復赤區，旋復旋失

省在無法善後，特有新村設施計劃，并設新村辦事處於潢川，以積極進行之。記者久耳其名，并認其事或爲根本要圖，復由漢乘車北上，特作豫南視察。

此次所乘午快車，秩序較好。初行見道旁樹林中，亂棄嬰孩屍體多具。雖間有用小棺裝載，但亦不之掩埋。或因此地尙在漢市區內，恐被市警干涉，故棄而亟逃，亦未可定。惟尙有纍纍然懸死屍於樹枝者，用意何在，殊費索解。要之，無論或棄路旁，或懸樹枝，其同爲有礙附近居民之衛生，且暴露都市罪惡之黑幕，蓋不能不令掩鼻急過之路人，喃喃加以不良之非議也！

車過武勝關，入豫境之新店站時，已皓月當空，雞公山巋然東峙，上建無數雪白洋房，襯以黝黝深黑之山林，遂於月光輝映之下，而得歷歷見其房頂。據嘗到該山游憩之開封人羅鳴君在車中談：該山之高，由站登頂，計十四里，林泉風景之勝，爲各地得未曾有。每當盛夏炎天，避暑人士，絡繹不絕，當不亞於山陰道上之盛況。尤其留豫陝鄂等省經商傳教之外人，中夏登山，秋涼始返，幾成每年必舉之旅行。山顛曰雞公頭，其形酷似一雞頭，因以名山。每聞軋軋之聲，經過山下時，游人恆爭登雞公頭，俯瞰蜿蜒奔馳，狀如游龍之火車，無不僉嘆觀止。北洋軍閥執政時代，南北要人，夏

令開會，亦多廢集該山，建屋植樹，爭顯闊綽。全山屋宇，計達六百餘所，中以吳佩孚孫傳芳靳雲鶚三人別墅，爲極富麗！三別墅中，又以靳墅爲最高大；其所植花木，亦獨多至二萬株。蓋靳曾任河南督軍，國軍北伐，意圖脫離北京政府而獨立，乃自號保衛軍總司令，旋爲西北軍所戰敗。北伐前敵總司令唐生智部，旋在雞公山斬墅，掘出藏金無算，確悉僅銅元一項，數達七十五萬，其他不詳。然亦可以想知該山當日，不僅在游覽上爲一勝地，且在政治遞遷上亦含有重大意義，以視今之廬山，殆有過無不及！然廬山則日增繁榮，雞公山則僅爲一部分人所留戀；登臨者，當不勝有今昔之感矣！

至信陽下車，翌晨六時，轉乘汽車，東去經羅山，午後三時，始抵潢川。入城受檢查，雖係夾衣棉被，亦須一一摸索，查完全車箱物，費時時餘，其意蓋側重於毒品也。有河分城爲二，中聯長橋，市街人素冷落，時值某部所發鈔票，驟失信用，市面金融，紊亂異常，舖店宣佈算賬停業者，數亦不少。來往市上，軍人占最多數，婦女百不一二觀，偶有踟躕出入商舖者，後必緊隨持槍勤務兵數人，引起鄉人圍觀追視者尤衆。婦女絕少外出，北地習俗使然？抑因一時之特殊原故？未曾探悉爲憾！所

謂特貨，則由清理湖北特貨駐豫專員辦事處，指定某一公棧，獨家銷售，若私賣私買不貼特稅標誌者，一經查獲，除照禁煙條例辦法外，且沒收犯者之資產。又有人私販海洛英（傳者謂仍是土膏非真海洛英）被獲者，已行槍決。此皆於壁上新貼告示，觀而得之。

關於潢川新村建設事，曾往總部探詢，未得頭緒。承轉介縣府，始悉所謂新村計劃，聞乃河南中原公司前股東胡石青所擬，當局雖有採納意，迄未實行。所傳潢川設有新村辦事處，亦全屬子虛之談。即以移民政策論，劉總司令預計經費需四百餘萬，現僅領獲十萬，故亦無法着手云。千里跋涉來此，突聞此言，一團高興，頓成冷氣冰心。國人素喜誇大虛張，常以白紙空言自炫，此次情形，恰係如此！記者不甘虛此一行，特請縣府發給護照一紙，改作收復區新設縣治，經扶之視察。（十一，六，潢川）

二九 經扶設縣概況

經扶縣治，原爲光山所屬之新集鎮，失陷二年餘，於去年秋，經豫主席劉峙部湯師克復，蔣總

司令以地勢需要，改建縣治，以劉號「經扶」而名其縣。該地四面皆山，北距光山，羅山，東距商城，立煌，南距麻城，黃安，均各百數十里。新縣轄境，即由各該縣劃併一部而成。舊有鞏固之石城一座，多居豪紳地主，早爲赤黨所垂涎，且欲擄得其地，以便聯絡商城黃安紅軍，爲進窺武漢之基。十九年七月，紅四軍暨廿五軍部隊，大舉圍攻，逾月未下。乃一面穴地而轟北城，砰然巨聲，塵土大起，城垣倒塌數丈，城內民防團隊，咸傾力注意於此，不料赤軍採聲東擊西之法，一面又由南梯城而入，全城遂陷。事先爲防守鞏固計，各城門滿塞木石布袋，曾猝無法取逃，人人皆潛伏城中，無一安全倖免。後赤黨爲實行主義，鎮壓反動，一般被目爲土豪劣紳者，捕殺懲治，易如探囊。受禍較他處爲烈，其故卽在此。

赤黨襲城，大小數次，爲時年餘，城堅守力，卒未得逞。此次被陷，蓋恐難以久佔，乃拆毀城垣，預爲他日復攻之地步。并審勢度情，建豫鄂皖邊區省蘇府於此。第一步沒收官吏豪紳田產，與其他土地，以鄉爲單位，按照中農、貧農、雇農之人口與勞動力，混合分配。并召集全鄉羣衆大會，由工農中選舉土地委員，由十七人至二十一人組織土委員，鳴鑼集衆，同去晒田及山地。先將紅軍公田，

提出分好，後將遠近田地山林池塘竹園等，作一總計算，好壞相配，混合劃分。並將分田名單貼出，如某人認爲分得不好，可提出修改。又工農監委會，赤黨各級監委會及紅軍政治部，均受理土地分配不公平之訴訟。一般工人雇農貧農等，尤其紅軍家屬，遂得大抬其頭，積極向富農地主進攻，時與殺戮之禍，亦云慘矣！

同時，且按男女年齡，強迫編隊：八歲至十四歲爲童子團，十五至二十爲少先隊，二十一至四十爲赤衛隊、游擊隊、運輸隊、擔架隊等，并有當紅軍之義務。婦女之少壯者，則編慰勞隊，中年者則編洗衣或縫衣隊，尙有生產隊，男女兒童均須盡量參加，調動人力牛力，幫助他處人力牛力缺乏者而耕種。若遇開墾荒地荒田，則由犯罪較輕之犯人，編墾荒田，前往努力工作。

該地帶山巒險阻，毗連三省，歷次國軍進攻，無人統一指揮，形格勢殊，殊難進展，赤區遂得擴大，且有東竄蚌埠之勢。嗣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成立，蔣總司令蒞漢督剿，副司令李濟深則駐蚌埠聲援，駐豫綏靖主任劉峙，亦來羅山督師，各路并進，相繼克復各地，赤勢日孤，劉部湯師，遂得向新集挺進，卒復其城。因新設經扶縣治，并修城築礮，編制保甲。雖尙有少數灰色民衆，零星散

匪，負嵎邊僻，時思蠢動，今經三省邊區剿匪總司令劉鎮華，駐節潢川，剿撫兼施，遂告肅清。所獲赤軍軍用品，計列寧第四號飛機一架，迫擊砲及手槍各十餘桿，機關槍二十餘，步槍三四千，合作社及各級蘇府物品，不計其數。聞深山密林中，尙有一部份攜藏銳器，形同窮寇之赤隊，每於深夜下山，暗殺自首自新分子，謂之「摸瓜」。一行踪飄忽不定，欲招之恐後生變，殺之則又無法擒獲，現正由民衆壯丁，入山蒐集，期絕其跡，以安四境。

城中商業冷落，難民麋集，凍餒交迫，尤多病者，景象悽慘，不忍卒睹！所售貨物，多爲菸酒麵食紙張之類，購者大半爲軍政人員，鄉人非因賣柴購鹽，絕少進城者。全境僅城內有新設小學一所，學生三十餘人，經費僅有縣府月津貼二十元，而縣府政費，則由省府維持，爲數亦極有限。善後辦法，以當地人士，軍政各界意見各殊，主張不同，有謂宜從解決土地問題着手者，以爲民之赤化，非其本心，實以業佃對立，貧富懸殊，再加赤黨煽惑，始至鋌而走險，苟能安撫得法，使其安心耕種，自受感化，而奉公守法矣。有謂宜從移民政策辦理者，以爲赤區民衆，赤化已深，若不新換環境空氣，倘遇特殊客觀條件，難保不再故技復作，故主張將會赤化過之民衆移出，另以地方團隊，督率他

處良民，遷入屯耕。前者究無妥善章法，可資援行，後者則正在努力試辦中，惜爲經費限制，尙未見有若何之成績耳！（十一，七，經扶。）

三〇 孔壠地痞與黃梅佛徒

由經扶返潢川，本欲經固始而直赴安徽之六安，或由商城而抵皖西新開縣治之立煌，惟路皆難行，乃就原道，返武漢，乘江輪至九江對岸小池口，換船過黃梅，而轉皖西。

小池口北航四十里，抵孔壠，該地雖一小鎮，但扼鄰封交通中心，五方雜處，人事糾紛，時有所聞。歷年來往該鎮碼頭船隻，不下二三百艘，一般地痞流氓，遂暗中組成一集團，強迫收取碼頭捐，非充地方公費，乃由該集團私入，按股分配。股份計三十一人，勢力較大，或因鬪爭，特告奮勇者，一人可分二三股，或股半。分子極複雜，有悍叟，有嫠婦，有幼孩，有破書黨，不一而足。所抽捐數，且極重，無論任何船隻，概照營業收入，提其六成。船家血汗用盡，僅得四成，若隱漏，則其一家衣食所自出之船隻，立有破碎之虞，誠一駭聞也！民十七，黃梅縣長李晉芳，曾一度取締之，但一時該鎮盜風驟

熾，尤以碼頭扒弄極活羅。至民十九該集團死灰復燃，幷成立一船業工會，照收碼頭捐，惟由六成減收四成。且在股人製船十八艘，把持航運，無論任何裝貨運客，均有優先權。近年災害頻仍，農民多棄耕作從事船業，帆船驟增，多至二百餘艘。然以生意被奪，請求加入該工會，又被拒絕，私衷仇恨，日甚一日。積至月前，有一酒商，由一民船運酒數罇，將往黃梅。該工會以奪其優先權，堅欲移酒於己船，爭持不已，遂至雙分鬪毆，重傷船主，幷將酒罇粉碎，控告縣府。縣長以該會船隻太少，不合工會法定數，擬令解散，又不敢撻其銳鋒，轉令區長王克念調解，僅由該會出銀五元了事。至對二百餘艘民船營業保障，取締重捐問題，皆絕口未談。相傳該工會月抽捐收十元，暗送商會，王區長因兼商會長，顯有袒奸助惡之嫌疑。

現該二百餘民船戶，因不勝剝削及生活之壓迫，羣情汹汹，勢將與該工會決一生活競爭之死鬪。工會方面，既多非善類，自更劍拔弩張，躍躍欲試。衆料巨禍醞釀成熟，一旦決裂，遺害社會治安，實非淺鮮。星火足以燎原，勞苦大衆之利益，不可久被剝削，厥理甚明，牧民者慎勿忽視之。

縣城距孔壠六十里，市面尙好，鄉多小自耕農，終年礪食粗衣，生活極苦，尤以油鹽價（鹽每

斤九百六十文。洋價六千五百文。奇昂，累月不得一食者，比比皆是。地價在民十五六年間，每斗田地，漲至二三百元，今已落至百元以下，工價亦隨田價，時有漲跌，俗尚守成，不輕賣產，近年連接荒歉，用度不敷，賣田之風，日漸盛行，此於杜賣契中，可得查知。且迷信析產制，因子而死始賣產者，亦有之。即譬有田六斗，子三人，殤其一，必出賣該殤子應得二斗之部份，以爲喪葬超度費。租田不納押租，惟每年應繳租錢，須於頭年預繳清楚。倘逾年不繳，或不於頭年預繳，即按三分起利，加於以後租錢之上。

全縣四區，每區九鎮，區聯保經費，概有田畝附加。有保安隊六隊，年需費十一二萬元。區保長聞多貪污者，匪儆絕少，人民不勝擔負，迭請酌裁團隊，未蒙核准，人民皆有怨色。各雜稅捐，數十餘，中以剿匪伏捐爲最繁重，人民派款履伏，每名四十元，今已漲至百元，且無應雇之人。

四鄉盛產乞丐，爲乞丐者，亦恬不知恥。推其原因，計得三項：（一）該地因有四祖道僧，五祖弘忍、六祖慧能之出身，素有小天竺之稱，有佛地四祖山、五祖山，及六祖修道之東禪寺。赴宿松路上所見之五祖廟，殿閣禪院，清幽莊嚴；且有各祖遺物多件。各省善男信女，千里跋涉，前往朝山進香。

者年以數萬計，鄉民坐受佈施，習以爲常。十九年後，各寺香火頓衰，無人佈施，遂多失業。(一)地勢卑濕，境多湖川，江水暴漲，河流淤塞，極易水災，連年荒歉，無以爲生。(二)賭風甚盛，有所謂「哥弟會」之組織，日以擺賭爲事，若在市鎮，尙知顧忌，在鄉則竟明目張膽，引誘村民，卜晝卜夜，大肆賭博。驚趨者傾家蕩產，生計斷絕，一家嗷嗷數口，無不迫而爲丐。此外尙有一種乞風，一般貧苦農民，每於收穫之後，酌留一二守家人外，餘皆行乞他地，竟有直赴武漢，經數月而始返者。有謂全係習俗使然，實亦食糧不足，迫而爲之也。

黃梅信佛者甚衆，各寺院佛徒亦頗多，然亦皆碌碌衣食，似甚少於禪理，深加研究者。嘗以六祖出身逸事，執詢佛徒，尙瞠目莫對，但恭請結緣佈施，則又刺刺不休。(十一，十，黃梅。)

三二 宿松太湖之農村

由黃梅入皖，首抵宿松，兩地相距僅四十里，農村狀況大同小異。租錢亦須預繳，上好之田，且納押租。土地較集中。全縣有租五千擔至一萬擔者，數近十家。地瀕江湖，易遭水災，華洋義賑會，在

該地所辦信用合作社，貸金年利四厘，社員限於易被水災之農民，目的即專在賑濟水災。婦女纏足風甚盛，鄉下尤多全未解放者。煙賭表面雖係嚴禁，而暗地違犯者亦甚多。

縣城曾被赤軍佔據三星期，富戶豪紳，損失頗大，嗣爲國軍擊退，城鄉均得安堵如故。地方自治機關公務人員，多染惡習，對經濟則公私不分，對公務多委卸不前，致連任縣長，所欲興辦之建設事項，均成紙上空談。如歷年修築堤防，皆用巨款，連年水災，仍所不免，當事人之不負責，甚且貪污，鄉民偶語及之，無不破口大罵農村經濟，枯竭萬分，市面及四鄉所流通之金融，大都爲商家所發之錢票。是項錢票之發行，漫無限制。凡一商家，甚或飯舖、茶館，均可自出發行。郵局則拒絕收受，其他則受環境包圍，無不勉強通用。現任陶縣長爲整理金融計，頗欲取締是項錢票，終以金融枯竭，未克實現。錢莊對外不能以信用匯劃，必須以現金匯劃，而匯兌業，比前特殊增加，此亦畸形之怪狀也。

全縣所產食米，平年不足，仰給鄰縣運入約二萬石。輸外雜糧和小麥，約八萬至十萬石，銷路爲九江、鎮江、上海等處。特產有濱江之瓜子，濱湖之銀魚、煙葉，皆見稱於世。

北上抵太湖縣，安徽一區專員公署在焉。聞專員到任不久，對於禁烟，頗爲認真，四城貼有犯者槍決之佈告，故無明目張膽公開吸食之人，似一大好景象也。惟初到任時，帶人太多，無法位置，適值煙禁森嚴，乃遍委以檢查煙犯之職。奈中有不良分子，暗懷烟具，前往檢查，若遇忠厚可欺之家，縱無犯罪行爲，亦必出所帶烟具，誣爲證物，恐嚇索賄，民甚苦之！猶幸覺察之日甚早，爲害尙淺。縣府則爲政費緊迫，曾發一種「印收」（意卽債券之類），分一元、二元、三元、五元、四種，由糧戶以現金預先購買，秋後可用完糧。及至秋征開始，縣府又以現金缺乏，條諭征櫃，「印收」繳糧，只暫收一半，其餘半數仍收現金。糧戶無法，只好遵辦。惟所持「印收」均爲整票，無法折兌，持請征櫃找補，則云縣府原無現金，概加拒絕。延恐逾限受罰，故多備全數現金，如期完繳。不料突聞該項「印收」立將失效之謠；同時，反有願以折扣購買「印收」之商號，應運而生。一般持有「印收」之糧戶，多係無知鄉愚，正苦「印收」無用，突聞可賣消息，無不爭先恐後，各以較低價格，亟亟出售，雖受巨大損失，亦所弗計。然該商號敢突買此項「印收」，自然別有奧妙存在也！

各鄉農民，自耕者頗少，佃耕者最多。佃田辦法，一爲須納「押板金」（卽押租）者名曰「保

莊，「不納者曰「清莊」。押板金多少無定，大致每石田，納二十元至三十元。轉佃權，保莊有之，清莊則無。所納租數，多係臨時決定，普通佃主所佔成分，保莊者主四佃六，清莊者主六佃四。退佃：若是清莊，互可隨便，若在保莊，先自地主提議，須有特別原因，退回全部「押板金」，並徵得佃戶同意時，始可辦到。否則佃戶若無短欠情事，即有繼續耕種之權。年前曾經赤軍搔擾之處，租額大都酌量減少。即舊有尙較「主六佃四」尤重之「三分租」，今亦減收「十八扣」乃至「十五扣」。（所謂三分租，例如收穫爲三石，地主得二石，佃戶得一石。所謂十五扣或十八扣，即將二石減成一石五或一石八，是皆當地之俗呼也。）每畝地價，五年前，上等者八十元，次四十元，今則上等跌到四十元，中下亦各照跌其半。雇工工資，常年者約三四十元，與他處大致相同，惟此地則供衣服鞋帽及煙錢，似較他處爲優，其他一切精神上之待遇，均較前顯有進步，聞此皆在赤軍騷擾以後，而始發生之現象。

年產穀米，約可自給，通常因所產麥，多運銷石牌、安慶等地，而潛江及江西之米，遂得運入補充，年約二三十萬石。尙有茯苓、生漆、皮油、板栗、銀魚、茶葉、柿及梨等，年產可值三四十萬元。又由宿

松來此，沿途白山峻响，皆石灰岩，附近多產石灰，尤以雪山均爲著名。

再北上之霍山、六安、立煌等縣，均係將往觀察之目的地。惟由此直赴霍山，途程三百八十里，中經皖山（即天柱山）分界嶺各峯巒，尙有小股赤衛隊，不時出沒，若遇公務員或富商，首領卽將不保，且邊僻鄉民，暗藏槍械，凡見路人，有機可乘，旋亦化身土匪，將其銀物，擄掠一空，惟「見貧不放，見富不綁」（此乃當地諺語，意謂土匪貧富皆搶，惟對富者並不綁票）則與赤隊不同。以故該路交通，早已無形斷絕。乃改路線，擬由徐家橋、渡泊湖，抵安慶，轉車經桐城等縣，而赴六安（十一、十四、太湖）。

三二 劫後六安施政概况

皖西素稱富饒，毗連豫鄂，山多竹木，尤富茶麻。祇以交通梗塞，輸出維艱，巨量貨藏，既未得盡其材用。而政治文化之輸入，亦感困難，民性不失於浮誇，卽失於偷惰。過去官紳，復施高壓手段，恣意剝削，桀傲詭譎之徒，又從而播弄鼓惑之，民怨益深，遂爲赤黨所乘，演成皖西之浩劫。年來國軍

圍勦，大獲勝利，淝河流域，城市村鎮，均已克復。史河西岸赤二十五、二十八兩軍，亦經各個擊破，多數消滅，少數三百五百之殘股，則逃入深山大谷，以圖苟延殘喘。

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六安縣長秦振夫，自到任以來，對於安撫流亡，保衛地方，修築道路，增加生產，實施強迫教育，檢舉土豪劣紳諸端，均極努力推行。據當地人士所述，區內被赤軍蹂躪各縣，國軍次第克復，爲時雖已年餘，然對於散匪之肅清，邪說之闢除，善後之舉辦，農村之復興，以及自治、自衛、建設等新頒要政，尙未根本收效。推其原因，實由於民衆不明政府施政方法，未能協助進行，有以致之。現公署特成立宣傳股，制定宣傳大綱及各項宣傳品，分組出發各縣，深入鄉村，講解新政舉辦方法，曉諭協助勦匪事宜。并藉考察各縣施政情形，民衆痛苦，地方需要，亟待應興應革者，無不分令各縣，迅速遵辦。

民二十一年專員秦振夫初到六安，乍見城內外市民，黃昏納涼，多用涼牀擺設煙具，當街吸食鴉片。嗣經嚴厲禁止，始漸消聲斂跡。煙館煙捐，向充公安局及偵探隊之經費，今年七月，亦改由商號負擔，而查封烟館，焚燬煙具。警察法警，舊有百餘名，多爲無薪職，全賴出票，勒收外水，每票至

少十餘元，若遇刑事，勒索尤甚。今已澈底整頓，裁減人數大半，每月經費，除收娛樂捐及商號捐外，聞尚不敷三百元。官場中尙時有「大人」「老爺」「師爺」種種舊稱，殊帶封建社會專制政體之臭味，亦經該專員下令廢除。

縣境克復後之設施，對救濟農村金融，已成立農村合作預備社一百餘所，貸款三萬九千餘元，購買種籽耕牛，以賑春荒。教育則照收復區民衆教育設施綱要辦理，統一教育經費收支，廢除學田二重地主，規定各校恢復辦法，如整理短期小學，調查失學兒童，改進私塾，提倡宗詞，會館設私小，城郊各校設民教館，并特辦師資講習所，廣造師資，以普教育，各村農民，則有壯丁隊及劉共義勇隊等組織，以擔任清查匪類，保衛治安之責任。當前農民唯一要求，乃盼各處散匪肅清，減輕賦稅，俾得安居樂業。

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農村金融救濟處，已在六安設有一縣分處，組設農村合作預備社，實行貸款。其辦法凡新收復區域之農民，年在二十歲以上，具有獨立生活資格，并能集合九人以上之團體，呈准縣分處，得設立農村合作預備社。按照規定手續，借款從事正用，期滿一年，得改

預備社爲正式「農村信用合作社」。本年凡預備社社員，向預備社借款，年息爲一分，預備社向縣分處借時，年息爲八厘，債務部份，各社員負有連帶償還之責。現六安全縣，已成立預備社一一二所，社員總數五〇六五人，放款總數三九四九〇元，每人平均得款七元強。用款類別，爲購買種籽、糧食、飼料、肥料、農具、牲畜、修理房屋，其他等八項。百分比最多數首爲購買糧食，計占總數百分之三十八弱，次爲種籽占百分之十七弱，修理房屋占百分之十三強。

過去赤軍佔領時代之情形，據縣府及當地人士目擊者談：農田管業契據，大都燬滅無餘。阡陌則以六安係靠山縣份，田土高低不一，無法歸併，仍如舊觀。農場耕作，全未荒蕪，惟西南茶山竹木，多被砍伐。蔴樹產區，因受封鎖影響，無銷售市場，出產大減。住宅在戰爭交通地帶者，燒燬不少，而公所豪紳之屋宇，多收作縣區、鄉、蘇府之用。農民夷亡成分，以態度灰色，雙方受敵，及被逼充當赤軍戰亡者爲最多。

分田以村爲單位，人以三斗田爲標準，每斗田約可收穀二石餘，但以中小工農爲限。至富農被沒收財產後，僅能分得瘠田壞地。分田以後，工作亦相隨而來，如任偵探、守衛、挖壕、洗衣、縫紉、摸

瓜（殺人）等是，并有擁護經濟，照納各項累進稅之義務，入出兩抵，有餘不多，并不得買賣或佃人耕作。若當赤軍或從事偽府工作者，則另組代耕隊，代其耕種。分後若有多餘者，劃爲公有，由代耕隊經營之。

吸收現金與婦女首飾等，改鑄銀幣，且有豫鄂皖邊省蘇維埃農民銀行，發行紙幣。所產竹木茶麻等物，雖經合作社，力想偷銷赤區以外，究以封鎖嚴密，無法辦到，物價逐漸低落，金融日見枯竭，可想而知。各鄉村普設列寧小學，宣傳赤化，且由蘇府派員任教，無須特殊經費，推廣甚易。如有互相攻訐，或被秘密告發者，則召全鄉大會公決，除普通罪過着罰役與禁閉外，倘被判爲反動，立即殘殺，雖骨肉至親，亦不得稍存袒卹之念。

總計農民赤化之數，約有一萬五千，中多貧農雇農及工匠，工匠中又以剃頭匠爲最。收復後自首新自者，約一萬二千餘人。老弱幼稚，占大多數。蓋壯丁多往當赤軍，或從事蘇府工作，不死於迭次之圍剿戰爭，即死於自相殘殺。（如檢舉A B團，改組派，以恐怖政策，鎮壓反叛分子）至今仍流竄他處者，爲數亦極有限矣。

至收復土地之處理法，係據三省剿匪總部所頒剿匪區內土地處理條例三十五兩條之規定，由縣府佈告登記，由業主領取管業證書，按照田地原界，恢復原有地權，各自耕作。赤化時曾做重要工作，或腦筋敏活者，尤其識字青年，則調入公署所辦之感化院，施以特殊教育，三月畢業，得返原鄉。（十一，十八，六安）

三三三 夫南妻北之牧羊歌

赤陷霍山，四年有奇，地土經界，屢經倡議破除，卒未成爲事實。當其瓜分土地，搗毀地主豪紳住屋，反對宗祠設備，破除迷信，打倒社會種種舊制度，農民初感不慣，頗欲逃亡，但以赤黨及各級蘇府組織嚴密，防範週至，無法遂願，日久遂亦相安。其中且有爲虎作倀，予國軍進剿以種種不便者。皖西殘赤，不易肅清，卽以此故。其分田制度，係以生產量爲標準。得田以後，須有受徵發及服役各種工作之義務，徵發多寡，恆以收穫豐歉爲增減，普通月約納糧一升，以供紅軍。地主及受罰富農，雖至流爲乞丐，但其每日所得物品，若超過其日需生活數量時，不待徵發，卽須繳銷，否則以斂

財私蓄，怙惡不悛論罪。對於一般貧小農工，認爲成分最好之分子，言行均較自由，偶有錯誤，亦多寬恕，若富農或知識分子違法，則皆重處不貸。

赤蘇府組織，村爲單位，設主席一人，亦稱村長，村上爲鄉，設土地、勞動、經濟、文化、糧食等委員五人或七人。區、縣組織，亦與鄉同。惟縣分設各種委員會外，尙有政治保衛局，局設革命法庭，專辦審判反赤之案件。局在離城七八十里之諸佛鎮，直屬偽西北道區委會，權柄甚大。民十九前，所入赤黨之分子，亦即初在各村領導暴動之青年，至民二十一年均有腐化嫌疑，多以改組派、A B團、反動派之罪名，判處死刑，無慮數千。而其失敗之最大原因，亦即此次自相殘殺之所由起。該鎮所遺萬人墳一處，卽葬此次被殺之屍體，血蹟斑斑，白骨壘壘，亦云慘矣！

該地赤禍之爆發，初因一般青年，受北伐影響，無不努力於黨務活動。而對農村作普遍宣傳，其中心口號僅爲「二五減租」，取消「破雞」「醬麥」及「新米」（此均當地佃戶對地主除納租外，照例應送之禮品，卽除夕送雞曰「破雞」，夏令或冬令，地主做醬，卽往送麥曰「醬麥」，新穀將熟，選折垂穗，焙乾碾米，送請地主嘗新曰「新米」，數量多少，以地主寬刻而分），「租穀須地

主自運」等。農民平時納租太重，且須遠近必送，已早蓄有敢怒不敢言之積憤，聞此口號，不免有動於中，漸向地主提出抗議。地主豪紳，遂深嫉此輩宣傳青年，並將彼等驅匿四鄉，遂爲赤黨利用，祕密工作，卒釀巨禍。

國軍四次圍剿，赤軍自相殺伐外，一方面更加緊編組童子團、赤衛隊、婦女慰勞隊等，每將天倫鼓樂之農家，立成勞燕分飛之殘窠，尤其鼓勵壯丁當赤軍，更易引起春閨之不滿。有所謂「牧羊歌」者，詞爲「我夫革命本是真，革命兩三春，鬧散一家人，夫在南，妻在北，二人兩淚分！」句雖俚淺，但極風行，亦可見當時赤區人民骨肉分離，私衷憤懣之一斑。但赤軍格於情勢，殊不示弱，亦爲歌云：「我妻不必把心耽，目下雖困難，團體總要講，我既來，你也幹，情義兩不傷。」尙有二歌，一爲「白軍才是真土匪，跟着土劣亂殺揮，亂七和八糟，耀武還揚威，我們工農個個都喫虧！」用以誹謗國軍，並有做工農自覺自決之意。一爲「寡婦年紀輕，一心要嫁人，娘婆二家，沒有說明。山後有一人，他本年紀輕，我也合他心，手裏無錢娶不成！來到大路邊，兩眼淚不乾！抬頭看見共黨員，黨員說的好：平等女，親自找，找一個好男子，會種田，也會騎馬和坐轎！」此乃勸年輕寡婦，自動擇夫而

嫁。此外尚有許多採茶調及兒謠，惟不如上三歌流行之盛，給人印象之深。雖自新年餘之農夫農婦，尚多能笑而誦之。惟聞尚有緊要句，未敢誦出。

目前社會狀況，據該縣縣長所談：已日臻安靖，民間訴訟，十數日僅有一案，類多與「摸瓜」有關。緊鄰立煌縣之西北鄉，近連發生數暗殺案，均係地方紳士，如保甲長等頭首，忽被截去，且無法破獲。一般富商，尤戰戰兢兢，暗帶煙膏，以防不幸被綁，便圖自盡。此因該鄉一則防立煌縣殘餘赤隊，時有來擾之虞，二則自首自新之民衆，桀傲不馴，偶然故技復癢，或因地主報復前仇，亦易引起暗殺情事發生。東南鄉則有真正之土匪，搶掠客商，鉅細不遺，有時且與小股赤隊作戰，蓋欲互繳槍械也。

霍山教育，向不發達，識字人數，不如六安遠甚。赤化時，曾辦列寧小學數百所，收復之初，軍隊改辦短期義務小學及感化院，廣羅自首自新分子，施以特種教育，成績斐然。方期再改正式小學，樂育數萬學齡兒童，詎料各校院僅辦一期，即戛然而止。現城內祇有公私小學二三所，四鄉則概付闕如。縣府迭令籌辦，仍以經費無着，漠然視之。惟風俗簡樸，煙禍亦輕，社會經濟，不難恢復。縣府

公務員，服裝整潔，遵守辦公時間，富有服務精神，殊有足多者。

田地價值，數年以前，每石漲至三百元，下等者亦二百左右。承佃時，佃戶向業主所繳「寄莊錢」（即押租）每石田多至五六十元，租額普通約占對成強，且時有換佃之虞。自經赤禍後，地價已約跌百元，寄莊錢更跌至十餘元，租額亦酌減輕，佃年較長。若退佃，則大多提自佃戶，若提自業主，除照還寄莊錢外，且須略給津貼。全縣農民成分，自耕農暨半自耕農，各占百分之二十，佃農占百分之六十。自耕農耕田面積占百分之十五，佃農耕田面積占百分之八十五。豐年僅足食，常年荒年，須仰六安舒城之輸入。

物產茶爲大宗，年產百萬餘斤，值洋二十餘萬元，有所謂松蘿茶者，香氣馥郁，與吳之虎邱同負盛名，次爲竹木，年產三十餘萬株，值洋五萬餘元。茯苓一千餘擔，值二萬餘元。掃帚二十餘萬捆，值七萬餘元。

全境大股赤軍，確已削平，惟零星小股，仍不時搶家劫舍，騷擾閭閻。保安隊只有四排，殊難遍處防守，縣府特制定聯村防匪大綱二十條，令發各區保長遵照辦理，藉資補救。辦法略爲每保每

日，各派出壯丁十人，編爲警察隊，輪流訓練。并於下午五時，集合擔任巡邏、放哨、偵查搜捕，及一切警戒事宜，一日一換，免誤農時，更番輪轉，以免偏勞。巡邏須擊木梆，以與他保梆聲相應。若遇匪警，連放土槍二聲，以求援助。聞推行以來，摸瓜案件，風鶴之恐，始日告減少。（十一、廿二，霍山）

三四 立煌設縣政費拮据

赤禍皖西，數載於茲，金家寨爲其根據地，盤踞之時爲尤久。該地萬山環抱，形勢險要，位於史河南岸，卽麻河與白水河會流之處。雖無城垣，惟赤軍以當地爲豫皖要地，死守弗退，且得當地農民之力助，致國軍迭次進剿，付以絕大代價，始告克復。中以衛立煌軍功最大，嗣後設新縣治時，始以立煌名縣。並劃鄂之長嶺關迤東，青台關迤北，豫之龍旗山，臥牛山迤東，皖之葉家集迤南，東台火嶺迤西爲界。城垣仍未修築，惟恃國軍所築工事，以資屏障。新縣前隸河南，後始改屬安徽。

縣府組織，縣長外設一二三科，有科長二員，科員四員，事務員六員，書記六員。其第三科卽司法，科長由縣長自兼。秘書一員，原任病故。現尙懸缺未委。縣長嚴爾艾，軍人出身，勇於任事，所有佐

治人員，亦多軍人。教建兩局，尙未成立，其事務皆由縣府直接主辦。關於公安之組織，僅於縣城設有分駐所一處，因經費無着，於每甲派民兵一名爲警察，每於夜間，授以簡單警察常識。縣府政法警共四十名，暫由保安隊撥充，尙無舊時差役之弊。政治組織不健全如此，而區保甲長，復輔助乏人，是以政治推進，極嫌遲滯。

自治自衛在史河東岸編組保甲者，計第一區十六保，第二區五十三保，第三區三十五保，第四區十五保，第七區六十八保。此外五六兩區及一二區之一部，尙有匪共未能編組。全縣有保安隊七隊，每隊人槍各九十；義勇隊每鄉均設置一聯隊，槍枝不等，統計全縣約有槍二千枝。保安經費，無所自出，最近省府補助六千元，每隊每月發給三百元，勉強維持，刻已將次用罄。曾由縣長請求繼續補助。

田賦已積極籌備開徵，惟轄境係由皖之六安霍山，鄂之麻城，豫之商城等縣，各劃一部所成，其田賦底冊，除六安已造送外，餘皆遲遲未到。全部賦額，既難統計，徵取額例，尙待考量。此外雖尙有財務委員會之組織，而公款公產，尙未清理，實際毫無收入。必俟正稅確定後，並酌定附加，乃有

收入之望。以故地方事業，多限於經濟，無從着手。聞該縣前隸河南，省府所給政費，尙能源源接濟，近自改屬安徽，乃以庫儲奇絀，援絕計窮，屢經該縣函電呼籲，層峯究以點金乏術，坐視其艱難堵柱，莫可如何！

地方教育，縣城僅有國民小學校一所，經費由縣府政費撥充，並由縣府職員兼任教員。蘇埠流波磳各有國民學校一所，皆無確定經費，更乏教育人材，失學兒童，觸目皆是。在昔赤黨佔據時期，每一村落，據聞皆有列寧小學，而收復之後，竟未能廣設學校，以糾正過去赤化之心理，終屬難掩之疚憾。當地官紳，偶語及此，無不面呈愧色，自慚不如無怪自首自新分子，變詐反覆，悍不畏法也。

司法狀況，赤案較多，民刑案件絕少。監所無款興築，因陋就簡，僅就署內房屋，羈押人犯，每人每日囚糧，發銀一角。最近軍事逐漸推進，收容難民及俘虜日多，該縣旋奉三省邊區剿匪總司令訓令，令將各該收容人犯，組織牧牛、修路、炊事、收稻、割穀、砍柴、做鞋、縫紉、育嬰等隊，以寓生產於賑濟中，然實際收效，亦極有限。三省剿匪總部金融救濟處，撥款二萬元，籌組預備合作社，實行貸款，

但社長以借者既無恆業恆產，此項貸金，恐難收回，故不能不加考量，至使善政未能廣佈。此不特立煌縣爲然，恐其他各縣，亦未嘗不具同一情形也！

先後回境難民，無確實統計。據云爲數甚夥，日前留居於縣城附近者，尙有萬數。因與赤區僅一河相隔，災民困於衣食，且其田產房屋，俱在赤區，復因赤方裹脅難民，劫奪食糧，迫而偷渡，時所難免。雖有中央賑務會，派員施放振米，而若斷若續，未能周濟。收容婦孺與辦平糶及因利局等等其振濟之數，什不及一，不特與赤區接近之難民無衣無食，即較遠之區，自遭殘破之後，迄今未曾解除痛苦者，比比皆是。此行所過各村，多見乞丐，追呼求乞，嗷嗷慘聲，不忍卒聞，何莫非顛沛流離衣食無着之難民也！

該縣交通，除史河航運可通縣城外，其他旱道，類多崎嶇不平，不能改爲汽車道路。間有興工修築處，亦因匪患未平，財力枯竭，旋興旋輟。其道難行，甚於蜀道，恐最近數年，尙難一免此嘆也。

國軍剿赤，向取緩進隱守之策，略該縣淪爲赤區，閱時三年，富而有資，多被流逐殘害，貧而無產，無不脅從蟻附，官府放任，赤焰日張，及至逆勢釀成，勞師征剿，於最近期間，始傾其巢穴。詎赤黨

狡譎成性，逆種四播，當國軍擊破其根據地之際，主力幹部，奉令他移，未能切實搜勦，豫鄂皖三省，擔任清剿部隊，時出時入，未能切實聯絡，山勢險峻，森林茂密之處，遂復爲赤黨淵藪，此剿彼竄。故其首領蔡申熙股等，得重出號召，裹脅難民，出沒史河北之懸劍山、南溪、蔴雙河、黃鵠山、大陌口一帶，時於深夜，在駐軍空隙之處，偷渡河東，劫掠民糧，戕殺保甲長。惟恃國軍布置有方，各保安隊又多反赤最烈分子，始未敢於河東稍事停留；而騷動情形，究所不免也。

出產以茶、麻、竹、木、鐵、紙等項爲大宗，絲、油、漆、炭次之。在未赤化以前，民力充裕，號稱富庶之區，惟以交通困難，運輸不便，若能將一切生產，漸次改良，積極興闢道路，以利運輸，則三年而後，地方元氣，可望恢復。目前則以難民拋離田屋，無家可歸，而人數衆多，賑濟困難，不無遺憾，甚且無知之輩，反以赤方裹脅，劫奪食糧，尙可謀一時之生活，故不免潛回赤區，是誠可慮耳！

立煌設治伊始，萬端待理，應以開闢地目之，不能與一般縣治，等量齊觀。舉凡一般縣政之不良習慣，均不可便稍有沾染，貽害地方，其應率循舊規者，則應一一仿倣施行。縣政府與一切輔助縣政之機關，尤其對於教育建設兩端，不能因地方無款，任其廢置。農產衰落，農村凋敝，復與救濟，

在在刻不容緩。難民衆多，振濟難周，在政府籌給鉅款，煞費籌謀，縱使災民收受實惠，亦僅能勉支數日之糧，於生計仍無裨補，非根本從生產方面着手，不能救此災黎。倘事事困於經濟，一籌莫展，徒擁縣名，且遺隱憂，則有負設治初心多矣！（十一，廿五，立煌。）

三五 歸途瑣聞

由立煌返六安候車，復留一宵。趨訪前所認識之友朋，爲告駭聞三項，前訊未及記載，茲補敘如次：

一、高利貸 六安頻年兵禍，繼以天災，財盡民窮，已達極點。各鄉富有資產者，昧於互助之義，每當窮民借貸，無不重利盤剝。有所謂「買棧稻」者，借洋一元，勒令賣稻七斗，一俟新穀登場，卽行索取。更有借種二斗，索回一石，借米七升半，索回四斗五升者，利高類繁，人地各殊。木廠埠橫行林立，約有二十餘戶，厚利收放糧食，刁風日甚一日。以民國二十二年論，聚盛和放款六千元，距新糧下地，爲期僅兩月，每元卽須付利五角，收錢收糧，臨時決定。馬同和貸放三千元，文玉隆亦貸二千

元，餘各數百元不等，概以八升借出，勒還一斗四升。爲期至多不過五六月，而利率之高，竟一至於此。貧人胼手胝足，終歲辛勤，甚至盡其所獲，不足以償所負！嗣經縣長查獲，特定借利四條：一、凡在二十二年度內，借貸他人之現金米穀者，應照下列各條規定辦理。二、借貸現金者，限本年內歸還清楚，其利率每月每元，概以一分六厘計算。三、借貸稻米者，應按借貸時稻米之價，折合銀元，其歸還日期及利率，均照前條辦理。四、借貸時所立之字樣及抵押品，應邀同保人，無條件退還。此佈告係於八月貼出，債權人固多陽奉陰違，仍照原約收受，而債務人深恐得罪債主，致塞來年告貸之門，自願照舊繳納者，爲數亦屬不少！

二、裁白役 六安縣故府治，司法警察，多至九十餘名；每名又復雇用「夥計」數名，頂替服務，數達四五百，平日概無餉糈，人皆稱曰「白役」。此項白役，身家生活，均唯一票到手，盡量需索是恃。素有一城中不如鄉下好索，民事不如刑事多得」之諺。鄉人不幸發生刑事案件，往往傾家蕩產，身敗名裂，卽以若輩傳票人（卽白役）誅求苛索所致！秦兼縣長，下車伊始，洞燭此情，立將此項白役，選留三十名，給新服務，餘皆盡行裁去，爲數四百餘名，遠近聞之，無不稱快！

三、考教員 全縣公立學校，不下百數十餘所，教費區各爲政，多被挪用吞沒，致校門懸有招牌，內則毫無聲息，甚至招牌亦無之，查學者僅知其校名，究不知其校址。內容則有名高小，而僅辦初級一班者；有高初各有一班，中間不能銜接者；有校舍校具，一應俱全，並已委有校長，照領經費，叩其學生人數，則云尙未招獲者。後經秦兼縣長，一一查實其事，因有「考教員」之舉，所得成績，確係太差。據縣府呈教廳「整頓教育」文內所載，「有自稱擔任史地教員，而不知著史者爲何人。詢以皖南與何省毗連，更茫然無以應。甚有謂平漢鐵路，經過安徽境內，廣東有廣港鐵路者，」皆爲此次「考教員」趣聞之一斑。

歸時，車經合肥，有一小學教員，欲往安慶，搭車同行。談次，知該地素爲產米區，富庶冠於淮南。土地尤稱集中，全縣阡陌相連，幾全爲三五大地主所擁有。近年因受時勢影響，各地主不但不收買田地，甚且將原有田地，分析變賣，投資武漢京滬各大都市，仍多爲地皮生意之經營。現有地最多之段姓一家，亦不過千畝左右。又談該縣教育經費，年收約六萬元，支出爲五萬九千七百餘，兩抵尙餘一二百元。教師待遇甚薄，高小每小時二角五分，初小祇二角，且不得多任鐘點。城內辦有

省立六中及女中，規模較大，學生衆多，待遇自亦較優云。

舒城土地平曠，沃野千里，誠不愧爲一產米之區。桐城山水，清秀可愛，李公麟隱居之龍眠山及浮山，尤稱名勝。清代方苞、姚鼐、張廷玉諸名士，皆生於此，精研古文，世稱桐城派，膾炙士林不衰。「地靈人傑」此之謂歟？

至安慶，略事遊覽，其地雖號省會，且爲沿江商埠之一，但商業不盛，市面冷落，有謂密邇九江，蕪湖，生意被奪，實亦地勢卑濕，易致水患之故。記者初赴江西時，正值江水暴漲，過此輪泊中流片刻，嘗見屋宇牆基，已被水湮二三尺，來往路人，無不水齊其腰。當疑其僅濱江馬路爲然，今始知市內亦易遭淫潦之患，市面不易繁榮，此點不能謂非一大原因。他如唱經樓、圖書館、安徽大學，素稱「塔王」之高塔，均有一往觀光之價值。

嗣搭下行開滬之江輪，每到一埠，搭客下船者甚少，而上船者頗多。上船人中，以形似難民之分子，尤占絕對多數。彼等皆購統艙票，惟無錢再向茶房買床位，概被逐於艙外舷邊之過道上，或船尾餘地上，各就行李，偃依蹲伏，倘遇暴風雨，或巨浪濺水於輪上，均無法以避之。白飯兩餐，雖云

輪上供給，但早必過午，晚必入夜。人皆飢腸轆轤，一見飯籃擡至，無不蜂擁上前，爭搶而食。無菜亦無湯，惟有高呼「飲茶」者，驟聞趨前，則云每杯銅元二枚，摸袋不名一文，復頹然告退者，頗不乏人。飯不夠食，誰請添辦，即被辱罵。及收票時，每人須付銅元四枚，（按此係小錢，若購床位或買房艙票，則付數元不等。）嘗見有一婦人，被逼不過，向人借付曰：「倒頭費，來拿去！」茶房竟批其頰，憤憤而去。此輩形似難民之搭客，嘗與過談數人，目的地均在京滬（實際俟到南京下關，下者甚少，上者反多），不云「探親訪友」，則曰「謀事做工」。婦人亦率爾對曰：「去當佣人」聞其聲，不禁迴想此行所見農村崩潰之慘象，爲之唏噓不已！

官艙房艙中，則麻將聲與吸煙聲，一剛一柔，互相應和，直抵滬濱而始息。尙有一討厭事，似爲輪靠各埠時所獨有：一般小販，叫賣當地特產，如云「蕪湖大蟹」，「南京板鴨」，一本不足怪；惟有一種賣書商，衣履整潔，頗與書業高尚相稱，每每破扉入艙，紛紛雜陳性史、情慾魔術、女性浪漫史、一類之淫書及淫照，婉言勸買。叱其無狀，去而復來，又拱獻曾文正公家書、顏氏家訓，以及太上感應篇等等，笑容可掬，再四央請，至少選購其一，遇之者，真有哭笑不得之感！此時雇客偶移照料行李

之注意力，隨身要物，立可不翼而飛。俗喻輪上爲租界，以今證之，信不我欺。

記者此次視察贛皖湘鄂，旁及豫南濱川經扶，需時五閱月，遍歷五十餘縣，多爲收復赤區及交界地，途中雖經險阻，差幸安全返滬，各地見聞所及，都已盡量披露。惟間因道阻郵誤，未獲寄到，或爲旅次命筆，時空限制，知難盡言，言難盡意，不無愧對讀者之處，此則殊覺抱憾者也。（十一，卅一，滬濱。）

附錄一

粵漢路湘鄂段管理局車務處對本書第十六篇之更正函

查閱十月二十四日貴報贛皖湘鄂視察記欄內，載有鐵道部督察員張某，乘車過關鋪站時，探首窗外，風吹落帽，商得押車員同意停車，復倒行尋覓，誤時三刻之久，有維護鐵路規章之責者，幸注意及之等語。當經令飭該管段段長查復去後，旋據復稱：「奉飭查復關於十月二十四日申報載有鐵道部督察員張某，乘車過關鋪站，探首窗外，風吹落帽，商得押車員同意，將車倒行尋覓，誤時三刻之久等語，是否屬實等因。查此案在未奉到鈞令之前，曾經查悉九月十七日八次車，在白株間，有停車情事，當即飭據是日是次車值班車長黑振華呈復稱：「爲呈復事，案奉鈞電第三九號開，飭將九月十七日八次車，在白株間停車原因，詳細具復等因奉此，竊查當日八次車，駛經

白關舖株州南兩站間之小塘坳上坡道處，適因機車火磅降落，牽引力頓減，遂退行停駛平路燒汽，越時約七八分鐘久，即已升足開行，並無其他事項。奉電前因，理合具文呈復，伏乞察核。」等情前來，旋奉令後，復查九十兩月內，除九月十七日外，株白間再無其他車次發生變故，茲奉前因，理合據情備文呈復，伏乞鑒核。」等情。查本路機車，使用年久，損壞頗多，而尤以株萍段之小機車爲甚。倒行退至平路燒足汽磅，俾易於駛越坡道，時有其事。貴報所載，不無誤會，相應函達，即煩查照，更正爲荷。此致申報館。粵漢鐵路湘鄂段管理局車務處啓。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

黃梅第一區區長王克念君來函對本書第三十篇之更正

主筆先生大鑒，逕啓者，頃閱貴報特派員任安君贛皖湘鄂視察記，載黃梅通信孔壠地痞橫惡抽取船捐新聞一則。事實略有不符。查孔壠碼頭惡例，始於遜清前數百年，幾經構訟，終未定讞。民國十七年間，曾由本縣前縣長李晉芳公明定取消，仍以日久玩生，漸復如故。本年因裝貨爭執，雙方鬭毆，互訴縣府。其時克念并未接任區長，奉令查覆者爲敵區前任江區長。迨克念到任時，即

經縣府佈告取消碼頭，同時縣黨部亦將該工會明令解散，敝區奉令取締，並未絲毫瞻徇，何來以五元息事之說？至謂該工會每月暗送商會捐洋十元，故克念有袒奸助惡之嫌，更屬絕無其事。誠恐道路傳聞，淆惑觀聽，用敢專函陳明，務懇照登來函欄內，以期更正，無任企禱。專肅敬頌撰祺。黃梅第二區區長孔壠商會主席王克念頓首。二十三年元月十日。

附錄二

華北抗日戰地通訊選

一 喜峯口方面

一 到喜峯口前綫去

廿二年四月十四日，晨六句鐘，由駐平「遼吉黑民衆後援會」運輸處出發。該會備有卡車四輛，除載一部份慰勞品外，同行者尙有軍事委員會宣傳總隊之第四大隊，隊員二十餘人，浩浩蕩蕩，駛出北平朝陽門，直向東北行。在車聲轟轟，黃灰噴霧中，回首故都，不勝有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之感。車行約二十里，道路崎嶇，大風捲起灰塵，幾蔽天日。馭車者雖以喇叭聲聯絡距離，然在

一清水潭邊之灣路上，我先頭一車，險與四十四師軍用車，首尾相撞。於是我第二車遂乘機開先，至離平約六十里地之白廟，等候半小時，餘車始行奔至。該地有一清溪，溪旁柳線依依下，茅屋兩三間，貼有二十九軍一月份及二十六軍四月份布告各一張，內有述及各縣派送之民夫待遇，其辦法為每月送差民夫口食糧四元五角，牲口每頭六元。溪上建草橋（木架上鋪高粱桿再蓋以土即成），橋端植一木牌，上書「秩序救國，大車請向左走。」

再行約數里，隱見如雲如霧之風塵中，有騾馬車輛，斷斷續續，為數二百餘，騾駝隊為其先鋒，可七八十頭，均滿載給養，以及工事所用之鎗鏃等器。聞彼等半夜由北平出發，該馭駕車輛之農民，均欣欣然并無怨勞之色，故亦鮮見監督之官兵。車馬正相讓不開之際，迎頭駛來載有傷兵之卡車二輛，各載傷兵七八人，嗣後又繼續運至四十餘馬車，車各三四人，足徵前方近日戰事之緊張！

抵「京東重鎮」之三河，甫停車，忽見數軍官步行進一學校，先頭一人，身體魁梧，煞似記者。大前年視察東北時，曾結一面緣之王旅長以哲，今王已升六十七軍軍長，駐守古北口，那得來此？

叩其隨行，果然是他。投刺略致候意，蒙其堅邀晤談，并爲一一介紹黃參謀長永安等一行人員。渠云：因約晤翁照垣氏，及某項要公而抵此。該軍亦將調防某處，日來正在開拔中。末向記者詢索淞滬血戰迴憶錄，記者適攜備途中閱覽，當檢贈之；并題「祝將軍今後之抗日史實，較此一頁更爲光榮」之祝語於淞滬血戰迴憶錄裏頁上，互道「前線再見」而別。

十二時許，抵薊縣，聞有駐軍一團，傷兵慰勞團及傷兵招待處各一處。北平人民自衛指導委員會逃避飛機投彈圖樣，南開學校慰勞隊救護隊標語，該縣婦女慰勞團募物捐款布告以及同行宣傳隊新貼標語傳單等，各色各樣，公然能將居民圍引圍觀。不識字者，且要求識字者高聲朗誦，誦畢聽畢，大都喁喁自語：「南軍還是不來，飛機也不說着！」於是乘輿而聚，掃興而散。

繼復前行，壓送糧草之馬夫，脫去皮袍，且須袒胸以迎風，無他，蓋冀熱地境暮春天氣，晨昏清寒，近午酷熱故也。行人際此口乾舌燥，無梅可望之時，沿途卽有青年會或鄉民所設施某處可以任意舉杯解渴，雖祇一杯清茶，要亦足表民間簞食壺漿之誠意，吾人飲之，不勝有無以爲報之愧感！

無何，達石門鎮，駐有五十三軍一百零六師之通信隊，該隊駐處，無衛兵，亦無旗幟，僅有一小勤務兵，在門內掃馬糞。就之談話，後院袒臥曝陽，互相枕藉之士兵，尚可於屏風裂縫中，歷歷見之。該勤務兵爲述熱河之戰，該師在先如何勝利，後受丁旅敗退之影響，遂致全線紛紛後退，不喫飯，不睡覺，一連五晝夜，始奔至喜峯口內。語次眉飛色舞，頗有誇耀捷足神速，弗爲敵軍追及之概。詢其軍長云係萬福麟，記者僅道一句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該兵且以「十九路軍北來否？」慫慂致問。夕陽漸漸西下，漸無光芒，白如月球，大且過之，及將爲坦然無有邊際之大地吞進時，尤呈出一種爲南國風光所未有之特色，非筆墨所能描寫。維時，僕僕風塵，目的地——遵化，亦已到達矣。

遵化縣，離喜峯口百十里，距近日爲日陸空軍所進攻轟炸之集中點撒可，僅八十里，距曾爲敵軍數度攻取之羅文峪僅二十里，後背相距北平，亦祇三百里，故爲一要地。八九兩日，敵機會來數次投彈，城中北街熱鬧舖店地段，多被轟擊。時有運輸給養車輛正擁擠於此，死人七，斃騾馬三，傷人十餘，合計他處，死者已十餘，傷者三十餘，舖面木版，被炸傷痕，密如蜂窠，路人經此，多有爲之停足一觀者。從此居民，家家掘避飛機之地窖，每日三時以前，多散避鄉下，至四時許，則啓市經營，

可達晚八九時。二十九軍軍部，設於省立中學，但主要人真正所在地，則又另闢蹊徑，別有洞天也。軍民合作，有如家人，鄉人相告如此，記者細細體察，實亦如此。鄉人中有徐少民其人者，堅邀記者至其家；并云：「二十九軍雖勇敢善戰，然堅持日久，難免疲乏，援軍不來，奈何奈何？」由此赴喜峯口一帶戰區，須夜行始可辦到，已商得軍部之許可，日內即可成行。（四，十五，遵化）

二 二十九軍高級官談戰況

接受熱軍敗退之危局，死守喜峯口，艱苦作戰，一新視聽之二十九軍，軍部設於遵化，軍長宋哲元在津醫病，副總指揮秦德純與各師長，在前綫指揮。記者特訪張參謀長，其談話如下：

保國衛民之民族戰爭，乃我軍人二十一年來所僅逢之絕好機會，亦即我軍人所冀盡之榮譽天職。多承民衆慰勞，實不敢當。我軍艱苦抗日，迄今月餘，日軍因先奪我優地，武器新利，故致我軍傷亡數，幾達六千，然竟不之悔，亦絕無一人或出怨言，此乃秉承軍長平日「有進無退，死而後已」之訓言，深感此不決死戰，不但有傷國格，無以抬頭見人，而我軍人，更無面目以穿軍衣！政府因共黨牽制，一時尙難抽調精銳，繼續北援，故今我軍堅持最大犧牲之決心，縱至僅剩一兵一卒，亦殊樂求仁得仁。倘在可能方面，能爲國家保存一分元氣，勿須保存過於消耗有用之血肉，固知可惜，尤感痛心，唯

是值也。敵方張節節逼我，我而步步後退，其將何以能堪？暴日初占三省，心固不僅在三省，今攻察冀，勃勃野心，又留土華北乎？國家因連年內戰，種下惡因惡果，此時自當徹悟冰釋，一致團結對外矣！

繼記者告以途中鄉民，多以飛機消息見詢，張氏復云：

前線士兵，因敵機猛烈擲彈，不勝轟炸時，亦未嘗不如關心戰局的老百姓之作想。日前敵副軍長在平晤何部長，承以日機猛烈轟炸懸懸爲念，敵副軍長笑答：「幸在十九年之役，曾飽嘗飛機滋味，故亦坦然！」敵機所投之爆炸彈，長度約有人高爆炸力範圍約十米達，入土深三米達，被轟陣地，損失極大。敵軍自十九年改編十一師，縮爲三師，編餘官兵，在特殊情形之下，又不得不設法酌予給養，領處有限，發處無法掙節，軍隊之窮，莫我爲甚！每兵平日需麵斤半，戰時消費，自較斤半爲多。照例給之，則將無力，故此三十餘日以來，所發士兵給養，只好較平日稍多，照戰時不足，實不得已也。熱湯之失敗，首在兵民不合作。敵軍平時對民秋毫無犯，戰時得戰區百姓所接濟之糧草，均詳爲登賬，款到即一一償還，幸得民衆信任，源源予以援助，尤足勉我前方將士，既有當日，必有將來，絕不蹈開門迎盜之覆轍！

後記者請示近日戰况，渠云：副軍長夜間將由前線歸來，另約暢談，當有新聞見告，記者遂興辭。

十六日上午八時，趨謁軍部，適遇張參謀長，爲述秦副軍長已歸，將往北平，當即被邀入一士兵小室，秦副軍長旋出接見，略謂：

連年內戰，以致經濟落後，農村破產，實予日帝國主義者以加緊侵略之機會，近其勃勃野心，更爲露骨。今日之嚴重國難，敵軍早料及之，故無日不以保國衛民，澈底反帝爲軍訓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敵人有新式犀利武器，固利於晝戰與遠戰；我雖武器不如人，然能利用夜戰及近戰。——卽於夜間，出敵不意，揮大刀以砍敵首是也！上月戰況，詳各報。本月九日，迄至今日止，陣地之旋得旋失，敵我之忽進忽退，均作肉搏劇烈戰。尤以十二整日，以及十三上半日爲最猛烈。我軍官兵傷亡，至五六百人。昨日敵軍徒涉撒河，佔我右翼兩小村，一名南團汀，一名北團汀，我傷營長一人，死連長二人，傷亡士兵百餘人，但於夜間，該兩村又被我軍出死力奪回。在此行將四十日之抗日戰爭，所得教訓，計：一、科學發明，固然血肉難敵槍彈，但國人果能富有愛國思想，犧牲精神，果能加以物質的充分，因屬更好，否則精神亦未嘗不可戰勝物質。二、用兵貴以我所長，攻敵所短，敵長務使其無從發揮，我短務求妥爲避護。三、調遣增援，務必靈活神速，尤其交通不便之徒步行軍。四、師克在和，全軍在一總指揮下，不分畛域，不分界限，師與師間，當如家人父子，彼擊此應，此擊彼應，同向一目標，而努力邁進。五、此乃國際戰爭，亟應全國軍民，一致總動員，軍爲人民有效武力，民爲軍隊實力援助，敵軍戰功，大多得自人民之助力與鼓勵；遺棄戰地之傷兵，常有鄉民冒險抬回，遇有敵兵，卽來報告；遵化民團，堅請參加前方工作，可一見一斑。他如各地民衆所給予物質上精神上之援助，尤不勝述。自開始抗戰以來，死亡將士，五千左右，平日戰爭傷亡率，恆爲什之三，今日武器不及人，傷亡率則爲什之四，且有超過之虞云。

後記者堅請赴前線視察，渠爲介紹張自忠劉汝明沈克三師長及沈氏隨軍作戰之夫人，各

作簡短談話，咸許今夜同往前線視察。連記者共七人，同立院中，笑語相向，一若忘其戰陣之苦也者，因拍一照而散。今日午後三四時，隱聞隆隆砲聲，居民均各就所挖洞口窺聽，以防飛機然尙未探實砲聲何來？（四，十六，遵化。）

三 閻王審案之日軍宣傳品

自灤東戰事，逐漸失利，敵軍日益增加蒙古朝鮮生力軍，加緊向我喜峯口正面進攻，日來撤河橋南北團汀一帶陣地，進退得失，均有猛烈戰爭。記者商得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張師長允可，特派該師張參謀，導往前線視察，因恐飛機投彈，特於夜間，由遵化出發，此段運輸，亦多於夜間進行。車經東門，城門已閉，說明情由，始得放出。沿途所遇村莊附近，均有巡邏哨兵，三三五五，荷槍達旦。車中尙載有槍彈十餘箱，機槍六架，道路崎嶇，顛簸異常，深虞彈藥因磨擦而爆發；後至某旅部某團部，將所載槍彈，逐漸卸下，心始安然！時已夜半，萬籟俱寂，車聲輾轉外，第聞電線風吹，作嗡嗡聲而已。

車頭電光燭處，忽見一招展作記號之紅卍字旗下，大車七八輛，各置陣亡將士之靈柩，攔讓道左。抵三屯營城西紅卍字會辦事處，又見一載重汽車，下置死尸，上坐傷兵，淒切慘淡，莫此爲甚！然可想見前線戰事之激烈，運輸車輛之缺乏，無如之何也！

翌晨，見三十八師李參謀長文田，承述戰事經過，並示所抱決心。略謂：

「九一八事變爆發，三省淪亡，今春日本僅以三師團一混成旅，未六日又復占我熱河，民族可恥，軍人尤爲可恥！敵軍自十九年以來，無力整頓，諸多殘缺，唯對教育，則隨時曉士兵以大義，從此對外不對內，今有小效，即基於此。鐵器時代，一夫當關，萬夫難過之長城，今日失去效用。所謂攻者恆勝，防者恆敗，敵軍倉猝接防，工事未備，兵器復遠遜於人，屢戰皆以血肉之軀，與敵利器相拚，犧牲之大，一言難盡。但願政府早決大計，民衆努力聲援，國家前途，未始無救！」

談至此，適聞鐘聲，乃我城上守望者，用以警告敵機已至，乃趨避於地洞，旋見敵機六架，前後兩排，分飛遵化薊縣玉田羅文峪等處偵察，幸未投彈，然擁擠人窩中之老百姓，已面如土色矣！

嗣乘車便，旋赴撒河橋陣地一觀，我軍嚴守灤河西岸煙筒山等高地，爲對岸敵砲有效射力之所能達，房屋民物，被敵機砲彈之轟炸，尤較三屯營爲猛烈。敵機所投炸彈，多係上書「特重」二字，長等人身，重逾百廿磅。凡所投處入地可七八尺，掘土深若一巨潭，就近已避地洞之人，且被

飛土封口，或隔土擠壓，以致死傷者，不勝其數。羅文峪等處，亦無不飽受敵機轟炸彈（殺傷效力爆炸彈（破壞效力）之巨烈慘禍者！

日人於未攻取之地帶，除以砲彈威嚇外，且用荒謬絕倫之傳單，以蠱惑我無知愚民。至已爲敵軍鐵蹄所踏處，更想入非非，滿牆滿壁，粘貼各色各樣之畫報，記者揭得四張：一繪五人交臂攜手，中一人拖長髮辮，外兩人各執滿洲偽國旗，邁步踏於「吉林省」「奉天省」「黑龍江省」「熱河省」「興安省」所構成之「大滿洲」偽國土上；且有一大太陽，半露於其後面。第二幅爲太平景象圖，仍以偽旗太陽，及歡天喜地似的紅男綠女爲點綴，上題：「滿洲國是我們夢想也沒到的樂土了，五穀豐登，牲口多肥，王道政治下，萬民安居又樂業，堯天舜日中，大有昇平佳氣象」之句。第三幅繪日軍向我商人買物之圖，上題：「日本軍隊，都是良家子弟，爲國家爲和平義務當兵的，他們對搗亂份子，非常厲害，然對商民很講情理，所以日軍到處，沒有不歡迎的」之句。第四幅半爲仙女散花圖，題有「樂從滿洲國的人，身後要這樣享福」；半爲閻羅王審案圖，圖繪兩犯反縛跪地，在孽鏡台中，照出大刀隊相殺之模樣，閻王勃然大怒，令鬼王施以種種地獄酷刑，題有「背反

滿洲國的人，到來世這樣受罪一之句，其輕視我民族，尙爲神權時代，渾渾噩噩，一無所知之奴隸，誠可謂極盡侮辱荒謬之能事，見之無不髮指！然我無知鄉民，亦竟有被惑者。譬之三屯營居民張富順，原充我軍偵探，後到口外工作，竟被日人買服，洩我軍情，昨被查獲，一鞠即招。渠渴甚，向一勤務兵索水，該兵年僅十三四，大聲叱云：「漢奸！亡國奴！還想飲水麼？」彼答：「誰願當亡國奴，實被日人所愚耳！」聞之又覺可憐。石門鎮東陵所住旗人幼孩，或詢以「日兵來此，汝等怕否？」彼等恆坦然答曰：「不怕，我們是滿人。」從可知戰區民衆之急待宣傳，俾知愛國大義，縱抱佛脚，殆亦不容或緩矣。

日軍不惟軍器新利，卽服裝亦順應環境，隨時添辦，我大刀隊，屢奏肉搏之功，彼軍先鋒，遂備鋼領馬甲鋼盔等，藉資護首。最近雙方憑河之戰，彼有橡皮衣褲，可供徒涉。惟服裝過求講究，行動反覺笨拙。口內某山，敵騎兵四人，登高攝影，出其不意，被我軍圍逐。彼等駭而不及騎馬，且以服裝累重，又穿皮靴，不利奔行，卒爲我哨兵所捉獲。該哨兵等受賞金二百，以爲活捉俘擄之獎勵；然士兵咸云：活捉俘擄固大快，但必解之守之，殊覺費事，萬一縱逃，則敵人卽多增一人之火力，故士兵

多認此爲一大累事，所獲多就地解決。

三屯營居民，原極貧寒，加以日機之不斷轟炸，更爲荒涼滿目。然荒煙漫草中，尙有感繼光祠碑，及雪艷墓碑，轟然危立，足供憑弔。前清帝春狩秋獵，務必枉道一參之景忠山北極閣等寺，莊嚴佛像，多係金質；龕桌爐瓶，乃中雜花竹形色之化石，雕斲而成，殊覺美觀。倘我軍苟不出死力以抗暴日，恐將繼熱河行宮之寶器，同爲東京博物館之陳列品矣！（四十九，三屯營）

四 戰區疾苦之一斑

喜峯口爲長城防務之正面要隘，祇因熱河守土將領，無有抵抗決心，一與敵軍接觸，卽紛紛後退，致敵阨我口外高地，隨時可以劇烈砲火，壓迫我守口軍隊。嗣因冷口失陷，敵更以重軍威脅，致該口淪爲突出形勢。雖以勇敢善戰之二十九軍，卒爲戰略關係，不得已而放棄之。此一噩耗，適記者由平出發，在三河邂逅王軍長以哲，承其實告。時軍方尙未發表，驟聞之下，不啻劈頭澆以冷水，此行唯一主要目的地——喜峯口之視察，頓成幻夢矣！抵遵化，承三十八師張師長熱烈歡迎，

派員導往撤河橋三屯營羅文峪各重要陣地，參觀我軍作戰情形，以及各將領之主要談話，業經前函報告。茲再將二十九軍之特出精神，以及直接間接與戰事有關之戰區疾苦，謹就觀感所及，撮要記錄於後：

二十九軍之特出精神，首推「戒備謹嚴」，該軍每到一處，無論時間久暫，都不辭勞苦，積極迅速建築工事，例如修城、掘壕、挖洞、嵌置砲位、配備步哨等是。該軍初調三河薊縣一帶，熱戰尙在醞釀中，但該軍駐防工事，均已完備。後倉猝接萬軍之防，一面奮勇應戰，一面仍努力工事，縱前線失利，後方陣地，亦不致牽連擾亂。目下不但撤河橋羅文峪三七營之工事，早已建築堅固，即遠在後方之遵化、石門鎮、馬伸橋、薊縣、邦均等處，以及凡在軍事上有重要性質之地勢，亦莫不節節建築「進可攻退可守」之各項工事，且出餘力，幫助人民，挖掘雙口深洞，以避飛機投彈。

第二「軍民合作」以言運輸，軍運不敷，勢必徵用民間之牲畜車輛。其先徵得地方長官紳士之同意，即由地方團體代表，間接代向各鄉村平均分派，（與直接徵發不同）不致引起任何糾葛誤會，故農民大都樂於協助；以言柴草糧秣，籌自地方者，能給以現金則給以現金，否則以斤

兩論，詳記賬目，以待領餉清償，而地方亦深信之。（此據各該縣商工農各會代表所言）以言士兵，私人之公買公賣，亦頗有足多者，嘗見某士兵在洗澡堂，購一修足刀，老闆堅贈之，不得已，乃多酬小費，暗資彌補。戰區居民，午前九時起，攜老牽幼，出郊逃避飛機，直至午後四五時許，始歸而啓市交易，可達夜晚九十時許，相與交易者，自多係駐軍，迄今均相安無事。他如鄉民自動擡送傷兵，修理道路，協助巡邏，捐助食品等等，皆爲軍民合作之因果。

第三「紀律嚴明」形式上官兵嚴分階級，精神上儼如家人父子，平時無逃兵，戰時尤無臨陣退縮者。前線官兵，倘在後方公幹，必備護照，否則以臨陣退縮論。冷口某師潰軍約二百餘人，來請收容，雖諒其環境，允許改編，但於編入行任時，予以嚴厲之教訓，該潰軍竟有感激爲之涕零者。師團長一臨前線，各配大刀如士兵，戰必身先，退縮者機槍掃射。

第四「教育實際」該軍教育，素以真能喫苦耐勞爲第一要義。三月八日，由後方星夜馳赴喜峯口，以接萬福麟軍防，已行百七八十里路，尙能艱苦作戰，努力工事，卽基於此。且自九一八事變爆發，卽移訓育中心於「誓死抗日」之口號下，且夕必唱國恥歌，並將抗日救國之重要的具

體標語，用紅色印於一方整之黃油布上，官兵一律佩帶誦讀，俾深敵愾同仇之心，早決誓死抗日之志。以上四點，確是記者觀察所得之實況。

此外戰區疾苦，民間狀況，想亦爲國人所深切系念，容一述之。諺云：獅虎一臥，草死三尺。破產農村，久駐戰軍，苟不亟謀通盤計劃，源源接濟，一旦掘羅俱盡，前途何堪設想！茲以遵化一縣爲論，廿一年七月開始供應，迄今已有九月。目前全縣計派出大車千五百輛，車夫三千人。每輛大車，配牲口三頭，計洋五百元，總計千五百輛，合洋七十五萬元。崎嶇山道，尙有二千騾馱，以供軍運，每騾馱以百元計，合洋二十萬元。僅三月份內，計用柴草二千五百萬斤，每百斤值洋一元，合計二十五萬元。僅就城內而言，每日亦需柴草八萬斤。設置軍用電話之材料，亦由縣府籌墊，計用洋二千元。商會農會等，計籌墊麩料二十餘萬斤，合計其他零用，亦值洋十餘萬元，外鄉尙不在內。助理建築工事之民夫，計萬餘人，俱由民間分派，概不化錢。以上可計數字總計已達百三十萬元以上。

入款項下，僅有朱子橋將軍撥來洋一千元，外此多係賒欠，或由地方籌墊。軍部當局，原云領獲軍餉，照數償還。但該軍僅領到二月份之餉，三四月份者何時領到刻尙未定。雖得後方慰勞，曾

一度發獎金，將官每員得十二元，校官八元，尉官四元，每兵只得一元，果欲該軍如數踐約，何異挖肉捕瘡？現地方民衆，唯冀後方極力予以軍實上之補充，物質上之接濟，俾戰事順利，幸早結束。所派夫馬車輛，皆得安返故里，不至如前萬軍所徵用之七百輛大車，與熱河同陷敵手，於願已足。羅文峪口外三區，周圍約有一百六十方里，曾被敵軍佔領，今雖退出，但所有食糧，全被燒燬。劫餘之民，窮困不堪，乞食口內，又恐有間諜嫌疑，不得不忍受凍餒，延頸待斃。他如薊縣、別山鎮，商號僅二十餘家，因生意冷落，不勝軍用供給之故，相繼倒閉，僅餘三五家。某號今又報請歇業，變賣財產，在商會承認八百元之捐款，始獲開門大吉。農荒春耕，商停經營，工無工做，整個勞苦大眾，衣食已全無着，且常有砲轟彈炸之虞。遵化一縣如此，他縣可想而知。現戰區民衆，鑒於二十九軍之曠日持久，兵力既疲，損失漸重，深恐爲敵所乘，乃連名籲請政府，速調勁旅，如梁冠英等部，星夜前來增援，盼望甚爲急切也！

他如紅卍字會冒險搬運傷兵，且在石門鎮附近，購備墓地五十餘畝，安葬陣亡將士，已達二百餘冢，平喜大道途中，尙可歷歷在望。基督教青年會，沿途施茶，此種義舉，頗堪稱許！

道路崎嶇，運輸困難，的確是一最大缺陷，俗謂：「無風三尺土，微雨一路泥。」又云：「晴天如香爐，雨天似醬缸。」實爲此路「行不得也」的唯肖唯妙之寫照。倘非隨時勤加修理，且多備軍用汽車，軍實給養之轉運，唯恃騾馬車輛之慢行，前方供給，其不大受影響者幾希。然此一切的一切，寧能獨仰於疾苦已極之戰區居民，解衣推食，輓粟飛芻，一力肩承此一鉅大責任耶？是皆有賴於我全國民衆，以全國總動員之精神，而爲種種實力上之援助也！（四，二十三，三屯管）

二 古北口方面

五 石匣鎮視察所得

古北口爲北平直通承德唯一所必經之天險，高山削壁，天然險峻，且有長城蜿蜒其上，捨此一口，絕無其他鳥道。口上建有砲樓，巍然雄峙於要隘中，樓下孔道，僅容一汽車可行，此誠一夫當關萬夫難過之天險也！然以熱軍放棄職責，逡巡退避，鑄成大錯，該口遂與冷口喜峯口相繼辭別數千年來之祖國，淪於暴日鐵蹄之下！當記者在南天門左後方某道防線高地上，以鏡遙矚，天險

形勢，歷歷在望，緬懷秦皇雄圖，歷代長城在國防上之價值，不感慨系之！記者之突然紀此者，時在由平出發後車掠孫河鎮、牛欄山、王家莊、密雲城、九松嶺、朝竹莊等而直達石匣之第三日，亦即此行印象最深之一日，蓋第一日則僕僕風塵，第二日則幾乎全過關無天日之地窖生活，第三日始承飛機（當然是皇家軍的）之作美，予以相當機會，俾得做些視察訪問之工作，誠不幸中之幸事也！

回憶前日由平出發，風塵撲撲中突有奇香撲鼻，舉目則見道旁梨花，滿園滿谷，中雜桃李，如雲如錦。馭車者云：地名梨花坑，離平市可五六十里，平市仕女，厭棄城市風光，來此領略野花清香者，亦頗不少。語未畢，瞥見首尾相啣之大車八九輛，滿載傷兵，血漬斑斑，一一陳列於道右，以致欣賞梨花之逸興，頓受莫可言喻之隱痛！國難嚴重至此，尙沉醉於玫瑰花香中之仕女，儻一見及此輩忠勇將士所開放斑斑點點之殷紅血花，不知其亦有此同感否？剎那間，滿園滿谷之梨花，回首已不復見，前途渺茫，風馳雲捲般之前進車輪，不知尙須旋轉幾何，始克到達目的地？

此路較赴喜峯口路稍覺平坦，蓋因彼多沙路，此多土路，且無亂石之故，惟灰塵之眯眼遮道，

以此例彼，有過無不及。中途多有不耐步行之士兵，三三五五，強欲搭車，馭車者均嚴予拒絕，後竟有牽手阻攔車頭者，仍渠大鳴喇叭一聲衝開一條血路，揚長而去。記者耳際，忽覺有一塊鵝卵石飛擦而過，適中於緊貼車頭後壁，駢聲正濃之一排長下腿骨上，砰然作聲！該排長受巨痛，爲之驚呼失色，大聲問「誰？」某兵答云：「欲強搭車之老鄉。」（北人對兵之普稱。）「某長袍短褂者亦湊趣云：『對了，還是你們的武裝同志呢！』於是鬨然大笑，某兵尤喫喫笑不止。不料該排長痛羞交併，驟揮其巨靈之掌，大批該兵兩頰；該兵更出死力反攻，飽以老拳，二人扭做一團，幾乎跌出車外。後經勸止：一則口中血沫四溢，一則衣破有如班禪之斜披袈裟，怒目相向，悻悻然猶欲洩其餘忿。大戰暫告結束後，全車空氣沉默良久，車行輓輓，格外顯其粗暴。國人「勇於私鬥」之劣根性隨時隨地，都可發現，誠可痛心！

抵九松山，車沿斜坡而下，兩旁山坡，均築有堅固之防禦工事，迎頭一河岸，亦密佈鐵絲網，且深掘有外壕內壕，足以傾覆敵之坦克車裝甲車，並掩護我抗戰士兵之安全。一兵站某士兵云：此乃第三道防禦，雖距最前線甚遠，但敵機時來偵察，深恐由間道爲其所乘。即在此校方之密雲城，

敵機尙常往偵察轟炸。十八日上午，飛至該城者十五架，翱翔上空，擲彈紛紛如雨，約計百枚，全城幾乎一片焦土！縱高懸外國旗之教會福音堂，亦被炸燬，猶幸所居兵民，多趨避於地洞，而傷亡猶多至三四十人；牲畜洞腹流腸者，爲數尤夥，厥狀極慘！話未已，忽聞村中鑼聲。馭車者知鐵鳥將至，即令下車散避，並覆油綠布於車身，以作護符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飛機已倏至正上空，幸未投彈，彼此心照一番，旋即分道揚鑣而去。開車時，誤被石擊之跛足排長，遲遲後至，上車且用人扶，但於飛機猝至，各自趨避時，該排長亦能捷足先奔，判若兩人，事雖滑稽，卒無人敢作明笑，蓋懼其再肆咆哮也！

此去所遇行軍或車運，逐漸稀少，且作散形，而非密集，蓋亦預防飛機之襲擊也。晚達石匣，下車訪後援會辦事處車慶和先生，見其正擬「戰事不利，華北安危在今夜」之電報。私衷默計，果爾今夜失利，其將何堪？比入城中，途少人行，商店什九皆反扃其戶，上書「門內無人」字樣。抵第二師師部，忽聞話匣正唱「四郎探母」之劇，某副官語此亦慰勞品。唱止，師長黃杰出見，寒暄數語，即發表下列之談話。略云：

二十一日以前，僅有小接觸。自該日起，連日敵均向我作劇烈正式攻擊，我南天門防線左翼高地之八道樓子，首被敵人拂曉圍攻，兵力約在千數，我駐軍奮勇抵抗，全被犧牲於敵人猛烈砲火下，八道樓子陣地遂陷！晚以一營兵力，努力反攻，殺至山頂，克復砲樓五個。二十二日拂曉，敵又以五六百名之機關槍隊前來增援，并在飛機大砲猛烈轟炸掩護之下，仍向我八道樓子陣地集中攻擊。營長聶新奮戰陣亡，團副負傷，繼以營副連長排長相繼陣亡，無人指揮，而士兵仍各作戰，誓不後退。終因傷亡過重，得而復失。今日我又反攻，進退數次，雙方傷亡極大，我竟以砲火之不如人，陣線幾全被搖動。獨幸士氣極壯，沉着應戰，且得我兩日無音信之別動隊一排，今日由關外繞回，亦往參戰，加以其他援軍同時趕至，始將陣線壓住，穩固如初。軍人捍衛國家，原屬天職，有時竭盡死力，究爲情勢所限，力與願違，想國人必能予以原諒！輿論要公平，是非要真實，若遇敵人之挑撥離間，惡意譏言，務勿輕信，目前國人，尤其我執有槍桿之軍人，除死力抗戰外，絕無出路，我士兵幸由於環境之壓迫瞭然於此。現敵軍彈藥給養，均尙接濟得上，精神亦頗壯烈，惟經此接連四晝夜大戰犧牲，若環境許可，俾有整頓補充之機會，憑此深刻經驗，此後必能更奏殺敵之效果。

談至此時已九時許，遂興辭而別。全城暗無燈光，手電筒用法，亦有限制，摸索緩行。守城步哨一聞足音，高喊口令，森嚴之象，到處皆是也。按八道樓子之山，高出南天門一倍，建有長城角樓八座，已被敵燬其二。形勢極險要，爲敵必爭之地，尤爲我必守之地。該地原祇駐有黃師某團之一連，致受輕敵失守之累。後雖迭次反攻，付以最高之犧牲代價，究亦無補於事，殊爲可惜！（四，二十七，

石匣鎮。

六 地洞中之生活

廿七日夜，因與後援會石匣辦事處郭鼎君，暢談東北義勇軍奮鬥經過，失敗原因，以及今後應如何澈底認識抗日反帝之意義？如何始能重整民族革命戰爭之旗鼓諸問題？郭君原係東北大學學生，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即加入義勇軍，而且當過小領袖，談起個中事，自然如數家珍，直達山雞初唱，始將話囊收住，熄油燈，熱火坑，合衣而寐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甚至敵人翌晨早班飛機，亦已照例光臨，尙作陳搏酣臥，幸爲他人奔跑之重濁足音所驚覺，頓時起身，不期然而然地緊踵奔者之後，魚貫而入黑暗狹小之地洞：

「幹嗎？今天早班飛機這樣早？」似一童男喘吁吁地說。

「可不！昨天晚班沒有飛來，因爲颳大風！」老人應聲。接着是一婦人搶口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會把這鬼子的飛機打下來，我們硬要一家踩牠一脚！」她是我們住處的房東太太。

原來石匣距陣地，近者只十三四里，遠者亦不過三十餘里，每日早晚，敵人必向我攻擊兩次，飛機向我後方偵察，至少亦早晚各一次，故鄉人有「早班機」與「晚班機」之稱。每日清晨，早起者咸叩鄰居之門，相約郊外「躲機」（此亦鄉人新稱）婦女可仍操女紅。山林岩谷中，小販亦勉可作簡易之肩擔買賣，惟農民畝中之春耕夏耨，則完全荒棄矣。此項因受飛機影響之後方損失，時間不定，空間無限，其較大於戰線損失，更不知其倍蓰，良堪浩歎！

是日原擬與第二師參謀處處長，赴最前線觀戰，後因該師與八十三師換防，事忙未果。且敵方不知是否窺破我方換防，特添開八次午班飛機，架數不等，且於第七次連投六彈，令人整日全過地洞生活。敵所投彈，擬炸逼近地洞之糧秣廠，無怪隆隆之聲，動地而來。彈着空地，聞死擋架伏二人，傷一人，斃驢一，傷犬一。因往觀之，甫聞負傷犬之狺狺聲，而最末次之飛機又至，乃就近臥於田垠陰側下，幸告無事。死者乃古北口難民之擔架傷兵者，流腸折腿，厥狀甚慘！時爲一死者鬚髮蒼蒼之老父，撫屍慟哭，以至眩暈倒地。記者甚不忍之，出而勸慰，並贈洋一元，導往紅十字會，備棺掩埋於道旁。而狺狺之犬，亦隨斃矣！

頃到載重汽車一輛，將往城中裝傷兵，展燈偕往，至一倒塌不堪之公安局廊簷之下，燈光燭及，卽有久候多時之傷兵，蠕蠕而動，互相牽扶，掙扎至車，後聞先載重傷者之命令，復又閃開。重傷者多臥於門扇上，抽去門扇時，「娘呀！天呀！」之哭泣呻吟聲，令人鼻酸心痛，不忍卒聞！原臥稻草，被燒禦寒，只得一一挺臥於生硬之車板上，空隙處且蹲立有輕傷者，車行時之顛簸擠壓，如何喫消得下？真不忍設想！未及載者，鵠立道旁，落落大方，目送車去，又不禁令人竦然起敬！

翌晨早起，走訪八十三師師部於永樂莊，由夜行軍之車塵馬跡，察知過往之人馬，蓋已無慮數萬矣。適值該師參謀處長符昭蹇騎一白馬，甫由前線歸。據云：此路敵軍，僅八千餘人，飛機六架，但可隨時去電添派。該師原駐防左翼不老屯一帶陣地，僅有小接觸。但蓬勃殺敵之士氣，不可久耐；乃於二十二日晚，特編一別動隊，夜襲古北口東關之敵，出其不意，殺敵十餘人，奪馬八匹，迫擊砲三門，敵僅砲擊，不敢窮追。前夜又往襲一次，曾奪回司馬台高地之砲台五座，兵力單薄，旋又放棄。敵在灤東，突然退兵，想以唐山、開平、古冶、林東、趙各莊等地英國煤礦公司關係，肉雖好喫，骨終難吞，故在國際上，不無顧忌。喜峯、古北兩口，驟難得勢，料敵必由平榆大道，直犯北平；或由馬蘭峪、

將軍關倫襲我平谷三河，所謂中央突破，以截斷我喜峯古北兩口及平津之聯絡。然我方早有其他師旅，嚴陣以待矣。談至此，郭副官長維泰與某參謀適由前線歸。某參謀云：「電話機關，因被二師撤走，呼應不靈，幾誤大事！」郭云：「接防一晝夜，傷亡二百餘人，所幸陣線已全壓住，可無礙矣！」嗣往某掩護地謁師長劉戡，劉年三十，與黃關兩師長同爲黃埔一期生，勇敢善戰，從未敗績，左目微盲，卽因勇戰掛彩，相見握手之餘，卽作如下之談話。據云：

二十五日接防，晨七時卽遇激戰，兇猛無比。敵進非總攻，多由側擊，落彈密如雨點，陣地頓爲烟迷，乃猛力衝上，經我痛擊，復又退下，伺機復衝。敵師始戰一日，卽死傷連長各二人，連副排長士兵傷亡達三百餘。因該陣地乃左翼之一突出角形，兩面受敵，且仰承左前方八道樓子敵彈轟擊，無可隱避。八道樓子之失，致我某段陣線幾全失效。然八道樓子不失守，我砲射程只六里，敵砲可打二十里，亦難免不爲敵砲所盪平。談時，劉并作一簡圖，以示八道樓子俯瞰下之某段陣線，原有工事，多被轟燬，距此約七八百米遠之後方某高地，擬選爲陣地，惟恐民衆不察，多所誤會耳。日來死守原陣地之巨大犧牲，除爭面子外，可謂無益云。

記者詢得新陣地已有堅固魚鱗式，（亦稱據點式，或散兵孔掩蔽部）最新工事之建築，卽料其棄前守後，特日內事，座中送往慰勞品之車向忱君，尙誠懇晉言，以死守原地爲上策。劉末謂：

敵後方空虛，若出奇師進襲承德，並夾攻此路敵軍，全殲滅之，亦屬可能。且此路防務，不惟在軍事上極其重要，即在政治上亦頗有重大關係，極願負責死守，勉副民望云。時已夕陽西下，遂與辭而返。（四，二十九，石匣）

七 前線民衆協助作戰之實況

古北口守軍，先以第二十五師奮勇殺敵，死傷頗大，師長關麟徵親臨指揮，以致負傷。軍長徐庭瑤，見日軍砲火激烈，二十五師犧牲過多，始電請何應欽增援第二師，極力抵抗，並在南天門一帶趕築工事，以事固守。其間在喜峯口之敵軍，因受鉅創，遂將此路大部份之敵軍，調往增援。留此扼守者，夜間多用手電燈散佈滿山，以資虛張聲勢，並以強光電炬，時向曠野探照，嚴防我軍襲擊。時在四月二十一日前，三月十二日古北口放棄後，約有一月之久，倘我軍能取攻勢，實易收復失地。或另提勁旅，特組別動隊，來去飄忽，時襲敵之後方，衝破一處，敵必自相驚擾，向後崩潰。八十三師與二十五師，均已小試此法，且奏奇效；但以未有整個計劃，未獲彼此聯絡，繼續大舉，唯有坐待

敵攻而已。攻者自動，守者被動，自動者有乘虛蹈弱之利，被動者有一崩全潰之虞。故云：攻者恆勝，守者恆敗。將士中有談論及此者，大都有「限於命令，無地用武」之概！

東北軍何立中、黃顯聲、王以哲各部，曾在此擔任左右翼防務，均有最大決心，願與暴日一拚，以爲東北軍爭氣。惟張廷樞部，紀律較差，太師屯村長供應稍緩，即被綁去，勒贖大洋四元；某農藏現洋數百元於壁洞，後聞敲門聲，倉猝間復將其女私資及未包紮之零星銀洋數元，併藏於壁間，後有某營部前往借宿，掛槍於壁，微聞銀洋碰擊聲，竟掘牆而竊其銀，某農爲之氣瞎雙目。上述二事，聞即該部有口皆碑之德政，人民深爲恨之，竟採不合作之主義，埋藏糧食，焚燒草料，人逃他處，以陷彼於有錢亦無買處之苦境。後該部無故引退，原因即在於此。

某部未奉上命，竟敢竊退，且不通知友軍，幾誤大事。三月十二日，古北口失守，遼吉黑熱後援會石匣辦事處，冒險救護傷兵，竟在途中拾獲我軍遺棄砲彈四百餘箱，槍五百餘桿，疑爲逃兵所棄。

戰區民衆，雖極困苦，然愛國之心，頗覺真誠。前方工事建築，每多爭往協助，倘因軍路關係，預

築後方陣地，則皆規避不前。如勉使之，則云：「是爲退卻之準備乎？果然如此，則我村民，已遺新線之外，夫復何爲！」詞嚴義正，遇之者恆爲所窘，無以解說。

駐防燕落莊之騎兵第二旅，一排長奮勇作戰，重傷陣亡。適爲莊董所目擊，遂號召全莊人民，釀金備豬四頭，雞蛋千枚，並集香燭，豆腐皮各數十斤，以犒三軍。並用鼓吹香燭，設靈致祭該陣亡排長及其他士兵。

大小黃岩口一帶，獲一偵探嫌疑犯，送至師部，始知乃古北口同胞派來之代表，並於萬補千，納之棉衣中，出信一封，慰勞金四十元，迫望我軍反攻，規復失土！

八十三師，換接第二師防務，僅殺敵三日，密雲鄉民，見其成績卓著，卽送以大批慰勞品，並附一熱烈懇摯之祝詞云：

「武裝同志，首推中央，不但救國，愛及村氓；殲敵致果，不顧死亡；晝夜苦戰，敵氣已殲；國體民生，兩得平康。聊具食物，餉我前方，預祝將來，直搗東洋，抵彼黃龍，痛飲盞漿，殲滅倭寇，奏凱回鄉，雪我國恥，爲民爭光，名標青史，萬古留芳！」

道旁偶見一鄉人，兀坐竟日，怪而問之，始知彼有驢騾各一頭，已爲二十五師某部運輸前方，

適彼不在家，未及隨行；家有老母、五孩，一燒火者（指其夫人）均望牲口爲食，故特來此坐守，以待認領。記者以其事殊少希望，問其怨乎？彼慨然答曰：「只要打退鬼子（指敵人），奪回失地，縱做叫化子，也比亡國奴強得多！遺失牲口，何怨之有？」語雖不雅，但極傲揚。石匣辦事處主任車向忱，時亦在旁，甚壯其語，特贈大餅二個。

綜觀上述民衆協助各事，從而知凡真能奮勇抗日之軍隊，偶有缺點，鄉民亦能深予原諒。國難嚴重如彼，民衆引領迫望者又如此，負有保土衛民鉅任者，何去何從？當早籌之熟而計之審矣。（四，二十，密雲）

三 灤東方面

八 日軍再度進攻灤東

五月九日晨，由北京飯店，赴前門車站，擬往灤東。途經東交民巷，道旁花木，蔭翳蔽日，而柏油路之光潔平坦，尤非集土寸許之國道所得比擬。惟金碧輝煌之宮殿式房屋，其銅釘硃紅大門前，

多懸各國領事館招牌，並有碧眼高鼻之荷槍衛兵，來回蹣跚，意態從容。至於所謂「大日本帝國領事館」，紅帽黃服鑲金邊之倭兵，則斜靠石獅，橫挾短槍，顧盼自雄，並頻頻吹其鼻下短鬚鬚，任意睥睨行人。而含垢納污之西式偉大建築——六國飯店，亦緊接眼簾。漢奸巨慝張敬堯，即於前日，被愛國青年刺殺於此，足見賣國賊輩，雖托庇租界，亦終有仄路相逢，無可倖免之一日！

抵車站，乘午後二時由平開唐山之聯車。沿途麥苗油綠，菜花金黃，柳絮飄入車窗，飛舞如雪花，大自然之美景，誠有應接不暇之概。豐台站所賣之半開牡丹芍藥，二角洋即可購得二十朵之一大束，花王之可貴可賤，其命運蓋仍操自種花人羅堡站。停有鐵車三十餘輛，滿載大車騾馬，扶牽車馬之鄉民，隔車相望，猶作癡笑，似尙不知其將受臨陣險苦也者。過豆張莊，耕田者多以三人繩拖於前，一人扶犁於後，是無力以蓄牛馬抑牛馬已效勞前方，皆不得而知也。天津塘沽各站，附近墳塚，纍纍然不知其數，子孫發達者，更築成一培塿邱陵，佔地甚夥，不加改良，若干年後，農田必漸爲蔓延無限之墳地所侵佔，同時人口增加，其不逐漸感受耕地恐慌者幾希矣。

車上查票，凡見軍其衣皮其帶者，莫不一視同仁，概置不問。車壁所貼規章，軍人按例應購半

票，迺者，國難嚴重，有賴軍人之處甚多，特予優待，蓋不無因。

塘沽高大無朋之洋房，與平頭土屋，參差相間，然烟囪林立，美孚蓄油池，數亦不鮮，可想工業之發達，以及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之深入。楊村糕乾，天津甜梨，塘沽對蝦，燒雞鹹蛋等等叫賣聲，各站均喧嘈聒耳，然乘車人竟若餓肚無餓，鮮與交易，車之一停一開，均使無數小販，滿懷希望而來，大失所望而去。此種現象，想因東行車僅載少數軍人之故，若西行車滿裝逃難人民，小販生意，或不至若此之冷落也。

出塘沽數十里，地無綠草，亦鮮樹木，第見汲海水以煮鹽之風車，旋轉不已。維時東海升月，正與西山落日，兩相輝映，想因近海空氣之清新，如鏡皓月，倍顯其光潔之色。車抵唐山，不復前行，候至今晨四時，另換他車，正對紅日出處，加快駛進。抵雷莊，堆集麪粉稻草甚多。同行之擔架伙，計二十餘架，於此地下車，料此必有傷兵。

此去直達灤縣所經各站，大都掘有軍用深壕，以及堅固之掩護工事。灤站停車（車亦僅通於此）向西步行五里，即入灤城。途見一軍用馬廐，門聯右爲「人獸關頭，應力謀自救」句，意頗

警惕當訪五十七軍軍部，適軍長何柱國在平，承參謀長喻建章接見，並告戰況如下：

敵借口我軍向彼挑戰，使彼疲於奔命，乃於七日夜開始再攻灤東。北戴河原駐有我騎兵師某部，與相距約七八里外之河東敵軍，隔河對峙。七日夜九十時許，該敵部即以裝甲車大砲，掩護步騎兵四五百名，猛撲北戴河我軍左側背。一面又由大米園桃源突出裝甲車二十餘輛，騎兵二百餘，偽軍百餘，攻我留守營。至八日晨，敵裝甲車衝至留守營車站，截斷我北戴河與留守營間之聯絡。北戴河我騎兵因難支持，留守營失去，曾一度奪回，卒因敵機上空猛烈擲彈，衝散我騎兵，幸得我鐵甲車「河南號」活動甚力，掩護撤至張家莊車站一帶，敵仍追擊，刻在激戰中。界嶺口南日偽軍，七日晨亦向我撫甯進攻。八日敵由平榆大道，復增派步兵四百餘名，於砲火猛烈掩護下，齊向撫城進攻，我守軍爲翁師某連，苦戰竟日，除連長與二十餘人跳城突出外，餘均犧牲。遷安、雙望堡、盧龍等地，亦先後在砲烟迷天砲聲動地之猛烈攻擊下，相繼失陷！今日敵仍沿平榆大道，攻我盧龍城南之文峯塔，城西之青龍河一帶，已被我軍左翼及王軍（以哲）右翼，協同予以痛擊。敵人於上述各地得手後，始用裝甲車五六輛，騎兵二百餘名，於今晨沿北甯綫猛烈進攻昌黎，城之北山，亦發現少數敵隊，雖經一日戰，得失已數次，雙方犧牲均大。我主力軍現撤守施各莊、安山，戒備頗嚴。敵已向該地側擊，并集中砲火於車站，激戰數小時，刻正對峙中。灤河口海面，據探報發現敵艦白色者三艘，黑色者五艘，實際行動，尙未明瞭。惟灤河口與樂亭間，地形極重要，已派勁旅前往警戒之矣。此次敵之綫攻，正面鐵道綫，則由偽軍担任，以爲避破壞交通之責任，日軍則自恃利器，攻取側背，前途局勢，殊覺險惡云。（五十，灤城。）

九 防禦工事棄若敝屣

日人爲欲壓其帝國主義之侵略野心，不惜再三用其掩耳盜鈴之慣技，又於月初妄造口實，以冀淆惑國際。至七日即重起灤東釁端，突陷我平榆大道東段之撫寧、雙望堡、盧龍、遷安等各縣鎮，沿北寧路亦佔我北戴河、留守營、昌黎等處，以至進逼我安山、景家店子、李關營、石門各站陣地。日昨凶耗乍傳，敵軍已強渡灤河，突破宋軍沈（克）師所守高台子陣線，長達二百餘里。何軍左翼灤西某地，頓陷於被敵包抄之形勢。該軍部高級長官，旋開緊急會議，共籌應付方法。記者當於下午七時，訪軍長何柱國。據云：「暴日猖狂，一至於此，國家倘不統籌辦法，前途殊覺危殆，現守喜峯古北兩路要地，極屬重要，再遇不測，則平津無險可恃矣！」并承贈射落日機照片兩張。旋訪灤縣縣長洪聲，一詢該縣淪於戰區後之民間情形，握別已九時，歸見副官處之勤務兵正裝箱收拾行李。怪而問之，始悉軍部行將喬遷某處。記者亦倉猝出城，月色清悽，爲之黯然，時有嬌小玲瓏之摩登婦女，相伴爭行於沙途間，旁有提箱荷篋之士兵隨行，料係官長寶眷無疑。既抵車站，稍

待片時，卽上無蓬壞車，漸漸南移。

未離灤城時，嘗與宣傳隊騎馬沿灤河陣線，赴各村莊演講時，見我方臨河陣地，尙稱堅固，惟日久不修，架木竟發芽生枝，溝壕亦有爲風砂所填塞者。隊從灤河鐵橋北行，過一山，峯迴路轉，上有懸岩，下瞰灤河，風景幽然，有一石造亭臺，傳爲乾隆行宮。到柳各莊，宣傳員四出演講。記者適遇一排長，甫由前線調防於此。據談：我軍前在石門寨、海陽鎮、秦皇島、牛頭關、柳江等處所做陣地及掩蔽部，均以石灰細石及巨大之木材，堅固築成。再加以鐵絲網及鹿柴種種障礙物，化洋四十餘萬元，木材重價，尙不在內。時當嚴寒，建築工事，頗不易爲，舉鋤力挖，難入凍地一寸。艱難締造，原想死守，不期冷口失陷，一令傳出，卽行後退，血汗金錢所合併築成之陣地，多未應用，相繼棄若敝屣，至堪痛心！不抵抗將軍下台，上峯易人，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，殺敵機會至矣，詎料此次敵人重起覺端，我士兵正磨拳擦掌，誓與死拚，結果心與願背。不幸生爲中國人，尤不幸生爲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，訃聞上「罪孽深重」四字，不啻爲我軍人今日進退兩難寫照！一上士更慨然搶口曰：打開天窗說亮話，咱們弟兄，處於今日局勢，若非對外，鮮有不譁變者。記者以二君言出由衷，無以爲

慰，僅報以苦笑而已。同時心中久懸無以自解之一問題，刻聞二人之言，方得迎刃而解，即日軍進展之神速，實有所以玉成之理也！

盧龍縣第十鄉韓家莊，一老年鄉長云：凡能勇戰之軍隊，必不擾民，反之到處擾民之軍隊，卽不能作戰。中國連年內戰，生靈塗炭，加以九一八事變以後，戰區居民，供應軍需，大都已超過力量之所能及，倘再爲不法軍人滋擾，無怪有出當亡國奴，罪亦不過如是之牢騷語。何軍長頗識民困，密探四出，不法軍人，一被查覺，或受舉發，卽以軍法從事，軍令不可謂不嚴，然騷擾劫奪之事，尙時有所聞，殊堪浩嘆云！

所歷各村莊，民房大都十室九空，小康之家，多逃往礦區，餘則死守，或暫避山林地窖中。灤城曾一度逃空，後經縣長以及軍部人員，分往勸慰，始漸有歸耕者，然曾幾何時，今又罹於逃散慘禍矣！

灤縣地區遼闊，人口約十一萬餘，錢糧地丁，去年尙徵足七萬之數。教育力圖發達，惟城內及近河各鄉學校，大都無形散學，畢業考試，則假唐山行之。鄉村迷信，多未打破，「張天師」進北京，今

年人死大半」之勸世文，勤抄傳送，觸目皆是。民氣頗消沉，惟礦區工人及附近居民，則殊有蓬勃之朝氣。全縣民團約三千人，尙能盡維持治安之責。縣府所監犯人，已送天津，惟昌黎等縣將失守時，又送寄來百三十人，轉送天津，旋被拒絕，留則無囚糧，縱放則無權力，官廳好互諉其責，於此可見一斑，所苦者惟此一羣囚犯耳。

敵軍到處，有求於民，必先深作一揖，飲水亦必假意出金粟一毛，以冀愚弄我鄉民。飛機所散傳單，一面印荒謬之詞句，一面印妖豔之春宮，以期誘惑我士兵，而爲放僻邪侈之行爲，用意之陰毒，手段之卑鄙，誠不堪聞問矣。（五十三，古冶）

十 難民亂如熱鍋之蟻

軍機祕密，轉變急劇，遠地傳聞，難明真相，就近採訪，亦難於率爾揭布。雖然，事實自事實，轉變自轉變，戰事之進退勝敗，自爲事實，固不能永不暴露也。此次敵人再向我長城線南，大舉進攻，企圖包圍平津，席捲華北，局勢極其顯然。茲僅就記者正面視察之東線戰局，再繼前信而略一述之：

敵自月之七日，再度發動以來，其主力軍，則沿平榆大道，向西推進，在與該道幾成斜平行之開灤段鐵路守軍何部，自受牽動，此係日軍所採用之毒辣策略。但我鐵路沿線守軍，果能抱定犧牲精神，力就灤西及開灤段各要地所已築成之堅強工事而死守之，彼沿平榆大道向西進展之敵軍，當不無側背之憂。並與該道正出死力以抗暴敵之王以哲部，真正聯絡，互相策應，相機採取夾攻或側擊之戰術，時以勁騎迂迴出沒於敵之側背，鐵甲車仍游擊於鐵路沿線，以盡其聯絡掩護應急之責任。則縱不能大獲勝利，要亦可稍挫敵勢，使其對我所侵略之各城鎮，雖付以最高代價，亦終難完成其一鼓卽下之志願。同時王部翁張各師，亦不至獨當勁敵，忍受劇烈犧牲，以至每一劇烈戰後，欲求一收拾餘燼，整頓部屬之片刻機會而不可得。此種戰況，可於各車站所遇王部匍匐而至之傷兵，或逗遛以待收容之潰軍口吻中探得之。

目前敵軍，仍分兩路：一向豐潤縣東榛子鎮王官營向西猛烈攻擊，昨前兩日，敵機已飛往豐潤城中投彈，縣長及公安局長紳士富商等，均已逃至胥各莊，住於一學校內。聞城內尚有二百餘名保衛團，協同軍隊，維持治安。一沿北寧路向我退軍跟踪追擊，蓋以國際關係，並測知我該路守

軍，必受左側敵勢進展之牽動而引退，故所派部隊，多係偽軍，而非主力。我軍退出灤城，以及其他車站村鎮，敵均於翌日或隔日始敢侵入。

記者於十二日夜半，由灤城隨軍退至古冶，十三日午後二時，又聞命將重累物質，立即運往後方。晚八時正欲入臥，復又以立退齊各莊之命聞。兩夜一日，退路幾達二百里之遙。以軍隊進退，而爲馬首是瞻之沿路逃難民衆，頓起風鶴恐慌，亂如熱鍋之蟻，莫知適從。沿站踴躍爭入西去火車者，磨肩擦背，擁擠不堪。小孩啼哭聲與轆轤車聲，交響不絕；而婦女之欲大小便者，更感登天之難。此時始知迫而逃難之百姓，已是中產以下之人家，中產以上者，自榆關失守後，即避平津，十室九空，誠非過言，中央宣傳隊所住胥各莊之一張姓家，大門客廳，各懸「急公好義」「敬恭桑梓」之匾額，地嵌磁磚，壁油粉漆，建築宏麗，不亞於都市之富豪。然究以挈眷遠避兵燹之故，致其廳事彫窳，多爲鴉雀窠巢，雖鳥喞喞，探手即得，荒涼之狀，令人慨惜不置！

該莊昨逢五日一趕之集市，買賣物品，以豬鬃毛爲大宗，全市爲之異臭。次爲糧食，爲雜貨。灤東糧食，當地產者多不敷用，往年全恃東北調劑，今則仰給山西。此季種籽交易，極其冷淡，春種既

已失時，秋收當更無望。時當上午十一時許，正街人熱鬧之際，突有敵機三架，軋軋飛來，偵察一週，旋即飛去。但全市商人，已闕然而散，而車站候車之難民，更顛慄投避無地矣。此機係由東北沿鐵路線飛來偵察各站者，在唐山曾擲二彈，中我輜重車，略有損失。

無何，由唐山運來新造車頭十個，及重要機器無數，並掛兵車十餘輛，滿載彈藥粉麪。一兵強欲搭行，爲解車兵所呵斥。云係彈藥車，縱有執照，亦難隨行。該兵不服，雙方爭執，竟至拔刀相向，後爲一官長所見，鳴槍駭散。一傷兵車上，雜有老百姓數人，亦血跡斑斑，呻吟不已。就而與語，答係寧河某莊人，係爲地方雇隨大車，以赴前方者。其條件本「有錢出錢，無錢出力」之原則，應雇者先給以養家費十元，並約一月內清吉返家時，車馬平半分；月外歸家，則得全享其利；若不幸而遇意外，當以殉國義務論。該馬車隊計三十餘輛，日前運往沙河驛，老爺廟一帶，途中忽遇敵機三架，紛紛投彈，轟天震地，夫馬車輛，全被炸毀。間有苟延殘喘者，亦絕少醫愈之希望。時翁師某營亦在前方遇戰，倉猝無備，紛紛敗退，厥狀更慘云！

車站柳蔭下，堆置皮箱數只，坐有兩少婦，服裝入時，相與談話。略謂：「山海關事變，逃出之南

下專車，全係官長之太太，後於電話中得知時局復告太平，又返昌黎。此次戰役，我們團長（一年較青者自稱）原守灤河鐵橋東地，曾云：如鐵橋被敵轟炸，如何渡河？抑知事實不然，今已全師安抵雷莊矣。一年較長者云：「官至團長，即易安全升遷，太太真有福氣！」伊笑答云：「真苦惱極矣！何福之有？即如昨夜，團長已困倦而臥，而電話總不斷的來，有時真不耐煩去接張學良下野，還有兩月餉無着落。近又聞當局決定軍事機關員薪，自六月分實行，上將八百元，發五成，中將五百元，六成，少將三百元，七成，上校二百四十元，八成，中校百七十元，九成，少校百三十五元，幾成不知，尉官則十足，花樣真多，成數略減不說，惟恐不按發，則將如何得了？」記者甚怪之，乃設法於其勤務兵處，探悉伊乃第九旅□□□團團長之第二位太太。餘一位自視不如者，乃一獸醫院之院長夫人，均因事機緊張，不得不暫離其夫，先赴北平。少頃，誤點之客車到，彼等均蜂擁登車，記者亦默誦沿途一株株的柳樹上，所貼「農人加緊耕作增加糧食，」全國一致動員起來擁護中央抵抗暴日，「擁護苦心負責抗日救國的蔣委員長，」你曉得朝鮮十家人共一把菜刀麼？你曉得日本人在東三省搜繳民槍麼？你就明白亡國以後之痛苦，」等等標語，緩步出站。突遇東北大學趙王兩君，

特來參加抗日工作，因未蒙當局許可，無從解決伙食，不得已復又快搭車返平。原在此地當任宣傳工作之厦大學生李君，與燕大學生石君，意志頗堅決，所歷險苦，亦復不少，惟伙食一項，亦時感斷續之苦。錄告將欲前來効勞之愛國青年，望事先須有妥切接洽是幸！（五，十六，胥各莊。）

四 從前線歸來

一一 人心惶惶之津市

北寧線正面我軍何部，自十二日夜半開始西退，接連數日，每至一站，駐軍之令甫下，後退之命又至。老於軍隊生活者，竟將已收拾停妥之行裝，擱置車站，人亦不擅往他處，時探車行時刻，以便隨時啓行，故車站堆物如山，時有人滿之患。惟十四日之退守胥各莊，人馬竟有二日夜之安息，雖聞平榆大道王以哲部，因受優勢敵軍之壓迫，（即正面守軍之所謂側背脅擊）已由豐潤（胥各莊即屬此縣）退至玉田附近，敵仍跟蹤追擊，王亦有繼續撤退模樣。甚至十五十六兩日晨，敵機均已光臨上空。迴翔審顧，而豐潤縣城被敵轟炸之噩耗，亦頻頻傳至。待至十六日午後一二時

許，該莊東逃鑛區之難民，忽半途狼狽而返，舉止倉惶，面如土色！略謂：唐山狀極混亂，昨晚九十時許該地最後撤退之我軍，將離站時，卽有無數着黃色灰色，服裝參差不齊之漢奸暴民，四出滋擾，當者成爲所害，我等旋亦回頭，飛跑而返云。此消息一經傳出，莊民之驚惶程度，更甚於前，路人亂奔，商店閉市，由是繼續撤軍之傳聞，忽又甚囂塵上。

王以哲軍翁張各師，頑強抗敵，犧牲奇重，不得已失敗而退，抬傷兵來此之鄉民，日擊實情，尙知予以原諒，推崇不止！記者聞風慕義，甚願繞道訪之，詳詢戰況真相，用饗讀者；並以踐前在三河邂逅該軍長及各師長時，「前線再見」之約，惜以交通關係，未獲如願。且五十七軍楊參議謂：「戰雲瀰漫如此，恐王軍長亦不自知其利那間之住處！」於是始決意與茫茫然若喪家犬之難民，擁擠於水洩不通之夜車上而返津。途間多因軍運車停各岔軌上，調讓需時，抵津後，誤點幾至平常車速之一倍。

翌晨（十七日）九時赴河北省政府訪于主席，因非會客時間，出沿經一路北行，道旁滿站手槍巡警，距離各約十餘密達，而於街口尤覺戒備森嚴。每見洋車緩行，路人稍事觀望時，卽予以

嚴重之干涉。時有無數汽車，魚貫駛行。將抵新車站，始悉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，今晨將抵津赴平。嗣後又得炸彈爆發之消息，雖黃氏幸告無恙，而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津市空氣，因此轟然一聲，更增其震盪不安之程度矣。猶幸軍警當局，自十五日（是夜盛傳漢奸暴動之謠）起，已施行嚴密戒備，並通傳各區隊，特別注意，各點如次：

一、一遇事故，即將肇事地點，四路斷絕交通；凡來往行人車馬，不得聚集多人於一處，並於形跡可疑之住戶及路人，加以檢查。二、河內渡船及客貨船，必要時禁止通行。三、加意保護電話電版以及各橋樑等。四、嚴防拋藏炸藥之人。五、嚴拿造謠惑衆言論反動者，以維公安，而定人心。

商店市面，俄貨充斥，聞仇貨已漸絕跡。顧客照常熱鬧，然多係徘徊游逛之人，實際帶錢購貨者則甚少。錢莊多將銅元保存，以至銅幣飛漲，洋價兩日來，每元竟跌落至四十餘枚（當二十文者）之多。自日機飛到北平偵察，以及灤西守軍後退消息傳出，居民遷入英法租界者最多，義租界次之，日租界則絕無，且有紛紛遷出者。此項途中常見之搬家者，其中頗多由北平（平市發現日機後，每日由平至津之頭二等車票，較平時，多售三千元）以及前線戰區避難至津之人。

記者後悉于學忠午宴黃郛，張伯苓先生亦在座，乃往候張先生於南開中學之會客室，思欲一詢，席間問題。時有一學生之家長來接學生歸家，並云日軍自灤東撤退，我軍偏要揚言克復，始至重起釁端，致津市危在旦夕，青年人勿得自告剛勇，望早收拾返家，以防不測。後該男女學生，堅以學校未停課，及同學仍未離校之理由，緩卻其命。此雖細事，要亦可見津市人心惶惶之一斑。

• 迨遇張先生，據稱黃氏應亟赴平，先以安靖平津人心，處置嚴重時局，為當前最急要務。委員會之組織成立，似可稍緩一步。自前年十三票對一票，今年二月四十二票對一票之國際裁判以後，日本外交，已陷孤立。惟實際上，我國亦未得有國際間實力上之援助，質言之，即盼國聯對日經濟絕交實難辦到。所謂日人假想敵之美俄兩國，亦顯有不願違與日本起惡感之趨勢。此等處，即我國對西洋之失望，亦即日人之成功；蓋彼甚冀我國認識西洋不可靠，仍須轉而與彼共謀所謂東亞合作，中日親善之道也。然非日本放大眼光，一變其侵略政策，我國勢難委曲遷就，結果必至中國無路走，日本亦無路走，而世界和平，更將有最大之波濤發生！（下略）（五十七，天津。）

一二 津濟車中尙見戰事傷痕

津市外則敵軍壓境，內則漢奸潛伏，正值謠啄繁興，人心皇皇之際，突爲黃郛氏北上帶來之一團和緩空氣所衝破，而反映一種雲霧將散之欣慰希望。然津門逼近海口，復爲北甯津浦兩鐵道之交點，在日人華北侵略計劃中，莫不虎視眈眈，早想攫爲己有，以作施展之根據；加以日本租界，駐有軍隊，並爲藏垢納污之淵藪，以致中國一般失意軍閥，潦倒政客，城狐社鼠，一應俱全之漢奸們，被彼勾結，時思蠢動，殊爲肘腋之患，心腹之憂。中日問題，推演至今，日本固不肯輕棄攫獲肥嚮，我國尤不能犧牲原有版圖，其對平津之包圍威脅，實想迫定城下之盟，以承認其在滿侵略已成事實之一切權益。此種形同騎虎之局勢，黃氏當之，三兩日即欲打開一嶄新局面，有如痼疾之遇神醫，立即霍然奏效，似非易事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又盛傳時局將有峯迴路轉之形勢，紛紛議論，莫衷一是。只以歸程倥偬，未獲勾留，靜窺事變，以向讀者作一水落石出之報告，殊以爲憾耳。

既作南下歸計，因趣裝赴津浦車站，平車時亦抵此。當由車上牽下一犯，肥頭大腦，軀幹亦偉，

後跟一跛足傷兵，尙以自用扶杖，旋罵旋擊該犯。問因何事？據答：該犯係漢奸，祇因心虛，行跡倉皇，遂爲路警盤問，並蒐出「面呈中村司令殿下」之信一封，全車乘客，拳脚交加，將彼踢打，幾瀕於死，詎彼此時下車，復又精神抖擻如是也。聞若輩喪心病狂之漢奸，以及爲虎作倀之暴徒等，待遇極苦，平日僅得大洋四角，且受種種拘束，一聞暴動令下，卽往送死，然日亦祇得大洋一元，僅此區區孽錢，遂不惜斷送生命，影響國家，事之可歎，實無有甚於此者！

車中乘客之擁擠，仍不亞於由北甯西開之逃難專車。惟彼則多係窮民，此則不少富商豪紳，及其珠光寶氣之家屬，此於售票房之宣布頭二等車票，業已售罄之時，卽可測知。車行經總站新站（仍在天津）上車者多由窗口扒入，各於人叢中勉強操其立正姿式。車行數時，深夜沉沉。坐臥者鼾呼入寐，竚立者大多睡眼惺忪，東倒西歪，相撞相碰，時起口角之爭。而孩童夢中擠醒，口中唵唵有詞，甚至踢打叫罵，尤爲旅行之趣觀！有數人掙扎下車，知係誤下，乃大呼而復上，全車皆爲驚笑，而睡魔亦被驅於烏有之鄉。座有一精神矍燁年逾不惑者，因大談云：「中國事，真痛心，早年鄙人由平至京，坐一頭等包廂，而兩隨行亦居然由路局設法各坐一包廂，鄙人甚駭無以付此鉅

費，乃查票員竟爲解釋云：『奉命歡迎處長，（指談話人究係何樣官階之處長未知）請勿客氣；反正在包廂多係空位，貴隨員亦勿須另移，』於此可見官廳之工於趨奉。鄙人壯年時，努力鑽進軍政界，而今幸復又鑽出，然已瘡痕斑斑，不堪回首矣！』

時有一少婦，聞係北大女生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始由廁所擠回原座，不勝憤憤然云：『廁所尿地上，兀坐兩鄉民，聞自東北事變，由瀋陽逃至唐山傭工，今因唐山放棄，復擬逃返原籍山東，中一人已爲戰事所嚇病，無力，遂咸被擠入廁所，相抱作暗泣！予雖擬勸其不應再居不潔之地，然亦無法安置於車座之上，蓋彼橫陳其軀，一人霸臥兩三人之座位者，予曾代乞讓一席地，結果，僅蒙彼人賜以白眼，國人之無同情心，良可慨也！』該少婦繼見其熟睡皮箱上之幼孩，夢中作酣笑，伊亦苦笑云：『年未週歲之幼孩，卽作遠途逃難於此顛簸之車上，想夢亦非好夢，尙何酣笑爲？』一老婦歎聲應曰：『予之第三孫，年貌煞似此孩，今已與其兄姐雙親，在敵機砲彈之下，同葬身於地洞中矣！』言已淚卽涔涔下。後詢之，始悉彼係密雲人，一晨敵機至，其兒媳孫輩，相率爭入地洞，一彈砰然落，遂被封埋於洞中。附近各處，亦隆隆作聲不絕，無人掘救，全被悶死。彼初未起床，嗣被震

備，已不能動，反以倖免，焚燬無依，因逃曲阜投親。及抵濟南，乘客下車者，踵趾相接，爲數甚夥，記者因乘便擬訪韓主席，旋亦相隨而下。（五，十九，濟南）

一三 戰訊尾聲

日軍包圍平津，威脅華北，魯省壤接燕冀，東臨濱海，其在今日華北緊張局勢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可知。因順便一訪韓主席，詢問各情。據談：日前黃委員長過濟相晤，藉知對華北時局問題，籌有辦法。山東屬華北五省之一，本人列席政委，一切當本中央整個計劃，盡力爲之。本人治理魯政，以實事求是之宗旨，關於盜匪毒品以及公務人員之案犯，只要未侵越司法權限，躬身詳察嚴訊，從不憚煩。目的在使奸滑官吏，無從施伎，窮苦百姓，能伸其冤。凡事唯求良心之所安，倘有失察之處，當爲地方人民所原諒云云。

別歸旅館，突見行李塞門，佳賓滿座，每號房間，均告人滿，聞皆係由天津逃難甫到此地。因津市早已蘊釀之漢奸禍變，果已於十九日夜半暴發。據云：該漢奸等多係北洋系失意軍閥，奉滿洲

偽組織之嗾使，並暗由日方接濟槍械，但表面仍以五色國旗相號召，自稱「中國國民自衛軍」及「華北國民自治聯軍」等不倫不類之名義，幸經戒備多時，嚴陣以待之軍警，四出痛擊，巷戰未及五六小時，即鳥獸散矣。近日平津當局，嚴令凡獲拋擲炸彈者，無論爲誰，用意何在，決處極刑，故市面拋擲爆炸物之情事，已漸見絕跡矣。

濟南城西商埠，日僑雜居甚夥，洋行林立，至典當一業，已全爲日商所壟斷，各業對我政府應納之營業稅及印花稅等，均不繳納。「脫脫」木屐之聲，到處可聞，與我商民來往，或出入公共場所時，間有長裳短褂，喬裝華人者。此處雖係五三流血地，但日僑與我居民間之相安狀態，彼此似尙無若何鴻溝之界也。

後復搭車南下，乘客漸覺鬆散，隔窗相望之北行車，其乘客更寥若晨星。葱蘢麥苗中之耘草農人，尙多盤旋髮辮者，魯省府兩月前曾一度厲行剪髮，終難剷草除難，庶政興革，不易如此。嗣與軍委會楊岐山梁聚五兩君閒談，得知彼等亦由前方歸來。梁君則獨視察張垣、赤城一帶，因以馮玉祥準備抗日情形詢之。渠答：馮實有此準備，其衛士已開拔一部赴張北構築防禦工事。並云：余

決心離開此虛偽繁華之都市，回到雲貴去。一面將暴日在華北慘殺我同胞之罪惡，盡量披露。一面喚醒滇黔部隊，停止內爭，準備禦侮。本人從軍十餘年，滇黔同志頗多，自信此行，必得到相當成效云。

嗣爲介紹黃康永君黃在王以哲軍爲張兩師工作，聞該軍高級長官，治軍確嚴，戰時無故後退者，必遭督戰隊之射殺。平時軍官微服巡查，嚴防士兵擾民。遷安失陷，守城係張師第一營長，僅率所餘數十人歸，王以未發退命，令將該營長斬決示儆。後經各師長竭力保釋，該營長亦懇請保全首領，願立即率餘部反攻，戰死疆場。然王僅念其前功，未予斬決，卒槍斃之。何立中師守孟官營一帶，日軍渡河三次，均未攻下。被獲日俘，輒哀求曰：「金元大大有，千萬勿割割。」（意即金元甚多，請勿殺頭。）日軍所構散兵陣地，隆起特像墳壘，我軍夜襲過旁，恆未加以注意。日軍攻罐頭山、大五里、楊店子各熱鬧市鎮，急切未下，乃投燒夷彈兩日，火光燭天，數日不熄，燒死人畜無算，亦云慘矣！

中央二十五師百四十六團二營長何斌，重傷返京醫治，時亦在座，爲告戰況。略謂：十三日敵

機十餘架，裝甲車數輛，環攻石匣城，陷東南角。連長邵澤遠及數十士兵全殉難，機槍兩挺，僅奪回一槍架。同時城西北二十六號高地亦被陷，非奪回則無以反攻石城，本人乃率三十餘人，奮勇奪回，死傷僅餘十人，本人亦負輕機槍傷三處，昏暈倒地。幸敵甲車不能上，而卒守住。惟反攻石城數次，竟未得手。是役本人負傷外，計死連長一及排長四，傷排長三，士兵死傷統在四百左右。全營尙有戰鬥力者，不過三十餘人。援隊增至，負傷者乃得運往後方。從此險峻盡失，敵得長驅直入，局勢當益劇烈，甚願此傷早愈，俾得再以不死之軀，繼續殺敵云。車抵蚌埠，見有數百菜色難民，不知來自何方？在細雨紛紛下，相與蹲立於無篷鐵車中，悽然向北拖去，及渡江南，燕冀隆隆砲聲，邈遠不復可聞，故京滬車上之形形色色，莫不充溢着「樂不思蜀」之一番新景象。記者置身其間，北望戰雲之瀾漫，憧憬創痛之鉅深，憂心忡忡，宛若大禍之跟蹤而南也。旋汽笛嗚嗚一聲，而車已抵上海北站矣。（五，廿六，滬濱）